

蕉風月刊

373

● 長篇連載小說 [紅塵]

● 兒女英雄傳 (六幕劇) 姚拓編著 (隨本期蕉風附送)

● 邢寶莊 —— 中國水墨人物畫

BULANAN CHAO FOON

KDN 0195/84

ISSN 0126/6698

1 June 1984.

\$1.50 senaskah

Dup



520153
3600

520153
3600

財星高照

邢寶莊寫於癸亥



蕉風

月刊

(創刊於一九五五年)

Bulan Chao Foon..... Chao Foon Monthly

KDN 0195/84.....ISSN 0126-6698

定價：每册馬幣一元五角

出版者：蕉風出版社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編輯人：姚拓 / 白垚 / 梅淑貞 / 紫一思

美術編輯：陳惜耀

長期訂閱：

半年六期馬幣八元正。
一年十二期馬幣十五元正。
(馬來西亞、新加坡及汶萊
訂戶免付郵費。其他地區訂
戶郵費另計。)

郵購處：Penerbit Bersatu Raya Sdn. Bhd.,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dicetak oleh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Sdn. Bhd.,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目錄 ● 目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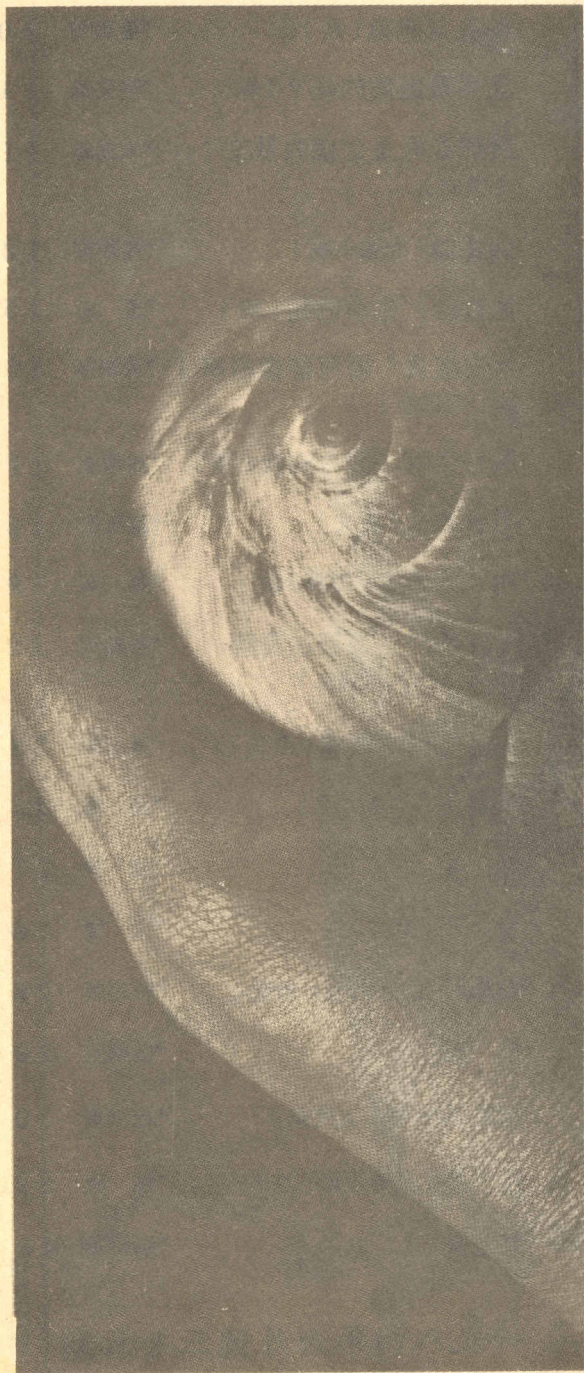
封面說明：「群仙賀壽」——荆寶莊

黑 蛇(中篇小說)(上)	*張貴興	2
歸去鳳凰鎮(詩)	*潘雨桐	10
文字是虛假的嗎?(風向)	*李文裁	11
我們要的是怎樣的散文? (風向)	*宋武略	11
回首時(短篇小說)	*溫祥英	12
照後鏡/生命的樹(詩)	*重 前	15
讀梅淑貞『讀何書做何事』 後(閒思錄)	*黃潤岳	16
風將往哪一個方向吹(詩)	*駱耀庭	17
鋼骨森林(散文)	*夏玉枚	18
白紅的婚事(短篇小說)	*落 葉	19
一九八四年文藝在美國 的風向(雨花隨筆)	*郝毅民	22
生之感覺·凋零(散文)	*黃河影	23
畢業生(短篇小說)	*楚 楓	24
風 箋	*諸 家	27
金馬崙(散文)	*阿 寶	28
如果時光能倒流(散文)	*程可欣	28
風 聲	*編輯室	29
出版的困境(人間集)	*梅淑貞	30
紅 塵(長篇連載小說)	*鍾 瑜	32
風 訊	*編輯室	48

一九八四年六月號三七三期

黑蛇

*張貴興



段大爺在兵勇隨從的護衛下，浩浩蕩蕩出遊行獵，大夥沒等「迴避」兩個血大紅字映入眼簾，早已鷄飛狗跳，左跌右拐竄得沒個影兒。段大爺那夥人，像煞了入侵的外寇。

敢衝著段大爺面前煞沒那回事的，實在少之又少，真有人那麼做，準是逼不得已。

段大爺踩著隨從揣出的手掌、膝蓋、肩膀蹬上馬，前呼後擁往山後逐獸時，住在後山上的陳家兩兄弟，正在野地上起勁地逐殺一隻梅花鹿，一點也沒曉得段大爺的大駕。

「哥哥，等趕到凸石上，我賞牠一箭！」做弟弟的一邊說著，一邊兩指往後伸，拈一根箭鏃。

「弟弟，今天瞧你的！」做哥哥的雖然這麼說，兩腳奔得沒比弟弟慢。

這下子，甭說段大爺，皇上他老人家也分不了他兄弟倆的神。

段大爺連一隻弓也拉不滿，從來沒親手獵過一隻小麻雀，只是看著隨從大喝小吆逐獸，心底就沾著一點刺激。陳家兄弟惹火了段大爺，沒等他發令，就有人放了一排響箭。

做弟弟的胸口結結實實挨了一下，做哥哥的足踝掛彩。段大爺那一夥笑得天翻地覆，做哥哥的已把弟弟捎上馬，兩人一騎四蹄不著地似的飛馳到鎮上。

2

虧做哥哥的應變快，下馬的地方就是夔醫師宅前。他這麼大呼小叫，早已把一群人引了過來。

「夔大爺，救救我兄弟……………」

懷厲地喊著，抱著沒一點生氣的弟弟往門裡闖。

門口走出來夔醫師的助手何小三子，後頭跟著夔醫師的大兒子大毛，背手皺眉，學他爹斜低著頭打量人。

「夔大少爺，趕緊照顧我兄弟呀……………」

大模大樣找上門，也大模大樣嗚咽著，雙腳也半跪半站。

「小三子你先接著，我叫爹來……………」

叫他爹磨得老氣橫秋的大毛，這會兒也顧不得擺什麼架勢，吩咐完就拔腿往門裡闖。

人群探頭伸腦擠一個大圈，何小三毛沒察探出陳家弟弟傷夭了沒，夔醫師早已披著往常的灰鐵色長袍，隨著大毛急竄過來。衣袂迎風緊貼住他，瘦稜稜的手腳身軀貼出形來。

陽光沒給他白臉添點血色，頭重得什麼似的，傾斜著身子隨時來一個仰臥。這叫人詭譎，說是異胎畸形，站著時直挺挺，趕起路彎得原先站著的威風都折掉了，似乎背脊骨不那樣彎曲配合，雙腳就晃動不起來。倒像老在洞窟裡鑽來竄去或是土窩裡

蟄伏慣似的，只認夜晚出巡，大白天打個照面，叫人見著了什麼不該見的。

往陳家弟弟身旁蹲下東摸西捏，沒一會兒就慢吞吞地嘀咕著誰似的說：

「死透了，死透了，傻瓜，老早死透了……」

「救苦救難變大爺，您別打誑語，我兄弟剛剛還生龍活虎，咱倆有說有笑，這下子就死透了？變大爺，只要您說有救，閻王爺也收回招魂令……」

做哥哥的認定變醫師是神，頭蓋到膝蓋上。

變醫師的小紅眼打擰開的眼皮中滴露出半邊，青色的嘴唇也微微抽搐著，三兩下眨眼功夫纔恢復原狀，側頭盯著陳家弟弟背上的箭鏃，許是見到刻在鏃尾的「段」字，低聲說：

「段大爺？」

跪著的陳家哥哥著了魔似的不停叩頭，大聲嚷說：「變大爺您吉人天相！您大富大貴！您多福多壽！我沒說是段大爺！是我兄弟自個惹的禍！」

拜完變醫師不夠，又朝人群叩拜：

「各位鄉親，不是段大爺！不是段大爺！我兄弟自個惹的禍！……」

變醫師站直身子，走到大毛身邊囑咐什麼，背負雙手走回屋裡。大毛仿他爹，用一種沒重沒輕的口氣對陳家哥哥說：

「我爹說你兄弟沒救了，趕緊葬掉吧，你腳上的傷，用不著我爹費神，我來料理……」

陳家哥哥哭得沒有一點男人氣，沒等大毛說完，抱起他兄弟往人群裡闖，對誰也沒對誰似的說：

「各位鄉親都聽到的，我沒說是段大爺，是我兄弟自個找的！……」

怕沾著他兄弟的血，做哥哥的一會消失在大夥大呼小叫擠出的一條路。

大毛沒阻撓他，搔搔頭，背著雙手走進屋裡。何小三子彷彿嘴裡輕唸著什麼，也跟進去。

地上洒著幾灘大大小小橢圓形的濃血。

等喧鬧聲靜下，人潮也退了下去。也有三三兩兩的人交頭接耳談論什麼，一面說一面丟一眼慢慢汲入泥土裡的濃血。

也不知談的是眼前的血灘，還是十幾天前染在同一個地方的血灘。那舊的血灘是林家的家丁阿牛的。林家主人丟了一塊漢玉，老老實實、戰戰兢兢的阿牛是最大的嫌犯，衙門遣派的人把阿牛看成江洋大盜，五花大綁揪回去。

3

林家挾著家勢告狀，白也描成黑。瞎子被控偷看林家大姑娘洗澡，衙門就得想個法子讓瞎子睜眼。可不是？阿牛不棘手不斷腳，不瞎也不聾，雖說

瞧著老實，誰知道他骨子裡打什麼主意？

阿牛不知死活被衙門關了幾天，他娘就在衙門外哀求了幾天。

他爹去得早，我只有阿牛這麼一個根，他雖然年輕不曉事體，也老老實實的直性子啊，甯說不會偷林家大老爺他家的東西，就算一時胡塗犯上了，也念他年輕從輕發落……

青天大老爺，不能折磨我兒子啊，他不是畜牲……

他娘在風沙裡苦苦哀求，段大爺照樣斜靠在熊皮椅被的太師椅上升堂抽旱菸。

等他娘喊得快啞了，林家才稍信說，大老爺，蒙枉那傻小子囉，那東西是咱家小少爺嚥走的，藏了好幾天纔抖出來哪，大老爺，您就便宜阿牛那傻蛋吧。

他娘把阿牛接出來，大白日下哭喊得連心帶血也嘔出的模樣。

他放火囉？他殺了幾個人囉？他就算殺了多少個人呀，您也一刀送了他，青天大老爺，何苦啊，您把阿牛折磨得什麼樣子……

好心人圍攏上來，試探著阿牛。

沒死透吧，騰著一口氣。

沒救沒救，輕得像遊絲似的。

好歹快送去給變大爺，他準有法子。

抬手的抬手，抬腳的抬腳，拖著他快要語無倫次的娘，往變醫師宅裡趕去。

那邊變醫師經人通報，領著大毛和何小三子佇立邸宅大門口，連變醫師的小兒子小毛，也抬著一隻黑布風罩的鳥籠，站在一旁瞧熱鬧。

可能剛才還真有一口氣，拖拖拉拉抬過來，那口氣早漏盡了。變醫師查看著，不高興地滴咕了一句。

抬個屍體來有屁用啊，這又不開棺材店。

他娘傷心得沒全瘋癲，一眼就認出那張白臉青唇。

您是變大爺？您是神，也救不了我兒子，他死啦，我的阿牛死啦，是段大爺，是段大爺啊，這批爺們都可以作証，我沒認賴人，是他們認賴阿牛……

抬阿牛過來的那夥人皺起眉頭，三三兩兩低聲咒罵。

什麼話，我沒說是段大爺。

瘋婆子真不識好歹，這種話怎麼講得出口？

是，好心沒好報，下回咱們別管這種事。

她怎麼只怪段大爺，林家呢？

你少放屁行不行？

走吧，段大爺的耳目，小心。

人家以為咱們護著瘋婆子。

阿牛他娘，妳祖上積德，錯怪了段大爺，段大爺跟妳計較？

段大爺明察秋毫，沒他，妳兒子早給林家揍死啦……

阿牛他娘沒瞅睬旁人，一隻手伸敞著五指，往頭髮一插，一扯，攪住絲絲散亂的黑髮，半吊著，五官哭得不齊全了。

變大爺，您治不好我兒子啦，您……您也甭治段大爺，那病鬼段大爺只騰半條命，早就是半死人囉，全仗您撐著的呀，變大爺，您……誰不知道段大爺是大壞蛋，貪官，不得好死呀，變大爺，您是昏了頭，您是跟段大爺一樣沒良心……

變醫師的小紅眼睜得像蝦眼一般要打眼眶裡晃盪出來，太用力緊閉著的青唇也劃著一條歪曲的斜溝，連迅速抽搐幾下的脖子也暴突著不常見的青筋。等數完十根手指頭，慢慢地搖頭歪腦，露出一副踩了狗屎的模樣，也不是急著摔掉什麼似的背轉身子，弓腰背手踱回宅裡。想留下瞧熱鬧的小毛和何小三子，也讓大毛打眼色催回去。

那一批人的眉毛皺得差點沒並排一塊，惡聲惡氣破口大罵著趕緊散開。

臭婆娘！她兒子白挺著隻鳥沒卵，三兩下盤問就嚇破胆，還賴段大爺？

阿牛要不鬼鬼崇崇，把林家會隨便猜疑他？他兒子寶貝？尿克螂！

罵人罵著，離的人離去，沒人再去管阿牛他娘。那刮著冷風的晚上，他娘吊死在變醫師宅前不遠的一棵黃桑樹上。

罵阿牛他娘像是逼不得已，人死了，就有人後悔自己罵得有多過份，但一想到那什麼東西，又覺得罵得太少了點。

屍體打樹上墮下時，變醫師也在一旁睜看了一會。紅眼像往常暴凸著，一臉這也不是那也不對的模樣，沒等屍體抬遠，就背轉著身子踱回宅裡。

阿牛的屍體還賴在地上，像等他娘一塊上路。人把他屍體抬起，早死透了，不像從衙門抬過來那麼四平八穩，稍稍傾側，折騰出來的傷口湧出一灘黑血。

4

就洒在陳家弟弟現在淌落的那幾堆血灘上。多有緣份的血。新血總在泥土裡碰上舊血。

也許這麼恰合，這批交頭接耳的人纔沒離去，小聲談著新血和舊血的主人沒來由的給人坑得多冤。

風也沒來由吹著，真不懂事的風，胡亂在愁煞人的當兒添上一些什麼肅殺的。

變宅門口冒出剛剛隨變醫師走進去的大毛，手提一桶井水，斜眼瞪了那批人一會，井水嘩啦啦洒

下來，沖淡了地上的血。

他原先這麼一瞪眼，站著的人像做錯了什麼事，胡亂道了別匆匆離去。大毛提著空桶走進宅裡，挨到用過晚飯，打發小毛和何小三子幹活，就著一盞又弱又黯的燭火，輕輕叫了一聲。

5

「爹。」

他知道爹疼他，這麼叫一聲不但沒半點老氣，倒像沒脫奶的娃娃。

「嗯？」

變醫師打鼻子裡有心沒心應著。坐在小板凳上，兩手往石臼研磨著又濕又衝鼻的草藥。

「段爺有起色嗎？」揀著沒給虫嚼爛的麻黃，不經心地。

「沒惡化算他有福份，老離不開藥，」抓了什麼往石臼裡放。「年紀愈大愈不好配，太烈了會坑死他的。」

「阿牛他娘說得對，爹留住了那半條命，」勾敞著十指遞到身前，翻眼歪嘴尖聲嚷道：「那病鬼段大爺只騰半條命……」

搓揉著的手指僵在石臼裏，拿紅眼去瞪身側的兒子，拼粒黑眼球落在眼角上，不知瞪到了沒，「大毛！」

他沒瞧見爹的臉色，做了個揶揄的鬼臉，「是嘛，那群人，白是漢子！不提遠的，就說阿牛那件事！他娘一提起段爺，一個個嚇成了王八烏龜！打心裡恨得段大爺什麼似的，暗裡咒了千百遍，當面却把他當菩薩拜，他段爺有十七八隻眼睛耳朵！就連那位陳家哥哥吧，明明段大爺坑了他兄弟——」

做爹爹的把眼神收回來，直瞪向前，倒像前頭有什麼可怕的東西急著檢視清楚，紅眼那麼死也不甘心暴露出來，打喉頭鼓起一聲「唔——」，不見得真要說什麼。

那輕微的怪聲打斷大毛這句話，煞不住他的話題。「不提這兩人，給段福仁坑死的，誰不板起腳趾頭替他數過？驢駝販子張大鬍子，紮匠店那個叫什麼瓜的學徒，東街開雜貨舖那一家人，賣豆芽的黑仔，這個呀，那個呵……還有啊——」

「小孩子少耍嘴！」

這麼輕輕叱喝完，視線移回石臼上，用力磨得連坐著的小板凳也碰響了地磚。

這邊伸伸舌頭，手托著下顎，半響，又說：「爹，有一句話，老早要說給您聽的——」

偷偷斜眼瞟他爹，彷彿他爹不說話就是給了他鼓勵，胆子壯了點似的。

「——也不止我聽人偷偷扯過幾回，小三子也李隆酒店聽人說過，就連小毛，也聽見懶牛鼻涕虫他們幾個多嘴娘在河頭洗衣服時，小聲吱喳過呢，

說呀，爹，段大爹這麼一個千刀萬剮的人，爹您爲啥要治他呢？又說呀，說，爹，您要是不管他，熬個一年半載，再長，頂多兩三年，那病鬼還不乖乖翹辮子嗎？」

那邊停止磨臼，彷彿那可怕的東西又出現，直拿雙眼往前瞪，青唇也低聲咒什麼似的微顫著。

大毛這纔把身子彎得低低地挨蹭過去，鼻尖快磨到他爹的肩，仰頭凝視他爹的臉，輕輕的：

「爹，您聽到沒？」

沒等大毛把頭挪過來，整副精神又放到石臼上，小板凳咯的咯的的：

「小孩子，懂什麼！」

這邊又不服氣了：「這話不是我說的，是打別人那兒聽來的！」

變醫師停止磨臼，右手食指往臼缸沾了沾，遞到唇上舔，嘖嘖的凝神嚐著：「段爺雖然只騰半條命，也算我花了不少心血，拿我自個配的秘方讓他賴活了半輩子，這麼半途棄掉，你瞧不糟蹋心血？」青綠的舌頭也伸出來，舔著上唇留下的什麼，響亮的幾下噴灑噴灑，「段爺那個病，雖說沒啥指望，也看我把那半條命延得有多長！那老是氣喘的毛病，那抽菸抽壞了的身子，那一身肥肉，加上那個女人傳給他的，這就夠我揣摩半生了，唔……………唔，配藥是何等樂趣？大毛，改日接了我的衣鉢，你曉得！爹，唔，爹，不是生下來就給人充做神醫叫的，嘿，唔。」

「我曉得，爹您是老牌氣！什麼看病是看病囉，管你殺人不眨眼的江洋大盜也好，螞蟻也不忍心捏死的聖人也好——」故意吊著嗓子，仿他爹那種陰陽不分的怪腔怪調。

「唔，唔，」嚐的藥有多香多甜，打鼻孔滿意的發出這種聲音，「嘿，唔，我醫的是病，不是什麼是是非非，唔，唔。」

「唔，唔。」和他爹閒磕，就喜歡那樣仿他爹。

提起變神醫的醫術，就算拿雞蛋裡挑骨頭的心眼去挑剔他，也挑不出一丁點碍眼的地方。

6

鎮裡鎮外，誰不知道，沒經變醫師親口証實死去的病患，旁人就不敢輕易收殮，只俟變醫師說死了，除非壽終正寢，這人以後注定得賴活下去。要不連五臟四肢也辨不齊全，沒人敢趕在變醫師面前提半個死字，那不僅是忌諱，更是詛咒。辦喪事的，常會讓人抓住問：「變醫師瞧過了沒？」大不敬的回答一個不字，不等於謀殺？他變醫師能把大半個身子踩進鬼門關的人醫活，他跟閻王爺有這份交情。

人說，別瞧鎮上年年旱災水澇，又缺糧又鬧土

匪，叱起別鎮却像多了一份生機似的。這大約是變醫師懸壺濟世惠顧衆生，連死的機會也很少很少了。

說起變醫師的醫術，是一大籬筐的故事，就跟他那長相一樣，臉上一顆小痣也邪過旁人頰上的刀疤。

八字鬚是兩撇，臉頰一個勁拉長，灰塗塗地，細眉小眼碰巧緊緊揉成一小團，隨時會炸開的模樣，遠遠打量他，十足一顆搖頭擺腦的老鼠頭。青唇開懷裂開時，口腔霎然翻抖出一張青色的舌頭，漆著唾液閃著綠瑩瑩的光，瞧著頂嚇人。人說，那青舌是因爲經常嚐葯草嚐出來的。

7

每天清晨濛濛亮，變醫師就披著那件似乎從沒換洗過的灰鐵色長袍，揹著竹籃，搖搖蕩蕩到山上採葯。

匪我言耄，

爾用憂譴，

多將燭燭，

不可救葯。

……………

他這麼彎低了身子，夢魘一般地吟詩或喃喃低咕時，唬得鄰鎮一位遊客沒了魂兒似的，逢人就講：「第一眼望過去，我的娘，我還以爲大清晨就碰見會走路，會說話的僵屍呢。」

不止長相嚇人，旁的一切跟他扯上關係的，也沒讓人留下一點好印象。

上門求醫的人，十個有九個被變宅裡頭陰戚戚的氣氛嚇得手不是手腳不是腳，雖說治痊了身上的病，沒挨過幾天，反倒得不償失的折騰出另一種病來。

這一點不假。那棟小小的候診室裡，霉蒼蒼的四面牆壁，掛滿羚羊角、刺蝟皮、穿山甲、鼈甲、獼猴，壁架上擺著各種樣式及大小的玻璃瓶，盛著蝸子、蜈蚣、疆蠶、炸蟬，四下裡撒著山茶萸、金櫻子、菊花、麻黃、角落裡七歪八斜地擱著石灰甕、孟鉢、鉄挾鉗、剝刀和鉄鋸，黑漆漆的小房就靠蒸葯的爐火一閃一閃刷亮，白赤赤的煤煙四下飛竄，熱亢亢中又帶什麼溫濕濕的惡臭，這時節，打黑暗的牆角碰響什麼，走出來一個白臉青唇的人，一盞牆燈一般掛在臉上的紅漓漓雙眼東覓西閃過過來，甯提那身子虛脫的人，胆子再大，身子再壯的傢伙，也禁不止打個寒噤，左右好幾天不是滋味。

話雖這麼說，上門求醫的人，沒讓變醫師問過，他「神醫」的綽號，不是阿狗阿貓給他胡亂湊合，是鎮裡大夥兒豎起姆指一致招認的。

人說，早年，變醫師討教過紅頭髮綠眼睛的人

，著實學了一些邪門玩意。

8.

衙門被治死罪的囚犯，段大爺殺雞儆猴，鬧區裡闢一座刑場，大夥兒見識到了那個場面。最常見的刑法要數砍頭，碰上人人恨的大壞蛋，各種挑心剖腹，割肢剝肉的跟著出籠囉。

行刑的節骨眼，大夥擠在刑場周圍瞧熱鬧，變醫師不比任何人遲到。要說變神醫瞧熱鬧，假的。

9.

犯人切開肚腹那一剎，慘烈的尖叫和血淋淋的內臟顫索吊在肚臍下或滑落地，觀刑的群眾忍不住驚嘆著，掉轉頭，有胆目視的人，顫抖著臉上的肌肉，滑稽地眯著眼。行刑的慄漢也皺著眉頭，使盡力氣吐唾液。

站在最前排的變醫師，觀看奇景似的，睜大赤赭赭的小眼，一眨不眨地注視犯人敞開的血腹。不旋踵，展開手中的筆和紙，就著犯人激烈的晃動和哀叫聲中，速寫著從犯人肚裡散落的各種東西。

鎮上那批羨妒變醫師的醫生，目睹過這種行徑，即刻掀起一股千頃醋波，用唾沫把變醫師吐罵著。甬說一股腦兒把他的醫術打落邪門外道，害人害世的妖孽魍魎他們沒見過，也貶成那個樣子。

裡頭一位八十幾歲的，一口咬定：阿彌陀佛，這個下流、投機取巧之流的巫醫，這個巫醫之流的，會變魔法！單靠魔法和鬼怪打交道，治好一些疑難雜症！真正的醫術，甬說勉強，門也沒有。

另一位言道：姓變的白臉和青唇，要說是上天給他的罰咒也罷，不，他缺陽氣，他，不是人！

10.

變醫師的心全在行醫上，雖說半隻耳朵也不清不楚的聽見一些辱罵，嘴巴却不屑的閉著，似乎把一切都當著牛啣羊咩。但他的助手何小三子說：這，不是耍花樣，碰上動刀用割的，人的那裡面，要摸清楚。

那批醫生照例是十口唾涎一句話：您要信他，您腦袋瓜就得挖出來餵狗。

提起這，不管信的不信的，肚子裡彷彿就有一把刀子七刺八戳的，軟得渾身沒了勁。

難產的，胖鼓鼓的凸肚逃不掉醫師一刀，叫他娘要死不活的小娃兒，帶血帶汗拎出來。

窩在肚子裡的一塊瘤，拳頭那麼大，血漬漬挑出來，那沒啥生氣的傢伙，一陣子就在街頭忙碌。

甬說旁人，就連何小三子，第一次協助變醫師動刀那當兒，雙手抖得拿捏不住刀子不說，還嚇得暗裡賴了一褲子尿。

何小三子不行，變醫師還有兩個寶貝兒子。

11.

大兒子大毛，淨瘦得沒肉挨擰，皮膚漂過白似的，爹的鬼氣那樣學了七八成，經常傍著門檻，斜瞟也視的，學變醫師替路人會診，誰的臉色不對，大毛真會纏上去盤問半天。鎮人給他多瞧幾眼的，就趕緊拈一個「逃」字訣，防他纏上來。

何小三子熬不住的手術，大毛可沒皺過一根眉毛。人笑說他是變醫師的衣鉢傳人時，大毛就說：

「爹的本事，我睜著四隻眼，學一輩子也學不到一兩成……………」

二兒子小毛，也罩著一身鬼氣，從早到晚拎著一隻黑布風罩的籠子，街頭巷尾，滿山滿谷胡亂溜躑，他跟他哥哥不一樣，變醫師的事他從沒插過手。

籠子養的不是鳥，是一尾兩根食指粗、手臂長的黑風蛇。早先，小毛倒真的在籠子裡養過一隻金絲雀，被變醫師等著釀藥的一尾黑風蛇，神不知鬼不覺的鑽進籠子裡，把那隻金黃的小傢伙嚥了個骨不存，小毛就慘著他爹，養起這尾黑風蛇來。

瞧變醫師寵大毛小毛的那副心肝命根樣，叫天底下做爹的都會臉紅。吃的穿的要的，甬說齊全稱貴，就連大毛向左小毛向右，也拚老命分身護隨進去。甬說有多鬼裡鬼氣，有多異乎常人，擺起爹的架勢就那麼活脫脫的一臉慈祥。

他經常在大毛小毛哥倆面前自詡是本朝最偉大的醫師，哥倆不但直點頭，逢人就述說這件事。

「咱爹是天下第一號神醫……………」

「沒誰比得上咱爹，華陀再也，也得跟咱爹平坐……………」

他倆說的不謙遜，旁人聽了，也一點不覺得吹捧。富賈官人，競賽似的比闊氣，比慧眼，沒敢叫自己埋沒了變醫師。

12.

鄰縣讓變醫師打鬼門關揪回的大官，慟奮得像死囚經過大赦，感激也嫌內疚，在鎮上不遠的一座山腰上，花了一年時間鑄造一座富華的大邸宅，等著給變醫師他老人家養老。

除了這起大的，那不大不小的，不能數，數不起來。

珠寶、古玩、華帛、名駒，吃的，喝的……………

惹得那群老醫生的醋缸傾翻得愈加厲害了。

這邊送，那邊私下沒有好臉色：全是一股盲蠅一般逢湧而來的奉承！連山上那大邸宅，也提不起興緻瞧一眼。只有一個例外。

13.

變醫師喜歡畫。不管哪個朝代，那個人的傑作，變醫師瞧見了，八字鬚就抖成一條線。那稍有名氣的，更不必說了。

裡頭有故事。

乳臭未乾的那個年紀，愛的不是啥，就是畫畫。他這邊剛剛立志長大當畫家，那邊他爹娘就在床上病歿，哭軟了那個淚人兒，畫畫的志氣沒了，只想一心一意學醫。

那時節，左右病死的人多得是，連他爹娘在內，他看在眼裡是千萬個不忍，憋在心裡是一團沒完沒了的死結，要解這死結，這是唯一的辦法。

多少年了，眼角瞥見一幅畫，打從心底癢到手裡。

等他有了名氣，生活是下來了，閒著就手握畫筆塗抹，那小三子就經常給他磨墨搥紙的。本行以外，這是他唯一嗜好。他自己的造藝並不十分高明，因之，看了名畫，就恨不得是自己的，掛在牆上端詳，心裡就彌補了什麼。

要奉承他，就得打這地方著手。

他變醫師有的是銀子。

最迎合變醫師這個心意的，是段大爺。段福仁家裡堆著一座金山，送銀兩不夠，還想盡辦法把天下的名畫搥到變醫師面前。

這一點不假。沒變醫師，沒他三天兩日地給段大爺把診開藥，段大爺連賴活的指望也沒。

段大爺從小用藥罐子灌大的，一身連垂帶疊母豬似的肥肉，走起路顫抖腰顛，緞袍裡像裹滿了豆腐，躺下來就像泡得圓滾滾的浮屍。

從小比旁人少了什麼少不得的器官似的，終日離不開侍候護守。年輕那當兒愛逛窩子，染上一些連變醫師也不好意思跟他家人提的什麼病。配著他不管走到哪兒，身後老跟著一位背揹搭揹的侍兒，前囊後囊裝著水烟袋、烟絲和搓妥的火紙烟，段大爺把自己燻得更像死透的，索百個魂兒的白臉無常。

說真箇的，變醫師要不三五天給他把診開藥，這麼一個一腳踹進陰府的人，怕早就翹辮子翹得騰下一縷死過頭的白煙圈圈了。

這也一點不假。過四望五的段大爺，經常提醒身旁一群左挨右靠的丫頭，只要誰全心全意侍候他，等他賴活不下，誰就有好彩頭。

大夥心裡知道，有變醫師給他在鬼門關擋架，段大爺還有一段時日逍遙。

地獄裡一群冤鬼想翻身，也要等一段時日。

要說地獄裡的冤鬼摩肩擦踵列隊等在閻王爺面前告段大爺一狀，這也一點不假。不說別的，升堂那當兒，只要段大爺看準張三李四有罪，非屈打成招不可。

15.

有幾份產業的人在縣衙打官司，準贏。

大家暗裡把這句話傳得爛熟：段大爺認錢不認

人，尋常案子三五百兩，想治對方死罪，那是上千的暗盤交易。捕房的爺們也曉得，忙也是白忙，要說勞師動眾查案，做做樣子罷，誰有罪誰沒罪，誰該站籠誰該吃毛竹子，段大爺心裡統統有數。

就算判了死罪，段大爺也不問都察院三法司呈報，甯說等批示下來，剛升完堂，衙役兵勇麼呼幾下，刑場馬上就有好戲。

他段大爺就是朝廷！

16.

說段大爺濫殺無辜，段大爺自己不承認。甯說他縣太爺戲亂有沒那回事，打的是「替天行道」的大纛。

犯人被打得半死不活，認了，不清楚被迫著還是自願畫了押，臨到公開行刑，還非得在眾人面前喊一句：

「我有罪，我罪該萬死！」

這話說過，保證劊子手給他一個痛快。

硬憋著不說，就有法子磨得人幾天內死不死，活不活，這死前的苦刑白熬過，衙役千叮萬囑的八個字倒像說得有多誠心。

這，也一點不假。

17.

陳家哥哥鬧過變宅的第二天，大清早，變醫師披著往常的灰鐵色長袍，半趕路半拖拉地來到段宅前。

守門的記得這不是給段大爺看病的日子，除掉派人通報，沒人攔阻他。

變醫師在段大爺眼裡不比常人，腳沒伸進門檻，段大爺就坐在廳裡笑吟吟等著。

富泰得就像彌勒佛，餓得有多飽的乾坐著養肥肉。五根手指肉聳聳往下垂，倒像給小豬搶吸得那麼長的母乳。

看不出來他笑得比別人難看，看不出來他的眼睛骨碌碌打過什麼壞主意，看不出來玉帶蟒袍紮著的身子胖成什麼樣。

左右四人兩柄薄扇，煽呀煽呀，多爽多樂，一點憂愁也沒，只等著肥肉快快長出來。

「變醫師，什麼日子，沒聽說你今天有空？」

看見變醫師，彷彿想起自身的病，總算還讓他有皺眉的機會。

變醫師沒等人請，兩手攜袍，往一旁椅上坐落。他兩眼沒看誰，盯牢地上：

「昨兒個，我家門前又死了人……………」

段大爺笑得像個娃娃似的，無辜地柔聲道：

「死了人？」

雙眼往左右瞥了瞥，又道：

「變神醫宅前死了人……………」

變醫師雙眼沒動過，大廳裡沒什麼光，他兩隻

小眼却晃晃地：

「不是死在我的宅前，是……………」

很小的幅度內，頭腦左右搖晃起來，慢吞吞地把視線移到段大爺身上：

「老早就死透的，那批傻蛋，搬一具屍體給我……………傷得那個模樣……………好神的箭法！差點把心打胸前挑出來！……………」

段大爺輕輕咳了兩下，兩名丫頭輕快的像遊魂似的滑溜到他身邊，搥肩揉腿的，倒像那兩下咳聲是打從她們嘴裡咳出來的。段大爺依舊笑嘻嘻的，沒人瞧得出來他是真咳，還是做個樣子。眼眶四周的肥肉全圍攏過來，只騰睫毛打那兒撐著：

「別賣關子，死的人是誰？」

變醫師雖然直釘著段大爺，兩眼却像沒瞧著誰似的說：

「您記不得囉！不過昨天的事，後山的陳家兄弟，年紀輕的那一位是您的……………當野獸那般坑死的……………」

這邊剛說完，段大爺打喉頭吼道：

「馬總管！」

被人推了一把似的，左側跌跌撞撞走出來一個中年人，彎腰垂手，打段大爺面前立正。

段大爺的聲音，像木槓猛揍人的耳朵那般難受，那一聲剛吼完，就咳了三兩下，嘴裡叨著遞過來的水烟袋，吧噠吧噠的，等水烟袋收回去，搥肩揉腿的更勤快，打嘴裡低聲道：

「變醫師說的這個，怎麼回事？」

彎腰垂手的中年漢子沒敢把頭抬起來，道：

「昨兒早上，大夥上山打獵，陳家兩兄弟沒照規矩迴避，是李二那一箭——」

豬倌人說說的聲音打岔：

「把李二叫來。」

中年漢子即刻把身子彎得更低：「是！」退到左側，跟垂手站在那兒的人打眼色。

段大爺瞧著變醫師，有一下沒一下笑著，一塊一塊疊在臉上的肥肉，你推我擠的，沒地方安身似的，瞧著變醫師一眨不眨的，低聲道：

「下人魯鹵，總有失手的時候，別急，我問清楚……………」

變醫師沒吭一句，睜大赤赭赭的小眼，歪著腦袋，牢牢地瞅視段大爺。他似乎每換一個姿態，那姿態就會僵一陣子。

「大爺，李二來了。」

兩人這麼有勁地對視著，沒注意身前已經多了另一個彎身垂手的大漢子。

段大爺把視線移到段大漢身上，還是那麼低低的聲音：

「李二，你給變醫師說說看。」

大漢沒挪動身子，放大了嗓子道：「誰不曉得，大爺您出遊，迴避是規矩，陳家那兩個東西，白睜著四隻眼冒犯您，小的那一箭，只是警告，那冤鬼子偏偏朝箭頭迎上去，大爺——」

「我以爲你跟他們爭著獵那頭鹿？」

「不是！」答得斬釘截鐵，沒一會又改口：「是！」

「好了好了，不管怎的，給變大爺叩頭去！」

段大爺這麼吩咐完，又笑嘻嘻地朝向變大爺。

大漢側過身子，正正經經地朝變醫師跪拜三下，等直著身子，向段大爺道：「大爺，小的——」

變醫師打椅上站起來，對那漢子斥喝：

「不能道歉了事，玩人命的事，你們不是第一回！」

大漢沒管變醫師一眼，只朝段大爺彎身垂手。

段大爺像聽了什麼笑話，逗得渾身肉聳聳抖著，比往常看來更富泰矍足，輕聲道：

「不能怪他，誰都曉得他不是故意的。李二，再給變醫師叩三個響頭，別裝啞，嘴也動一動！」

大漢又彎下雙膝叩頭，道：「李二下次不敢再犯！」

變醫師沒管身前這個人，歪斜著頭，瞟著段大爺：

「沒問您要陳家弟弟的命！只求您好好給他收殮，那做哥哥的，好歹您也得表示一點——」

「正要這麼做，虧你提醒！」

他倆對話時都那麼細聲細氣的，像足了悄悄話

。「啓稟大爺，鎮上的消息，那陳家哥哥自從弟弟死後，沒人再見過他——」

「等，等有了他的消息，照變醫師吩咐的做！」

「是，大爺。」

左右一陣騷動，李二退了下去。

段大爺一張笑臉漂浮在那堆肥肉上，瞅著隨從是兇，看著變醫師是笑，有一下沒一下的。

「坐下？小事，小事，犯不著！」

變醫師側著身子看他，臉上一逕笑不哭不哭的，道：

「您約束約束他們！這種事！」

沒等段大爺開口，背著兩手，彎低了身子，叮牢地上往大門踱去。

18.

變宅不大，比起一般邸宅也不小。大毛小毛共用的睡房緊鄰著變醫師的臥房，何小三子一人窩在後院。

那天晚上，敲梆剛敲過三更，大毛睡醒了一覺

也不知道真是睡醒了一覺，還是給吵醒的。剛睜開眼，就聽見隔壁爹的睡房，傳來有一下沒一下的低吟聲。

「嗜………哎………」

倒像給人摀著嘴巴鼻子那樣悶哼著，做著什麼惡夢，叫著只有叫的人才懂得的囈語。

他爹這陣子睡覺時經常這麼沒來由叫著誰，壓抑著什麼似的，驅逐著什麼似的。那個光景，大毛想，準是纏上什麼噩魘了。

這下又聽見爹像往常這般低吟，大毛只側耳聽了一會，翻個身想再睡下去。

呻吟聲耗得愈久，聲音愈大，從斷續的「嗜………哎………！」中，又發出一連串的什麼，那麼辛苦的拉長著頂含糊的話。大毛豎起耳朵，有一句沒一句地分辨。

開始，怎也抓不牢那幾句沒來由的話。牙牙學語的嬰孩一般，說了什麼，又像什麼也沒說。牙齒被打落，舌頭被截斷，還掙扎著要說什麼那般可怕和含糊不清。

耐心地耗著，終於聽出了一點端倪。

那是慢慢的一字一字吐出來，接著是一籊筐的話，急得每一個字只請了一半似的。

前頭三三兩兩的字，聽得人有多好奇：

不………

你………是誰………

什麼………我………

我………啊………

你………啊不，不………

放………放開我………放開我啊………

啊………嗜………嗜………

又是高又是低，隔幾個字就讓人扎一針似的。中間夾著的長長呻吟，像要扯斷了，鼓著一口氣不管多脆弱地扯到底。

等那一霎來到，半怒、半狂地一陣迸發地吼著：

不………不能怪我………啊………我
只是………這是什麼………你們想幹什麼……
………你們………啊啊啊………求求你……
………不行啊………放開我………放開我………啊
啊………啊啊………

小毛睡得像死豬一般，他倒希望弟弟醒過來壯壯胆。嚇得差點沒整個人鑽進棉被裡，好像爹隨時會破牆過來用十指掐他的頸。不說睡虫全趕走了，連剛才忍在肚裡的一泡尿也不知去了哪兒。

再仔細聽，來來去去就是那幾句話，愈是那樣，愈不好受。爹怎麼不會被自己吵醒？

好不容易慢慢靜了下來，總也有四份之一個時辰，大毛覺得那有一百年長。

一早打量爹，已經很白的臉更像蒙上一層霜，雙眼總還寒著紅炭一般，只眼皮攏得太緊，缺一股神，顯得更嚇人。

夢總是夢吧，大毛斟酌，沒必要跟爹提起。

日子接著來，總是隔一兩天，要不連續幾天，大毛就聽見他爹低吟那些沒來由的話。壓不住那一陣驚時，他就把小毛喊醒，兩人在被窩裡靠著鼻子磨著鼻子。

兄弟倆尋著爹閒空那當兒，問他：

「爹，您這些日子睡得好？」

他倆的爹坐在書房裡，一手摩挲著八字鬚，一手捏住一杯酒，往嘴裡送：

「睡不好，活到今天？」

小毛奔到他身邊，兩手攏在他膝蓋上，瞧著他爹的臉：「爹，你睡覺也說話啊？」

摩挲鬚子的手停下，落在小毛肩上，兩隻眼球往上翹，打喉頭輕笑出來，說：

「誰睡覺不說夢話？夢見滿地金銀財寶哪，躺在床上不也連笑帶跳？」

大毛也靠過來問：「爹，您夢見什麼？」

往上翹的雙眼落下來，打量兄弟倆，不常笑的臉上却笑著：

「夢見你們兄弟倆打架，我担心哪，就在一旁窮嚷，別打囉，別打囉，大毛你把弟弟的鼻子揍歪囉！」

兩指伸出來，簸著小毛的鼻子，另一隻手不重不輕地打著大毛的屁股：

「小鬼，別哭啊，爹給你報仇！」相信爹，却又覺得爹愈來愈古怪。

他倆大白天，他倆的爹也活像浸在夢魘中，老像有一隻鬼貼在他身後。瘦得騰不出什麼地方再瘦下去的身子，灰鐵色長袍像沒裹著什麼，只像勾著領子往半空吊。

這還不打緊，半沉思半養神地低頭坐著時，嘴裡就喃喃唸著什麼，要不，讓人偷戳了一劍似的，兩眼直瞪前方，好一陣子纔回過神來。

沒來由的，驀然抓住蒸籠或剉刀之類的，使盡力氣摔。

打從李大叔那件事鬧過後，更像遊魂般，坐不下站不直了。

19.

李大叔唯一的女兒李馨，彎著兩腿，垂著兩手，膝蓋碰著地磚，跪在近玄關的地方，就連她的臉，也隨她的身子一起蜷縮得不見了形似的，看得見的只是鬆蓬地垂落額前的劉海。

「李姑娘，快請起來，有事商量，別那樣子跪人。」

變醫師嘴裡動得殷勤，身子却僵得直直的，沒

一點攙扶她的意思。

大毛伶手俐腳跨出玄關，抓她的手時，想把她身子拉直。

跪著的人沒一點想動的意思。大毛雖然伸出了手，只是做做樣子，人家不動，他也就婆婆媽媽地縮了回去。

「大爺答應，我纔起來。」

嘴巴是看不見的，說的這句話雖然聲小，却聽見了。

「起來，到屋裡慢慢商量。」

「大爺答應，我纔起來。」

同樣一句話，聲音却比前一回大了一點。

「說。」

變醫師雙手往後背，袖子抖出來的聲音，比她的話還響。

大毛見慣這種場面，眉頭也不想皺。求醫的人，不說跪，求得激動時，就想拿自個的命來換。

「我爹，人叫他李大叔，大爺您認得？」

滿臉鬍鬚的壯漢，國字臉，輪廓是扁的，打額頭磨平到下顎，沒點心機的好人樣。做苦工的莊稼漢，有點田地，早出晚歸的，只想早讓女兒嫁個好人家。

「記得，經常街上碰面，我點頭，他彎腰。」

變醫師瞧瞧大毛，那意思是：咱倆經常碰見的那個又黑又壯的漢子嘛，想得起來？

頓了一頓，看著她，道：

「壯得像頭牛。意外？」

「不是。」

這話答得快，頭也緊跟著「是」字抬起來。

20.

一張臉不是水，也是那麼柔。額前的劉海不像風，蕩在上頭，拂得一張臉不是水，也柔得似水。

兩個又黑又滑的東西跟著滾上來，圓圓的全撐開，上下是兩排黑色細毛頂著，定住。不說別人，變醫師瞧著，也覺得兩個黑滑的東西還繼續滾著，滾進了自己的心裡，碰著了最脆弱的地方。

「不是向您求醫，是另外有要緊事。」

聲音是打兩片薄唇漏出來的，清脆得叫披散肩後的一束柔髮過濾了似的。

「說。」

一個字說得直，是直得急。

(上)

歸去鳳凰鎮

*潘雨桐

我們真的上了
獵獵嘯風的
盤鷹山

盤鷹山無鷹
鷹在茫茫的天外
我們也無劍
劍在煙雨淒迷的江南
並肩而來，我們原本不相逢的山水
却在這裡
盤桓不去

不去的也是心中的
鄉愁
把奧克拉荷瑪大平原
壓得又平又扁
就算是狼煙還能再升起吧
飄也飄不出
這峭壁，這盤鷹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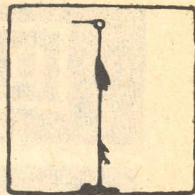
也確是兩樣情懷
我盼的是白袍折扇
幽幽的迴廊盡處
乍似驚艷，却是瓊花初綻
而你說你的鳳凰鎮
喋喋不休的藍山雀
等不及秋來
已撒了你一門扉
藍漿實

盤鷹山也還是要下的
水一樣升騰成雲
我已回來
苦荳當餐
而你，趕在秋日之前
已然歸去
鳳凰鎮

日昨接指導教授Dr. Verhaleu來函，告知系裡近況；同窗遍佈世界，唯在伊朗者則已喪生。而恩師細菌學家Dr. Brinkerhoff已退休，想當年共處，如沐春風；夏日我居紐約，初秋我回靜水城。我們在試驗室一同做試驗，也常常乘三四人座的小飛機到奧克拉荷瑪的邊陲收集資料，曾抽空上盤鷹山，共話鄉愁，我們都是思鄉的人。而今，我已返鄉，他也轉去鳳凰鎮，安享晚年。

*李文裁

文字是虛假的嗎？



*鶴

禪宗的頓悟方法是：「直指人心，不立文字」。為什麼一定要「不立文字」才可達到悟的境界？因為文字是「身外物」，並不可靠，可以信賴的只有人心。如此說來，文學也者，是受人的操縱，所以它不可靠，是虛假的了。如果說文字虛假，那麼音樂、繪畫、雕塑等等藝術，哪一樣不是同樣的虛假？它們豈非同是受到創作者的操縱，經過一番昇華，才以各種不同的形態表現出來？

有人認為音樂是最純粹的藝術，因為它沒有形態，因為輕快的音樂令你感到心情輕鬆，而嚴肅的音樂則令聽者心情沉重云云。是不是真的這樣？那也未必。同是一首「黃河交響曲」，有時會令你悠然神往，有時却弄得你煩躁難安，覺得它太過吵雜，這全由你自己的情緒來判斷。「黃河交響曲」本身並沒有說謊或作假，不安定的還是你自己的那一顆心。

文字也一樣。它不會說謊，它也從不惺惺作態。它所表現的真實，它所表諸的虛妄，皆由操縱者如何對待文字，這一種人類藉以交流經驗的媒介，來決定。如果你的態度是誠懇的，即使你說得期期艾艾，仍然會令人相信它的真實性。如果連說的人都不敢相信自己所說的一切是真話，即使把話說得冠冕堂皇、淋漓盡緻，它仍然是虛偽的假話。

所以文字的是真是假，它的命運，一百零一巴仙操在創作者的手中。倘若他是個關懷人類命運的同情同苦者，此種情操，必會反映在他的文字裡，而讀者，也必將領受得到。因為我們都同樣的相信人類的共同價值。

我們要的是怎樣的散文？

*宋武略

那些說「散文」就是散漫的文字的人，是最不負責任的。其實，不論是有韻的文字也好，無韻的文字也好，都必須有一個中心的思想，才能把要表達的訊息傳達給讀者。如果只是一堆「五指散飛」的亂七八糟文字，那跟「清風不識字，何必亂翻書」又有何異？

在從前，那種悠遊自在的農業時代裡，詩人散文家可以為了一朵花、一片雲、幾滴雨而大作文章。這樣一寫就寫了好幾千年了。不過，這值得原諒，因為那時候的生活節奏慢，這些花啦、雲啦、雨啦的東西都可以慢慢的欣賞。然後我們也有了『荷塘月色』、『寄小讀者』等等文字的出現。到了八十年代的今天，這些篇章，仍然在學校裡教授。我們不想在這裡否定這些新文學前行者的成就，不過，我們是否有需要，檢討檢討這些文章的內容以及文字技巧，看看是否和我們這時代的環境和需求相配合？

可是，在檢討前人之餘，我們也要認真的瞧瞧自己，是不是仍然在寫些風花兩月（對不起，此地無雪）、和時代無關痛癢、與衆生不着邊際的文字。特別是我們的散文。因為我們通常所見到的，無非是抒發個人感懷，或仍然在花花草草、雲雲雨雨之間打滾的鬆散文字。

「散」文這個「散」字真是坑人不淺。既因為是「散」，所以寫的人都以為可以漫不經心，有字就寫，沒有好好的去計劃如何應用手上的文字，把思緒嚴謹的呈現出來。而且還大言不慚的喻之為自然流露、不經修飾的呢。當然，我們不是要求每個寫散文的人都寫得像行軍打戰一樣的「十面埋伏」，但至少至少，千祈不可鬆弛得潰不成軍。那太看輕讀者的智力了。

★本版歡迎短小精悍、就事論事的文藝短評。

回首時

*溫祥英



醒來對鏡，他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昨天還是老游把他放在馬場外的。老游曾請他吃了午餐，然後去亞依淡拜訪一位前輩作家不遇，歸途時走蘇格蘭路，在峇都干東馬場旁過。老游曾問：「路過馬場，心裡想不想去？」

「想，誰說不想，但不敢了，輸多贏少。」

「嘩，人山人海，看台塞得滿滿的。人潮也流溢到草場上。」

「今天有兩個主要杯賽。獅城杯，值十五萬元的呢！還是把我放在門外。」

「才說不去的嗎？爲什麼又改變主意？」

「碰碰運氣嘛。難道全世褲穿窿。」

「又買萬字，又買多多，又賭馬，簡直賭鬼一個。」

老遊穿過紅綠燈，在巴登轉了一圈，把車駕向馬場，一邊嘮叨：「你這人怎這樣懦弱，一點意志力都沒有。」但把他放下後，還是忍不住加上一句：「祝你橫財就手。」

這時已三點鐘了。九十九點九巴仙的賭馬客，老早就進場搏殺了。他打開荷包，一張五十元大鈔，一元鈔只有四張，還不夠買入場卷，唯有給售票女郎找散那張五十元大鈔。這張五十元鈔還是太太最後才甘願給他的。那時他正載她去碼頭搭渡輪回家。她曾提到衣櫥裡只剩下五十元。他就沉默了一會兒。再開口時，口氣是酸溜溜的：

「回娘家，是不必帶一百元回去的。」

太太沉默。

他把聲音提高：「阿嬤不必給錢她；屋租又不必付，伙食又不必，阿俊全部負擔。就是使用，幾個女婿都大把錢，不是放在銀行吃利就是到澳洲吃風。爲什麼要我單獨負擔呢？其實，我自己母親妳就沒有想到給她錢。」

太太依然沉默。

他改變了策略：「妳不是不知，我的薪水這個月和下個月，二千多扣剩八百多九百，又扣所得稅，又扣合作社，又扣房屋分期付款，又扣車油。加上妳的薪水，還不夠這個月的開銷。孩子的補習、鋼琴、芭蕾舞、零用錢就四百多五百；伙食、水火、報紙麵包、汽車分期付款，供會，我的全部薪水都不夠。最慘現在正是假期，親朋戚友到訪，也應有點預算。何況，我的人壽保險也到期了，還沒有付呢。」

他轉眼望去，口頭仍未停：「這個我可以下個月才繳。但就是有點散錢，也該為妳買點補吃，何況沒有呢。妳的肺癆復發，並不是開玩笑的。阿秀說過，復原的機會是五十五，葯石只能幫補，一切還要靠妳建立起自身的抵抗力……………」

太太無聲地打開手提包，取出一張鈔票，塞入他衣袋中。

他以為是張百元大鈔，問：「妳回娘家有用錢嗎？」

當時他曾決定不要上馬場，當為一種補賞，誰知現在這張五十大元已找散了。從售票員手中接過來的，是一張入場卷，四張十元，和一張五元。他把鈔票塞入衣袋，然後不放心，再取出來，整齊地塞入荷包，最後袋在深深的褲袋裡。

「怎麼？不是說不來的嗎？」老陳一見到他就問。二樓雖然塞滿人，男女老少都有，但來慣來熟，一踏進茶室，一眼就找到老賭友。

「改變主意。」

老鄧則站起拍拍他的肩頭，說：「許久沒見了。又想發財呵？」

「我幾乎每個星期天都上來，只是你自己很久沒來才是真的。有一年了吧？打電話怕你太太吵。」

「不能打限。股票一味落，輸不起。有什麼好的？」

「我連報紙都沒帶來。」

「那女人給聯合指揮。」一面說，一面把賽馬版遞過去。「幾乎整個馬場都給牠，看來有十塊錢就偷笑了，怎能買牠。」

第四場是金禧紀念杯，有十八隻馬那麼多。如老鄧所說的，阿嘉森馬房的聯合指揮確定是大熱門，最多分十元。牠近期蹄風鼎盛，冠亞軍各一次。不過同場阿嘉森另有一隻遍地黃金，由詹順騎策，着來可能由這一匹去。這隻老馬，在主要杯賽的場合中，總脫離不了位置獎。再下來有一隻叫白蛇吐信的，排位第一，八月同地千六公尺曾由特威迪主策直搗龍門，獎金可觀。這次却由歐陽騎策，路程短了兩百公尺，但牠的帶頭速度潑辣，可能一騎絕塵。難道韋斯要以這匹馬偷雞？

他衝動地走到電視機前，參看二號和十號的賠率：兩匹都有錢。他轉身，右手插入褲袋，走向售票處，一邊豎起耳朵聽賠率的報告。阿全走來，告訴他五號。是聯合指揮。他把腳步停下，又鑽回電視機前。

「三分鐘到開賽。一號……………」

他轉售票處，人龍已逐漸減少：許多人都已買定了。「死就死！」他再擠身而出，一步兩步就跨到小窗前，買了一張十號白蛇吐信，再買一張二號十號的預測彩。

啓闢時，美杜敏納領先，但白蛇吐信緊隨其后。而經過八百公尺崗時，白蛇吐信已領先，但遍地黃金還沒有見到影子。奔入直程時，白蛇吐信依然領先，而遍地黃金已奔上第三位，他張開喉嚨大喊：「白蛇吐信！白蛇吐信！」然後又是「遍地黃金！遍地黃金！」看情形，他的預測彩是穩操勝卷的了，可是隨即他的城聲死在口腔中：白蛇吐信越奔越向外欄去，甚至奔出電視的螢幕外。完了！完了！只見遍地黃金帶頭，天合由后滾滾而來。他的心都墮到腳跟上了。唉，做錯決定！為什麼不買遍地黃金呢？都是貪心之害，其實遍地黃金的賠率也少不了多少。而天合是千四公尺的能手。到終點前，一隻灰馬在外欄一掠而上，他脫口歡呼：「白蛇吐信！」腳步已向售票處移去。但圍觀的人群議論紛紛，有的仍堅持是遍地黃金勝了。因為喊聲沸鼎，賽情報告根本聽不到，他粗野地推開人群，向后面走去。

「誰贏？誰贏？」他問老陳和老鄧。「白蛇吐信還是遍地黃金？」

白蛇吐信賠獨贏九十一元，位置二十二元。預測彩則賠四百六十大元。現在可以買兩打水鴨精給太太補補身體了。站在售票處前，他喋喋不休地向那吉靈人解釋他買這兩隻馬的原

因。

領了五百七十三元，他還了老陳一百五十元，已欠了幾年的舊賬，踏入茶室，賣冷飲的已叫定伙計取皇帽。他說六罐，因為阿全，老洪，老蔡都一起跟了進來。

「哼，想不到你會買這兩隻馬。遍地黃金還說得過去，但白蛇吐信，路程似乎太短？」
「還說短，贏三個馬位呢。」

「他運氣改了。」老鄧說。「一贏就贏五百多。不通知一聲，也好跟跟。」

「我還想不買的啦，最後還是頂硬上，輸就輸它十二塊。」

老陳說，「時來運轉，也該輪到你了。」

他三四口就把一罐啤酒喝完，到樓下去再買一包香煙。過後連報紙都懶得看，只跟着他們的貼士十元二十元地玩，或各別選一隻，公司買預測彩。

散場時，桌上已堆滿酒罐。

「有贏嗎？」

老鄧說：「幸虧買了一張折扣附加利益，三張聯合爸爸之愛的預測彩。還贏百多二百塊。」

老陳正在打開荷包數錢。「哼，還贏十塊錢。我帶三百五來，現在還有三百六。」

「我們大家都有收獲，晚餐是沒有問題了。」

老鄧有車，他和老陳就坐上去，到伊典吃晚餐，每人一碟牛排，幾瓶啤酒。吃第一口牛排時，他的肚子有種油膩的感覺；他知道酒喝得太多了，吃飽后，叫來另一包香煙，一邊抽一邊喝，也還精神飽滿。

「有什麼節目嗎？」他靠在椅背后，問。

老鄧說：「去鬆鬆骨。富都有個靚的，二號。叫……………」

「遍地黃金？哈哈。」

健身院的櫃檯前只剩下兩個女人，一個骨瘦如柴，另一個似女學生。其他的女人都正在「做工」。坐下來，又是每人一瓶酒，但這次是黑狗啤，補補身子嘛。

二號一進來，就順手用一張椅子把門頂住。

房間只有十尺見方，有一張床，床邊一張矮櫃，一個洗面盆，一個籐衣架。但比牢房奢侈的是：床上有厚厚的塑膠墊，原子燈洒下赤裸裸的一片蒼白，冷氣充塞，天花板尚鑲着花瓣似的長鏡。

二號開口的第一句話，就是：「我肥咯。」雙手撲落身邊，下意識地半車轉身。「不肥？肥咯。」

然後她脫下上衣，脫下長褲，矮身從小櫃裡取出一條毛巾，一條面巾，一罐爽身粉。

「冷嗎？」她問。「先蓋下面，上面搵好，再蓋上面。」

於是她匍匐在床上，如狗似的，擺動上身，做着磨豆腐的動作。

「福建話？我不會說。我不會講。我是廣府人。華語？我沒有讀過。我是讀英校的。」但她依然用廣府話說：「了不起。什麼話都會講。」

她把重量支在雙手上，上身有規律地磨轉着。

然她問：「要埋房嗎？」暫時停了動作。「五十元。不貴。人家七十元的，現在樣樣東西都起價。好吃不好吃都起價。」

她蹲坐在腳跟上，說：「翻過來。脫下內褲。」於是她俯身上去。

「美？我不美。你才美呢？還有為什麼，爲了賺錢嘛。」她甜甜的一笑，輕啓櫻唇，呈露出珠貝似的牙齒。鼻頭微微繃起。

「嬌小玲瓏？我沒有發瘋。我哪能配得上你，何況你太太會打死我的。」她翻身仰臥在床上，把手心中的膠袋拎出來。「放這個。你好我好。」

然後她說：「進去了。呵，不可以吻，摸捏可以。」

隨後她問：「出了嗎？」再後她問：「出了嗎？」最後她問：「出了嗎？完了還要揸骨，時間不多了。」遞上衛生紙時，她讚：「比別人久。」

她再蹲在床上，雙手用力的摩捏。

房內一片死寂。

而他呢，他只是她千千萬萬尋花問柳客之一。

出來后，老陳老鄧已等在接客室中。喝完最後一口黑啤，老陳說：「不爽的。來，還是到酒吧去。」

推開門，那黑暗的空間推接着聲浪，酒氣烟味，吧女們魅魅似地飄來飄去。酒是不能喝的了，只擱在桌子上讓它暖去。其實他也沒時間喝酒，吧女們車輪似地到來。

「我姓雲，天上的雲。」

「有這個姓？」

「什麼沒有。只是現在雲已墮在泥沼中。」

吧女不懂，只是依偎在他身上，無聲地或顧左右而言他地讓他的手插進上衣內。有一位還把他的手拉到她的裙子下，不夠兩分鐘，對不起一聲就走掉。

他還是把暖啤酒一口兩口灌下。

臨打烊時，小閣房就站滿坐滿了，有的佯裝着，有的大大方方，有的還不心滿意足，口吐怨言：「這樣少，只兩塊錢。多一塊吧。給你摸過的。」

樓下，吧女們忙着回家，搭上男友的摩多，或酒客的汽車，或走向巴士車站去，拖着長長的身影。她們一瞬間都消失在黑夜裡。長街寂寞，路燈醉眼的黃暈照不亮天地間的黑暗。

他走到路中間，張開雙手，大喊：「全世界都醉了！醉了！」世界旋轉。

回到家門，已凌晨一點過后了。牙沒有刷，班納多也沒有吃，和衣倒在床上。那特製的大床，又空又冷，另一個枕頭還遺留着太太的髮香。他把那枕頭抱住，想，還剩下百多元，看來水鴨精也沒有着落了。

夜裡依稀知道起來到沖涼房嘔吐了兩次，因為他意識裡知道，如若嘔在臥房裡，太太回來就沒完沒了。

而今早醒來，他對着鏡子，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鏡裡所反映的，只有鉄花、鄰居的屋頂、蔚藍的山巒和雲霧的天空。

29/11/83

• 第三稿 •

照後境

*重前

生命的樹

輕鬆的星期六下午

一里一路碑
站立在溝邊

一條長路
拉長又縮短 扭曲又壓扁
碾碎成一陣風

照後鏡
像詩人之鏡
最留戀昨天的風景

趕六里的路回家
可以看可以不看
工作中我的埋怨和憤懣



鑿穿石壁
讓水注入每一條根
淋濕一層土
一棵平凡無奇的禿樹

風雨的旅程
有許多飄零的落葉
有許多綠亮的枝葉
跟隨日月
日以繼夜劃着年輪
和我一樣，要飲水，呼吸



* 山水

讀梅淑貞

*黃潤岳

『讀何書做何事』後

淑貞用航郵寄了兩期蕉風來，還夾付了一封信。編者自掏腰包，希望作者先睹為快，盛情可感。所有作者均應向編者致謝致敬。

蕉風與學報，就是靠這些有傳道者的精神，願意獻身的老編們，才能歷數十年而不衰。而且日新月異的在進步。

蕉風的作者群中，可能仍是我的資格最老。每隔數年我就想封筆，歷任老編都鼓勵我要繼續寫。我為他們的熱忱所感動。現在，老而彌篤，不再作退休想。

當今的蕉風，文與藝並重。也可說是開風氣之先。書畫攝影之類，的確需要提倡。在學校裡，這些都不入流。在社會上，這些都是點輟。書法家美術家攝影家都是成名成家之後，方能受到重視。

在我做兒女的時代，書中自有黃金屋，是指學校的正式課本，小說雜誌之類不可讀。音樂美術是技能科，連這些科目的老師，似乎都沒有地位。他們都得兼點職務，如教務員訓育員董軍教練之類，才有點權柄來管理學生。

在我做父母的時代，大家一窩蜂似乎叫兒女練鋼琴或小提琴。我也不落人後。家中買一架鋼琴，每個週末送女兒去新加坡學琴。這是一筆相當重的負擔。環顧周圍戚友之有兒女者，莫不皆然。我想：大家都有一點小資產階級思想。

今天在北美的華人家庭，仍舊在走我們二三十年前的老路。兒女們不是學鋼琴，便是學小提琴。野馬哈的訓練班有收不完的學生。於是，只要有機會，就要兒女們出來表演一番。在華人的家庭聚會中，客人常常被迫為音樂會的聽眾。整個晚上，便在這半生不熟的琴聲中消磨了。但是到了兒女們真要進音樂學院，父母們却當它作旁門左道，堅決反對。好在華人子弟中，十年八年前，彈鋼琴出了一個李輝淵（Dennis Lee），目前拉提琴有Yo Yo馬。兒女們果真要玩琴，仍舊可以玩得出一個名堂來的。

蕉風每期來一半藝術專輯，例為最近寄來這兩期，一期是介紹郭大維，另一期介紹張子良；不久前有黃崇禧李海萍等，都是可以使人鼓舞，使人跟隨學習的。

我自己所受的教育，既然輕視六藝，我教育兒女和學生就完全改弦易轍。我會吹簫，也會吹口琴，我還買了一枝喇叭。我不會畫，我却收藏了一些字畫，我結交了一些書家畫家。這無非是彌補從前之學之不足。今天我很高興的是：我的兒女們自己的鋼琴吉他可能玩得不高明，但是他們有興趣而且願意花錢花時間去聽音樂會。他們的書畫不入流，他們却有興趣而且願意花錢去買畫和欣賞畫。對他們來說，就不是小資產階級的思想在作祟，而是他們的生活有缺欠而必須求完美。

我們從前也夫婦常常去國立藝術館，留連終日，中午在裡面的快餐館吃個快餐，好珍惜時光。有些畫，看了又看。第二次還可以看，第三次仍舊好看。偶爾也去聽聽音樂會，忘懷得失，心曠神怡。這是一種樂趣。是一種享受，更是一種領受。享受還可能與人分享，領受就只有個人各別的領悟了。

讀370期梅淑貞之大作『讀何書做何事』：使我深有所感，尤其是看到「只有每天當我的正業完畢後，回到自己的天地間，捧着或厚或薄的一卷書，追隨著那些動人的文字神遊其中，隨它而悲，隨它而喜，才覺那一天是活得有意義的。」

「活得有意義」在一般人的生活中，逐漸被忽視，被遺忘。當前所求，是活得如何舒適、快樂。每一個人都要過得舒適，活得快樂。既不是清教徒，又不是苦行僧。賺吃賺吃，賺錢難道不是為了吃麼？追求快樂的人生是不可厚非的。講究享受，只要力之所能及，也非罪過。古人寧可食無肉，不可居無竹。因為無肉令人瘦事小，無竹令人俗就不可耐了。

其實，心遠地自偏，無竹在屋旁仍不會俗，只要心中有竹而不是一心想肉就行了。竹也者，文藝美術等精神食糧和維他命是也。

偏偏我們不願（也許是不能）去領略人生裡的美麗的東西。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淚下。與其下淚，何不奮起？使大家都可以領受淑貞和她親愛的人的那一份崇高樂趣。

從前的文人，講求性靈。所謂性靈已是超乎知情意的範疇，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所提出的境界是也。有有我之境界，有無我之境界，均是境界。藝

與文只要達到了某一種境界，沒有人間煙火味，便不能用世人的標準去衡量。因此，有我與無我，只是分類，而不是評值。

詩人陳子昂的下淚，基於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他感到了人的孤立和寂寞；以及自己（或者說是人）的無助。他發之於詞章，千百年之後仍有許多共鳴。小兒亦樂求檳城周曼沙先生墨寶，便指定曼公要寫此詩。曼公以古篆爲之。我去兒子家，日睹老朋友所寫條幅，更是感觸百端。古人的意境，今人的友情，父子的宗傳，全在這一瞥之中，一念之內。

現在我們要「求」的是什麼？讀古人詩文，發洩了自己心中的積鬱。古人詩文不過是抒自己情懷，散心中塊集，如鯁在喉，一吐爲快。很少提出解決的辦法來。我們去讀，好像是藉酒澆愁一般。由別人代我發牢騷，他又比我發得更透澈。我不會彈琴，也不會作畫，聽別人在彈，看別人作畫，我有所不足，靠別人的有餘。這只是凡夫俗子的如是滿足。我聽琴，琴聲與我的心聲相和；彈琴的人的感情與作曲的人的感情相和，這一個大共鳴才是境界！我看別人的畫，除了看得到的色調構圖等可見之事之外，我更體念出作者原有的意境，或者由畫而導引我有另一種感受，像這麼一種心靈的契合，才是境界。

文也好，藝也好，讀者與作者之間，產生一種性靈的融和貫通。

你我都讀老殘遊記，也許有相同的感受，也可能有不同的感受。今日我讀老殘遊記，十年以前我讀老殘遊記，也是一樣；如果是同一感受的話，可能自己的境遇心情沒有改變。再讀的興緻，只是爲了欣賞詞藻文華，就像重看一場好電影。

談性靈，已經有點玄的味道。我還想再談靈性，因爲我是把性靈和靈性分開的，不混爲一談。

華文之妙處太多，一個詞的兩個字顛倒一下，意義就不同了。例如牙刷和刷牙，生產和產生。性靈是講人性中之超人性處，而靈性却是超人性之本身。談性靈是各人的知情意的純真，純真到彼此接近如同一。談靈性，則是超越了各人的知情意，進入到同一的靈。由相對的統一到了絕對的合一。簡單的說，性靈仍是只緣人在此山中，有自我的主觀意識。

讓我借用容格（Carl G. Jung）幾句話：一個字或者一個形象，當它所要表達的，多過於表面的一眼可知的涵義，這便是象徵的。它具有較爲廣泛的「下意識」方面，並不會明確的指明出來，也不會完全解釋清楚。當人的心思去掘發這象徵，便引導我們獲得許多情理以外的意念。

例如王國維在他的人間詞話（第十二面）提到：

古今之成大事業大學問者，必須經過三種之境界。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帶漸寬終不悔，爲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衆裡尋他千百度，回頭驚見那人正在燈火闌珊處；此第三境也。

這三個境，一個個到底是怎樣的境？每一個境只用三兩句詩文來說明，等於是象徵而已。隨着人的心思，可以導引出許多意念。我對於這三個境的直接反應是：先有所知，繼有所爲，終有所得。如果再加思量，更可發揮到其他的領悟。

這便是作者與讀者的性靈相通！有如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台。談到靈性，那就菩提本非樹，明鏡亦非台了。

在相對中找絕對，在短暫中找永恆；不只在人性中去追求靈，更要在靈性中去追求神，超乎自我的去順服那宇宙的創造者。那一種喜悅更是雋永，長留不滅，只可意會而不可言傳的。

*駱耀庭

風將往

別問我

風應該往哪一個方向吹

因爲我已經是一株蒼老的樹

肌理斑剝的根，野草再也掩藏不住

昨天，綠葉才從枝椏掙扎出來

今晨就被風雨紛紛搖落

明天，會不會有一個進夫

迎面劈來一把巨斧

向我的腰，我的頭

斧斤的方向，唉，我怎能捉摸

所以別再問我

風將往哪一個方向吹

難道你沒有看見，那邊

黑滴滴的夜色已漫山掩來

哪一個方向吹

鋼骨森林

* 夏玉枚



在這座位置熱帶的殘酷森林裡，凡認識我的人，都當面稱讚我是城中最有資格的獨身男人之一。我的昔日同窗，三十歲剛出頭，一個個便已頭髮疏落油膩，面團團的加入中年男人的大腹賈俱樂部。至於我，仍然是毛髮濃黑，腰身結實；一條購於十一年前的李維士牛仔褲，雖早已洗得泛白軟熟，却依然是稱身如昔。

他們雖然在我面前誇讚我是最有資格的王老五，但在內心裡，可能是帶點酸溜溜的意味吧。所以，他們總愛借個機會，向我拼命的推銷他們未有終身依靠的姑姨姐妹，好讓我早日加入他們的大腹賈集團。他們總是開口閉口說道：「不結婚是很寂寞的呀，早點找個老婆回來，替你煮飯洗衣生孩子吧！」呵，他們哪會知道，我的伊娃，絕對不可能是這些急着要找個男人的可憐可憫女子。

可是同情歸同情，我不是觀世音，不能普施甘露，打救衆女。而且，我只有一个身而已。但是那些渴望絕望的眼睛，却令我心如刀割。生命竟是這樣的嗎？難道沒有其他選擇？譬如說：結婚是爲了真愛，是爲了互相仰慕，而不是爲了社會的需要，或生活的需要。我的伊娃，她豈可能是這些悲哀悲傷的衆女之一？她們，可能是銀行的出納員、五金公司的書記、律師樓的打字員、電腦程序員、女秘書，等等，頭上架着個不適合她們臉型的髮型，眉毛修剪成一條彎彎的細線，臉上印着兩灘頰紅，嘴唇塗上棗紅得幾成黑色的胭脂，身上披着環球網莊的成衣，等等，最喜歡的明星，男的是周潤發，女的是鍾楚紅，平日看的雜誌是『新潮』、『Cosmopolitan』、『Her World』，最喜歡的男歌星是米高·傑遜，女歌星是絲娜·依斯頓，下班後的消遣是看港製的錄影帶，等等。可是她們不知道厄瓜多爾是在哪一個洲，爲甚麼比亞法拉後來改變了國名，黑龍江的另一個名字叫做甚麼，只知道羅倫斯曾經寫過『查泰萊夫人的情人』，而不知還有其他，以爲卡夫卡是一間新近開張的狄斯歌，等等。呵我的伊娃，她絕對不可能是她們其中之一個。

所以我到了八四年五月，仍然一個人獨居在史帝芬大廈的閣數裡。入夜後，如果沒有外出，我會拉起黑色的鋁製簾，手裡緊緊握着一杯鑲泉水，俯望着黃金三角區的燈火輝煌。那些挨挨擠擠的人群，那些頭尾啣接的車輛，他們都在追逐些甚麼？到了三十四歲的年紀，居然還在思考人生是爲了甚麼的問題，是可笑的。可是我此刻就在做着這天下最可笑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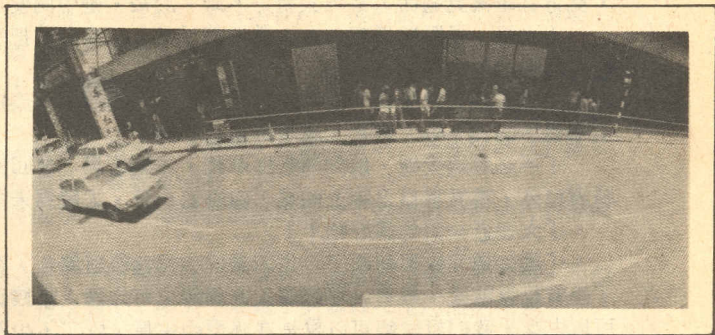
是的，他們認爲我是這個社會的棟樑，因爲我一年收入超過三十萬馬幣，因爲我是「兩樹俱樂部」和「皇家雪蘭莪高爾夫球俱樂部」的會員，因爲我駕的車是一輛藏青金屬色的「寶馬728i」，因爲我是「吉隆坡區獅子會」的現任理事之一，因爲我是「拿督哈欣與程律師樓」的其中之一位股東，因爲我是「法律援助局」的一名委員，因爲報紙上常有我的照片出現，因爲我是這間價值馬幣五十萬元的閣樓主人，等等。

可是他們却永遠也不明白，爲何呂玉郎在我的心目中佔着和希治閣同等的地位，爲何我知道老舍終其一生共寫了一百二十萬字，爲何粵劇常常夾着些京腔說白，爲何『兒子與情人』曾被人認定是一部失敗的小說，爲何我能說出每一款相機的名稱與它們的出廠年代，等等。就是因爲他們不明白，所以他們必定要強邀我加入他們的飲酒會與麻將桌，而且不管我的感受如何，一定要向我推銷他們的貨品，只因爲我付得起。

在這座鋼骨森林裡，我是受着千萬人呵護的一株綠色植物。可是這些人却永遠走不進我的世界，那是一片一望無際的蒼老與荒涼。十五六歲所愛吟的詩句是美麗得可笑的，甚麼「地老天荒未了情」，甚麼「天若有情天亦老」，我雖然是天下一個最無情的男子，但也不是和有情人一般的老了。一般人日日所營營逐逐的，我都早已擁有了，每一個新的一天的來臨，已不能給我任何的喜悅。每一個夜晚，史帝芬大廈閣樓的一片黑色鋁製簾後，都會傳出我沉重的嘆息。

白紅 的婚事

*落葉



秦白珍把大姐抽屜裏的幾本照相簿拿出來翻一翻，多少帶點要是能夠重頭來過的意念，最起碼，照片中的人與事都年輕。翻到大姐和劉北筒合拍的照片，就口癢癢的問了起來：

「有沒有聽到劉北筒的消息？」

秦白紅在對着圓鏡子用髮夾捲頭髮，却用尖尖的眼角瞥了妹妹一眼，眼神是那麼的一抹不高興，心裏埋怨她的多事。

秦白珍見大姐不哼一聲，就佻皮的說：

「妳想不想聽劉北筒的消息？」

「他回來了嗎？」秦白紅停止了捲髮的動作，終於開了口：「他甚麼時候回來的？」

「大概是兩個月前，我和西發去總統百貨市場碰見他。人比以前胖多了，沒有以前那種玉樹臨風討女孩子歡心的樣子。」

「他，有問起我嗎？」

「有，」秦白珍發現大姐的臉頰突然的紅了起來，便也有話不妨直說：「他問起妳有幾個孩子？」

「妳怎麼說？」

「我說妳還未結婚。」秦白珍似乎考慮到甚麼，便說：「他娶了個台灣女人回來，却不見得比大姐妳漂亮，這是他的報應吧！」

「他的台灣太太也在場嗎？」秦白紅心底抹過了一陣子淡淡的酸楚。不曉得是嫉忌好，還是高興好。尤其是妹妹那一句「那女人沒有大姐漂亮」，倒是在自己脆弱的心裏掠過一陣喜悅和驕傲。但，她相信那女人一定有學問，唸很多書的女人。她秦白紅就是唸太少書，劉北筒說她只是面孔清秀，可惜心中無點墨，使她一氣之下發誓不會嫁給他。

「他的太太長得非常嬌小，除了一雙眼睛靈活之外，扁鼻子，闊嘴巴，他的兩個孩子一點也不像媽媽，倒是像足了劉北筒。」秦白珍興緻勃勃的在說着。

把頭髮捲好了的秦白紅，認為要怪要恨的日子都已煙消雲散，腦細胞中再也沒有「劉北筒」三個字。從妹妹口中得悉劉北筒的近況，就像是在聽一個普通朋友的消息，而且「朋友」二字在以前是，現在不是。

「大姐想不想見他？」秦白珍說：「我知道他住在甚麼地方！」

「等下中南會來，可千萬別提劉北筒的事！」秦白紅真的不想提起劉北筒，何況三姑媽已給自己作了媒，楚中南確實不壞，他父親有生意做，嫁過去不愁餓死。三姑媽說中南是楚老板的長子，其餘的孩子都小，是中南的繼母所生。而她要擔心的是這名繼母能否與自己和睦共處？

秦白紅的遲遲不結婚，多少與劉北筒有關係。歲月催人老，一年復一年的消逝掉，十年了，劉北筒才終於走出她的生命，她聽從了三姑媽的苦勸告，還是找個男人結婚算了。

女人的年紀快要三十，找個男人結婚是最恰當的時候。秦白紅還不到三十歲，却已是二十九了。有事業基礎的女人年紀大些沒關係，就是不結婚也不用擔心下半輩子的無依無靠。可是，像她秦白紅沒有一技之長，不嫁怎麼行？父母又沒有產業，三姑媽走了幾趟，認為大路後那間百貨店的楚老板的前妻所生的兒子中南不錯，而且中南朝夕離不開店舖的幫忙父親照顧生意，祇是他的腳有點跛，並不嚴重。三姑媽找過楚老板，一說即合，真是良緣天註定

，雙方在茶樓見過面，都認為對方不錯，於是，楚中南便成了秦白紅家中的常客。

「大姐，早點結婚吧！女人最怕就是老。」秦白珍把手中的相簿收回抽屜裏：「今晚你們看戲嗎？」

「他的姨丈做生日，在酒樓請客，要我一起去！」秦白紅看了妹妹一眼：「妳要不要吃了晚飯才回去？叫大嫂煮，或者妳自己下廚！」

「不必麻煩大嫂，她到隔壁搓麻將，不到天黑不會回來，我要吃，我會煮。」秦白珍放眼窗外，再看看自己腕上的錶，四點四十分，太陽還未落山。秦白珍想到了甚麼，就說：

「大嫂近來對妳還好吧！」

「她知道我快要結婚了，也不像過去那樣疾言厲色，客氣多啦！」秦白紅嘆了一口氣：「沒有母親就像一根草，可以讓人家割鋤，可以讓人家踐踏，而草只需要陽光、需要雨露便可以生存，我們姐妹倆可以說是在風雨中生長，吃了不少苦，妳聰明，早出嫁早安樂，我却在這裏做牛做馬！」

姐妹倆在房裏交談着，聽到廳中有異聲，秦白紅心中猜忖一定是楚中南來了，高興了起來，後來又迅速的想到，沒有熟悉的摩多西卡在屋外吵嚷着，當然不是他。

「是大嫂吧！」秦白珍打開房門出去，秦白紅跟着背後，果然看到大嫂在翻牆壁上的日曆。見到白珍就說：

「真不好意思，隔壁的六嬸阿媚她們來找我打牌說是三缺一，一打就打了三圈，想到家裏有客人，所以不打了趕着回來煮飯！」

「自己人還那麼客氣！」秦白珍心裏明白，大嫂這個人最會做戲。

身為大嫂的黃阿三跟白珍客氣一番之後，就對白紅說：

「跟阿媚她們一起打牌一起談起妳的婚事，她們都說八月結婚最好，八月月團圓人也團圓。」

「大嫂妳就和大哥拿主意好了，再叫三姑媽去楚家走一趟！」秦白紅說時，看了看手腕上的錶，楚中南應該來了。

秦白紅說不出口要在八月和楚中南行婚禮，這些事，還是推給三姑媽去辦，三姑媽最有辦法，三姑媽的兩條腿跑酸了，也應該用豬腳補一補。



楚中南要結婚了，第一個表示贊成的不是他的父親，而是他的繼母葉滿月。葉滿月和丈夫前妻的兒子的事，知道的人不多，不多就已經使到她心驚胆跳；若是太多人知道，她還有甚麼面目見人？堂堂一名百貨店的老板娘，和兒子搞不三不四的愛情遊戲，繼母勾引丈夫前妻兒子的罪名，她如何担当得起？

所以，當秦白紅的三姑媽一上門提親，她身為繼母的滿口叫好，還在丈夫的面前說中南都三十出了頭，應該成家立室了。

楚中南當時便兩粒眼珠一直在繼母的那張眉毛畫描的細細彎彎臉頰上搽抹了胭脂的臉孔游來游去，不曉得繼母會如此緊迫的贊成他結婚又是什麼居心？

後來媒人婆三姑媽走了，而楚中南的父親楚九萬開車出去，百貨店裏留下了兩名店員，兩名店員在招呼着顧客，當然不會注意到他和她的臉上表情，以及他和她的談話。他說：

「妳真的要我結婚？」

「你不結婚，難道要等我嫁給你嗎？」

楚中南縱聲的笑了起來。而坐在一旁的葉滿月却在用兩粒化過粧的大眼睛一瞟，閃了那麼一陣子的憂光，他怎麼那樣的聰明一世、糊塗一時？只要他結了婚，就沒有人會懷疑她和他除了母子之外的另一種關係。她真的很擔心，要是有人識穿她和兒子的關係不是母子那般簡單的話，她會不會去自殺呢？她想她會。記憶中有回在廚房擁抱她，她又是興奮又是心驚胆跳，怕會給人家看到。或者給丈夫看到，或者給孩子看到、或是讓店裏的伙計看到。

「我結了婚，誰陪妳去超級市場？誰陪妳去散步黃昏後的舊關仔角？」楚中南向她瞪眼說。

「你要知道，紙是包不住火的。」葉滿月輕嘆了起來：「我們過去手牽手進出超級市場，手牽手在舊關仔角散步看黃昏景色，你會以為沒有熟人見到嗎？」葉滿月滿腹怨氣的訴說

着：「我從小死了母親，父親有小生意做，老是把生意交給伙計，每個星期六去雲頂賭場，不到幾年光景，整盤生意都輸光，還欠了一筆債，沒辦法才由我來嫁給你父親。」

「我父親今年快六十歲了，」中南看到繼母眼中的淚水：「我結了婚，妳会很孤獨、很寂寞。」

葉滿月別過臉去，用手背抹拭去眼角的淚水：「我怕，我真的怕別人在背後對我們指指點點，有時候，真懷疑人爲甚麼不能做自己喜歡做的事。」

「妳是我媽，一起出去是很平常的事，」中南帶點憤怒的說：「要是那一個伙計敢講我們的壞話，我就開除他！」

「我只是這麼想，」滿月幽幽地說：「你可以放心，沒有人知道我和你之間的事，大概是我自己疑心生暗鬼。你是知道的，我這個人，作不了壞事，老是有作賊心虛的感覺！」

楚中南看了看眼前的繼母，才三十歲出頭，老夫少妻，實在是難爲她了。而這個女人，做起事情來，極少考慮，做過後，日積月累的，一件一件的拿出來回憶，越想越可怕，也就越心疚，真怕她在內疚愈深的時候，會一五一十的把自己及她的事告訴了父親來減輕痛苦。想到這一點，中南的心裏打了一個冷顫。只要她不講出去，要是她胆敢在父親的面前承認做錯了那一件事，事情鬧大，她也沒面目見人，到時候，他楚中南又有甚麼面目見人？他不敢想，他真的不敢想，他只希冀繼母不會在恐懼的心裡下把醜事說出來，那麼，甚麼事也就不會發生了。



秦白紅口口聲聲說婚禮不必太鋪張，不想要楚中南化太多的錢。但，她也還是從中南手中爽快的收下了一條金項鍊及一枚金牌。她的大嫂三番四次的在她耳際提醒她：

「楚家有錢，他有提及要買甚麼，妳就不要推拒呀！妳不要我可要！」

末了那句話，當然是開玩笑，大嫂就是要貪，也沒有貪得如此明目張胆的。秦白紅雖然不大喜歡大嫂的做作和虛假，但是，她的婚期就在下個月，農曆八月舉行，大嫂倒是幫了不少忙。當然，東奔西走的大嫂交際廣，聽來了許多有關楚中南的事情。對秦白紅講了一遍之後，秦白紅半信半疑的問眼前的楚中南：

「有人說，也就是有人見到你和你的繼母手拖手去百貨市場，是否真的有這回事？」

楚中南覺得自己的臉上剎那間燒燙了起來，只是在燈光黯淡的咖啡屋裏，秦白紅當然瞧不見他的臉紅耳赤。額頭上冒了點汗，他最了解自己，每逢人家提及他的錯處，就先紅一陣臉，然後接着的是惱怒在眼睛裏燒了起來，他不客氣的責問秦白紅：

「是誰那麼吃飽沒事做，講我的閒話？」

「我是在問你，真有這種事嗎？」秦白紅見他不肯作答，便加上一句：「人家還見到你們母子親密的抱在一堆呢！」

「那簡直是胡說八道，」楚中南拉起秦白紅的手，撫摸着手背：「一定有人想要陷害妳，要讓妳找不到可以嫁的人。」

「算了！」秦白紅自知已有了年紀，不必要去爲眼前人查根究底：「以後，結了婚搬出來住吧！」

「白紅，」楚中南猶疑了一陣子，終於把要說的說了出來：「搬出來住，豈不是益了那隻老狐狸精！」

「誰是老狐狸精？」秦白紅驚訝了起來。

「我繼母！」楚中南用嘴吸一口吸草管裏的橙汁，潤了潤喉嚨：「我父親的百貨店怎麼能夠落在她的手裏？我這個老大一走，豈不是益了那一群小的！」

秦白紅心裏沾沾自喜，三姑媽作的媒也沒有甚麼不好，男人那一個不風流？重要的是他能夠掙錢，最怕的是那種視金錢爲糞土作自我清高狀的男人。楚中南不是，起碼，他要爭取他父親的產業，他應該名符其實是他父親的繼承人。所以，要有一筆財產，她就不能慫恿丈夫在婚後搬出去，那隻老狐狸畢竟是繼母，地位微小得很，她秦白紅爲甚麼要怕她？鬥不過她，可以找三姑媽弄一張茅山符來，怕她不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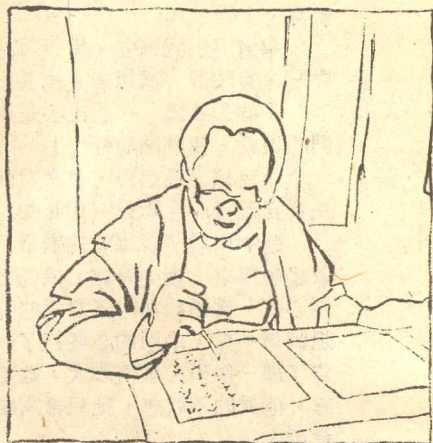
秦白紅心裏算盤打好了，誰也不必怕。向楚中南笑了笑，很不在乎的模樣，並且說：「隨你的喜歡，我沒意見！」

一九八四年

文藝

在美國的風向

雨花隨筆



* 郝毅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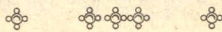
文藝是永生的東西。文藝表現與內容是時代的產物。

看起來好似有矛盾，其實是統一的。不朽之作，東方西方都一樣：它們曾經是時代的新風，也都成為時代的陳跡。它們正是新與陳矛盾統一的東西。因名之曰「不朽」。

我現在談的是一九八三年美國筆會選中的普列茲獎的一些意見，也就是一九八四年的文藝新風向了。

獎分十九項：「公眾服務」，洛山磯時報獲得。「地方一般報導」，新聞日（New-sday）獲得。「地方特殊報導」，波士頓環球報獲得。「全國性報導」，紐約時報的約翰·羅伯爾·威爾福特獲得。「國際報導」，華爾街記事報的卡丹·以理奧特·豪司獲得。「評論撰著」，喬治亞公報的阿爾伯特·史卡頂諾獲得。「諷時漫畫」，洛山磯的老手保羅·康銳又再獲得，「當場新聞攝影」，波士頓環球報的史坦·郭司菲而得獲得。「特輯攝影」，丹弗郵報的安東尼·蘇奧獲得，「評議論說」，華爾街記事報的瓦爾蒙·若耶士特獲得。「批判」，紐約時報的保羅·高德伯格獲得。「特輯撰著」，西雅圖時報的彼得·馬克·來因拉松獲得，「小說」，威廉·甘乃迺著『鐵

荆棘』（Ironweed）。「戲劇」。大衛·馬耐著“Glengarry Glen Ross”獲得。「傳記」，路易士·R·哈南著『特克·T·華盛頓』獲得。「詩」，馬利·奧麗孚著『原始的美國人』。「綜合性非虛構長篇」，保羅·史塔著『美國醫事的社會改造』。「異趣徵引」，西歐鋒·蘇士·濟賽爾獲得。「音樂」，伯納，冉司獲得。



關於小說一項，是從三百本一九八三年出版的小說中選出來。評選三人小組之一的柯夫耳本人是小說作家又在大學教書，寫了篇文章用『閱讀三百本美國小說』為題發表在一九八四年三月十八日的紐約時報的「書評」上。他說要在短時間內閱讀三百本小說是一項不可為的事，根本上，不過是一種策略。柯氏的這篇文章主旨是在為他的選擇辯護。其中有幾點特別想在這裡提出來：◆藝術家無論他怎樣叛逆，或是個人化，整體的看來他的

作品必定反映他所屬的人群的政治形式，社會制度與理論信仰。若不如此，一切都歸沒有意義。

◆這一大堆書可以視為今日美國神話的一章。每一個作家與他們的作品與金錢的交換價值，就反映了我們這群人強有力的世界觀。個人主義的意識形態，崇尚主義怎樣在起着作用，在生活理想的型模上是有要義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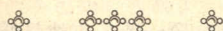
◆小說的主題從伊麗沙白時代的女性佳名「怕迷那」（Pamela）起已經是「熟」不可耐了。時代方面，從古埃及到今日美屬亞莫亞的Pago Pago，從原始的啓示錄扒掘到外太空。但是直到今天「觀姘癖」的傾向依然佔着一股主流不衰。今日美國神話中更加如此。關注到最黑暗的角落：亂倫，虐童成為今年之最。

◆家庭問題更趨複雜。同性戀的色情代替了傳統的異性樂。而婦女的自覺，要掌握自己的生命這個主題在今年的小說中佔了前所未有的重要份量。

◆這些社會小說的韻調不再是

「歡樂輕快的跳躍小快板」，而是都市的噪音，大家集中精神唱出不調和的韻律，有新移民激怒怨恨之情交揉在那裡面。「辛酸本身」或許正是這類小說的特徵吧。以型派論，在目下評選的與一向來流行的「小說各流派」例如：西部、言情、偵探、戰爭、科幻、幻想之類都不相同。

◆在普及與嚴肅之外，今年的小說中自起一種，不甘心在老規矩的框框上加點小改變，另創了一格。這種聲音往往被指為分裂性的，自我中心的，甚至被說成是難以理解的。但，美國筆會所尋求的並加以尊榮的東西，正是要在老路之外來慶賀藝術的天才。



所謂筆會，原來是“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Poets, Playwrights, Editors, Essayists, and Novelists”的字頭縮寫：P.E.N.。普利茲獎（Pulitzer Prize）一年一度選出當年在新聞事業上，文藝上，以及音樂上優秀的作品若干，加以獎勵。獎金本身並不豐富，但推荐的力量很大。一九八三年的中選作中的另一部作品，『美國醫事的社會改造』，寫作人現年卅四歲，哈佛大學的社會學副教授，在導言的起始處，他寫道：「夢想理由在事實上不曾起過作用。」

「夢想却是理由，以藝術的形式和科學的形式，把人生從恐懼中從天道的無常中解放出來，也把入從無知，迷信與暴虐中，當然也從人類的肉體

與靈魂疾病中解放出來。」

「但是理由並非抽象的動力不屈不撓地推向歷史尖端的更大的自由。它的形與用是由天下男女在較為狹小的目的上決定；那是他們的利益和理念形相甚至把所認為的知認計算在內。由於理由的工作業已解除了無以數計的飢餓與悲愁，它同時也喚起了一個權力的新世界。」史塔先生是用美國醫學營業為例，在這樣的認識基礎上用歷史、社會、科學分析了當今美國醫事王國的過去、現在與未來的推測。H. J. Geiger醫師在紐約時報的「書評」中說，這本書「應該是每一個公民了解美國醫事，國會議員要辯論社會責任，人道體系時，不可少的資料書。」

這本書被筆會選出並予以首獎也表示了「筆觸之所及」是越來越廣。

年少時，你常說自己是一團旺盛的火，燃燒了自己也照亮了四週，把你的熱能無聲遞送給寒夜的朋友，那時一片枯葉一段枯枝也令你遐思半天傷感半天。一個朋友的不告而別叫你反覆難眠，你常常按捺不住心中激昂的情緒，午夜披衣起來，挑燈而寫，寫你的情愛歡喜憂愁，那時，所有的悲傷都是短暫的，那陳日子真的如一朵盛開的康乃馨，溫柔祥和還帶一點冷傲的骨氣。也不知是從那一個爭論開始，口角發展得異常激烈，氣候也特別的寒冷，把你烘熱的心凍成一堆灼傷的鐵，又經四週刺骨的寒風與所謂曾是朋友的敵人的鎚鍊，你雖無奈，却漸漸不能抗拒的化為一個精製得毫無破裂之處的瓷瓶，掩護着某些悲哀的事，替自己的敵人摘取花果，只爲了要保護那顆早已不完整的自尊心。然則，可憐的自尊在陽光不足的地方躲着不久，就開始一層一層一陣一陣的泛着死青白色。那麼虛弱又那麼堅強，宛如一朵鳳仙花開在葉與葉的影子下，低低喘息蠕動。你痛心疾首下，也不再愛惜自己，讓黃赤色的鏽沾滿後，就連哭泣的勇氣也沒有，大把的淚水聚在眼眶中打滾，刺痛了雙眼，模糊了雙眼。你詢問鏡中的陌生人：破碎的自尊還要遭受幾回踐踏？

生之感覺 · 凋零

* 黃河影



畢業生

*楚楓



紀永航與游少偉在街邊遇見了。
一個低頭喪氣，一個神采飛揚。

少偉那燙過給人一種瀟灑的感覺的短髮，那藍色的上衣與領帶，口袋上的一對PARKER，還有那深藍色褲管下的一對亮麗的皮鞋，都教人羨慕得很。永航沒有這些。打從畢業試後，一直是個失業者，吊兒郎當，一件套頭T恤，一條過時的長褲，身上只有一些夠吃夠用的錢。村裡的人常常都把他當着一個無業遊民。

「嗨。」是少偉先打招呼，要不永航也不會知道老同學在眼前。

少偉究竟是少偉。打從小學就不必憂慮什麼衣食住行。大學三年，與永航同系。是好朋友，只是少偉的樣樣風采，都教永航跟不上。大學時，少偉月月等家寄錢來。永航向州政府貸款才千五元一年，還要當家教，還要常常寄錢回家救濟弟妹。懂事以來，就很少安心的唸書考試。

他抬起頭，看見少偉，腦際第一個念頭就是：「上天太不公平了。」

「嗨。」

「去那兒？來，一起去吃午飯。」一聽到午飯，永航就想到自己的袋子裡的錢，夠不夠請朋友吃飯。

也不管永航反應，少偉一把把他拉進大東飯店，叫了兩碟鷄飯。

「你瘦了。……………」

「你胖了。」

他們倆坐在靠牆那一枱上，相對而坐。

「先生，喝點什麼？」

少偉推推眉頭，示意問他。

「隨便。」永航說。

「就來兩杯峇里冰啦。」

伙計應聲而去。

「這麼久都沒去找我談談。」少偉翹起右腳，現出那白色名牌襪子。永航上半身倚着冷冷的牆。

「最近常常看到你的作品。」他斜視了他一下。

「沒法子，只有出賣自己。」

飯來了，他坐端正，呷了一口峇里冰。

「你工作如何？」

「很好，都是託了我老爸的福。」他吞下飯，

「你……………」

「我很潦倒。」

「不要急嘛，慢慢找。」

「都四個月了，我快發瘋了。」

「很多人都跟你一樣，那個很有前途的馬克宣也是。淑儀也只是個臨時工作人員。這年頭經濟不景氣。畢業生都遭殃了。」

「像你最好不過。」

「吔，你不是要繼續唸碩士嗎？有消息嗎？」

「申請了。未知曉，還是不得到好啦，得到了也沒錢去唸。」

「不要這樣洩氣嘛。」

飯吃完了。

「下個月十號，畢業典禮有沒有帶你父母下去逛逛湊熱鬧。」他握着牙籤。

「還沒有問他們。」他敷衍過去。

「嘿，我祖父母親母親姐姐弟弟全家人一起下去。我向公司拿了一個星期假。」

少偉招手伙計過來，付了錢，一張十塊。永航不能付，一付，下去幾餐就成了問題，他已經三個星期安排自己不在家裡吃飯了，免得人家說「吃死米」。

「去那兒，我送你一程。」

「就去圖書館好了。」

「怎麼，還唸不夠啊，別再做書虫囉。」

「沒有。去爬格子。」

「不錯。至少有一份寄託。」

車子轉上華蓋街。他在大會堂前下車。謝謝。O.K. See you. 揮手。

他上去圖書館，找一個靠牆的座位，這個地方，他要坐到圖書館關門。這幾個星期，除了禮拜天，他已經不再整天呆在家裡等信，等五十多家公司的信。起初家人還讓他去等，後來就漸漸看不過眼了，最可怕的還是他母親。

「讀什麼大學，出來也不見得比人好，你看隔壁的理和，七號位一考到，就進了師訓，受訓時還有錢拿。現在人家都教書囉。我都說我們啊，這種窮人家，唸什麼大學來着。看你這回要坐到幾時。」

他母親福嬌，常常向他說着這些傷心的話。他才想出這方法，早出晚歸。到圖書館寫稿，儘量不呆在家裡。

當年，家人都反對他進大學。當年。當年那一幕，是一個揮不掉的陰影。

「我們這等人家，有張文憑討飯吃就好了，還望唸什麼大學呢？」

「我們去那兒拿那麼多錢給你唸？你爸爸這幾年出海，手都不順，顧了今天顧不了明天，你又不是不知道。況且，你還有弟弟妹妹，他們也要上學，你還要當掉什麼給你？」

「都怪你命不好，出世在這漁家……………」

「媽……………」

他母親眼淚簌簌，滴在給人家裁的衣服上。他也流淚了。為父親，為母親，為弟弟妹妹，為自己，為漁家人。

他本已決心放棄了。後來，一經同學鼓勵，一方面又申請到州政府的貸款。假期打臨時工作的錢可以作為升學用費。這樣就拖過了三年。人家一直告訴他，唸經濟出來，不怕沒工作，有的未畢業已被人訂聘了。偏偏這一年是個經濟大衰退的一年。

畢業考試後就回家鄉東奔西撞，却都被「程度過高」或「無經驗」所拒絕了。

他很痛苦。村人都誤解他。被人誤解，又百口莫辯是件痛苦的事。連江白珊的家，他都很少去了。他怕有一天，江白珊會說：「你怎麼這麼久了還未找到工作？」他怕她乞問的眼神。他怕有一天江伯母會說：「你工作不去找，找我女兒幹嘛？」他怕。萬二分的怕那些醜惡的臉孔。

現在，還是少讓人見到為妙。等有一天，衣著能像少偉一樣，駕着汽車出入漁村，村人就會諒解他。人人就會向小輩說：「你看，人家紀家的永航是個大學生，前途無量。」那時候，他可以每個月拿多多錢回家，不必讓年老的父親再出海冒險，那時候，家裡就會一片樂融融。

牆壁好冷。他想哭。哭不出。

想到下個月盛大的畢業典禮，就是一片失望。

那天他接到通知信時，早就急不及待告訴福叔福嬌，還興緻勃勃的。誰知道，他們的反應是出奇冷淡。

「好是好，要怎樣去？走路啊？坐火車，一個來回都要三十多塊了，兩個人七十塊，還要吃，還要住，那來那麼多閒錢？欠人家的都還不了。」福

嬌一邊裁衣服，一邊講，「我一跟你去，衣服又少車幾件，少賺許多錢。更別想你父親能夠一天不出海。唉……………」

他不敢再說半句話。福嬌並沒有罵他什麼，但是那些話像拳頭揍傷他的心靈。

把夾在褲頭裡的稿子拿了出來，提起一支廿五分鐘的原子筆，開始落筆。他要趕一兩篇長長的小說，多多篇雜文與散文，為下個月參加畢業典禮的車馬費用努力爬了。

2

八月終於來臨。

永航好辛苦才等到八月九日，拾了一點簡單的行李，下都門去了。

他母親的話一直盤旋在腦中。

「你一個人去就好了。不必要浪費太多錢，順便找找看有什麼工作，大城市機會總是比較多。」

八號晚上，他母親還為這件事哭了。她說：「媽多想去看看，只是現在賺錢比什麼都重要。在紀家中，你是第一個戴四方帽的孩子，但是，一頂四方帽不能解決喫飯問題，那又有何用。都說了，你不該生在這個家。媽對你們沒多大要求，只要你們唸了書，找個好工作，不必像你老爸做牛做馬。自己好好作打算。希望菩薩保佑你早日找到個好工作。」她還合掌，向着客廳中菩薩神像拜了幾拜。「我這兒有六十塊，房租可以先拖，你需不需要用到？」永航搖着掛淚的臉拒絕。

剛剛拿了一筆稿費，應該是夠用。

乘長途巴士南下，車上遇到幾個化學與生物系的。有一個竟然是個推銷員。

下午到達。先去大學領畢業禮袍，再去找未畢業的舊同學借宿幾晚。還得租借外套。

一走進校園，就感到一片熱鬧。大草場上搭滿了攤格，還有兒童娛樂場所。年年都是這個遊樂會使畢業典禮生色不少。記得，唸第一二年時，他還在這段時間跟一些同學，忙着籌備這個遊樂大會。當年就常常看到頭戴四方帽，身穿大禮袍的畢業生，春風滿面的四處觀賞拍照，當時就希望自己快快畢業，還幻想着一家人來看他拿畢業文憑。

現在，反而有孤伶伶的感覺。

遇見了好多同學。個個眉開眼笑。忽然間，有一大堆消息湧來。清清與那個大商家結婚了；常常出雙入對的依萍與麒麟去註冊了；兩個同鄉的鎮邦與祝菁也正式戀愛了；嘉妮有了一個屬於圈外人的未婚夫；保羅也有了一個屬於圈外人的女朋友。鎮邦頭髮都湯了；芝靈的頭髮剪短了，皮膚也白皙好多；那個整天穿褲不穿裙同學常笑她Tom的女孩，孔齊南，變得長髮披肩，旗袍裙加上高跟鞋，一

個柔順美麗的女人，綺紅唸了教育文憑，明年當教師；勁立與金標，兩個在求學時已經對商場非常熟悉的系裡活躍份子，在都門的一家小公司服務；家豪那一堆死黨都在喝西北風，但是，從他們臉上，看不出一點憂慮；余婉湘竟然投入報界；聽說小招，那個拿聯邦政府獎學金的，千辛萬苦，才在中央部門謀得一職；另一個啓然却還在痴痴的等；就只有高達天決定唸碩士，他不同，有後裕老板支持；永航申請到了，已經決定不唸，要唸也要等他的弟妹畢業之後。

聽着這些新聞，看着大家眉開眼笑，永航暫時也忘記了煩惱。

當晚，考到一等榮譽學位的唐恩，請吃「肯達基」家鄉鷄。大家談得很高興。永航借宿在天慶的房子，天慶與新興同房，兩個都是他中學的同學。不過，天慶與新興唸會計，要四年，所以明年才畢業。當初，永航也有唸會計的念頭，但是，想到四年，太長了，就只唸純經濟。

第二天早上九點，就到大學去排練了。

慶祝大會中的遊樂會開幕典禮已經在前一天由教育部長親自剪彩，這一天下午兩點，正式頒發經濟系與文學系的畢業文憑。

每位畢業生都有兩張票，讓家屬入東姑大禮堂觀看畢業典禮。永航兩張都已送給人去了。沒有人來看他。

彩排過後，隨便在食堂吃一頓便飯，便去遊樂會走走。遇到不少同學，人家都有父母兄弟姐妹介紹，他沒有，他只有一個人。

天不怎麼熱，他很孤獨。沒見到少偉。

畢業典禮總算正式完成。每個人手裡拿着藍色的一卷文憑，興奮得很。

像往年一樣，畢業生接過文憑後，就是拉拉隊在校園各處拍照留念。頭掛四方帽，身穿大禮袍，手握學士文憑，都是好多人好多人向往的。誰不想留住這閃亮的一刻呢？

還是少偉了解他。一等頒發儀式結束後，就忙着找永航了。

「有看到永航嗎？」

一碰到認識的就握手祝賀，然後急促的問，就跑開。

「永航呢？」

「哪，在那兒，跟林教授談話。」

「永航，永航……………」他一邊喊一邊向永航招手。

永航看過來，說了一句就跟林教授握手，奔過來了。

「怎麼今天才見到你？」

「彩排時我遲到，排在後頭，看見你，過後却

見不到你？」

「你家人都下來？」

「嗯，在門口等我；來，一起拍照。」

他也不等永航答應，就推他走向禮堂門口去了。

「伯父，伯母。」

又向少偉姐弟弟打了招呼。

「你住那兒？」

「借宿天慶那兒。」

「我們住希爾頓酒店，何不來和我們一起住，哈……………」

「是呀。」

「哦，不……………不方便。」

「來啦，先拍了照片再說」少偉的弟弟搶着說。

永航和少偉在禮堂前拍了一張，又到校園各處拍了好多張。永航也給他們一家人拍了幾張。少偉的父母笑得見牙不見眼。這樣一個不愁食不愁穿的家庭，常常都快樂。在經濟系拍照時，又遇到了許多人，都是有家眷的。他覺得自己像個孤兒。再值得快樂，也陪襯不出來。

「嘿，明天我們上雲頂玩，我來載你。」

「不必了，我有事情。」

「唉呀，急着回去啊？趁機玩一下嘛。」

「不了。我還未決定那天回。」

「我想帶姐弟弟弟四處跑跑。可能我們會上金馬崙。」

後來，少偉硬拉他一起去吃晚飯，再送他回去十七區。

「謝謝你啦。」

「O.K. 抵城見。」

汽車遠去。

抵城見。抵城見。他腦子裡轉着。可能都不回去了。做了三年異鄉客，以為三年後可以一走了之。如今，還得來找飯碗。一旦有了工作，還得照樣夜夜做異鄉夢了。他沒有告訴少偉這些。這個好朋友。他眼睛轉了一下，濕濕的。

天慶與新興在遊樂會中，忙得還未回來。桌上留下一張字條，叫永航別等他們回來吃飯。他坐在床上。看見自己一張瘦削的臉，在鏡子裡，透露不出半點怡人的光彩，不像個畢業生。

就想到工作。失業。工作。失業。

工作。

失業。

他走出街，去送還租借來的外套。在咖啡店門口，買了一份給太陽晒黃了的「時報」，準備回去找找徵聘廣告。

寒風中，十四路，一個畢業生走着。

*風箏



*雨

淡瑩4月24日的信：

我生平最怕人向我催稿，散文還可以催出來，詩是越催越寫不出。不知你有同感否？

你的每月一信快要變成一種壓力（一笑），看來不給「蕉風」寫稿就是罪過。我最近完成的幾首詩都寄去香港、台灣參加詩展了，下次有詩作一定給你。祝好

黃潤岳5月4日的信：

附稿原是回你的信。想起「稿債」，不如將第一頁改動一番，變作文稿，更可領稿費，何樂而不為！以後寄蕉風，可以包一張牛皮紙，三折之後，封口加地址，那麼在郵遞途中不致因封套破裂而無法投遞。寧願蕉風三折，尚有得看。天下的事，總不會十全十美的。

溫祥英5月9日的信：

俗語說：「言易行難」，誠不可欺呵。拙作「情人老去」，曾寫了開頭的千多字，就苦苦不能繼續下去。我把這開頭抄改了一次又一次，總是不能接續下去。直至菊凡一日到訪，讓他閱讀一遍。他的評語也是：「不錯。只是看你如何寫下去。」很顯然的，我所採用的形式（觀點跳動式），使我困在一條死胡同裡，無可自救。在閒談的過程中，菊凡曾提到，現

代小說是關於人的處景。他這一句話，可說一言惊醒夢中人，使我茅塞頓開。（請原諒我的濫調。）……………

爲了這個原因，我的彈唱必須擱下來。我板着臉孔，儼然以文壇權威的姿態，來揭別人的瘡疤，自己本身却不能創作出像樣的東西，未免貽笑大方。另一方面，一直自彈自唱，一方面使自己失去信心，另一方面說過就算，對自己的創作毫無幫補，真不是滋味。

就是我那篇「回首詩」（想妳該收到了吧？），也是爲了妳催得緊，才硬着頭皮投上的。這篇東西原是爲了文風社的「實用批評」實習而寫的。人們都喜歡以「回首時已是百年身」一句來描述歷盡滄桑的女人。我就把它倒過來，put it on its head, so to say，來加予男人的身上。既然是示範之作，我就把範圍擴充，從個人到一個房（牢房？），到一間吧，到整個世界，以致整篇的主旨都歪曲了。個人的失落，反而不明顯了，尾段的象徵意味，也就沒有一個交遞的過程了。……………

年紅5月12日的信：

五月七日來函今日收悉，非常謝謝您的建議：爲南文會出版「會員專輯」。我將和秘書梁誌慶兄積極向會友邀稿。

蔡聯源5月12日的信：

371期真的很熱鬧。那麼多位老作者又回來了。而且編得很美，很吸引人，尤其是那首詩「冬天到處催趕我」，很喜歡那種格式。至於我那篇「水上的漿聲」，讀了有點想笑。不曉得怎麼那時會這樣寫。頑皮一點了。妳還說它是一篇「具有新意的短劇」呢。

金馬崙

*阿寶

一直以爲山的上邊都是傾斜尖峻的崖壁，却原來有着大片平地，而且還有湖呢。

傍晚七點才到金馬崙高原上的碧蘭章鎮。沖了涼到鎮上走一個圈；也許不是旅遊季節，街上行人不多。回到旅店向樓下餐廳叫了二瓶啤酒，開始感到冷。坐在地毯上拉張棉被蓋住雙腿，那沒在冰箱裡凍過的啤酒喝起來却是冷的。寒意越來越濃，心裡想要是能有雙手套就好了。

第二天早上去看菜農種菜，站在菜田旁想了好一會；這本來應該是仙家修道的地方，以前一定是荒山野嶺，沒有商店沒有路，我算算如果從山腳下爬上來，大概要一天，那麼是誰先爬上來這裡種菜的呢？他又怎麼會爬上來這裡種菜的呢？賣給誰呢？

我好奇的轉入一條路口插着「月光樓」指示牌的小路。「月光樓」？大概是另一個小鎮裡的旅店的名字吧。路又彎又斜又窄，車子慢慢地駕到盡頭，不能走了，前面是塊建築工地，原來「月光樓」還沒建好。這時候有一輛載滿木材的囉厘，從下邊很辛苦很努力地要爬上來，引擎吼得很大聲，我不知道司機怕不怕，我看着

看着却感到心寒，要是引擎忽然壞了，那麼沉重的木材很可能會把囉厘拖滾下山崖。

一整個下午沒說過一句話。黃昏了，買一粒大荸薺一條黃瓜一瓶醋一瓶醬青一罐豆漿，在旅店房裡自己動手做了一盤囉渣，和着啤酒吃味道真好。一個人獨自地喝着喝着，夜也就深了。

又是另一個有霧的清晨，付了房錢走出旅店，縮縮着身子在小咖啡攤喝了杯茶，再見了寒冷的金馬崙。

如果時光 能倒流

*程可欣

傍晚時分，剛下過一場大雨。我踏着單車回家，天開始昏暗，空氣濕濕的帶着寒意。經過醫院側門時，車子順着斜坡滑下去。我抬起頭看那棵黃花樹，雨水洗滌後顏色似乎更清新悅眼。樹上的花比葉子多，一抹淺黃中帶着幾點深綠，顯得那麼清秀獨特。每次走過這道路我總愛望望那黃花樹，像欣賞一個雅緻清麗的女孩。常常只匆匆一瞥，就能記住她的神韻與氣質。可是今天當我駛過了黃花樹時，竟聽見烏鴉的叫聲，響亮而淒涼地劃過醫院的上空。是不是有人去世了？我突然想起一位早逝的同學，想起小學時一起玩一起笑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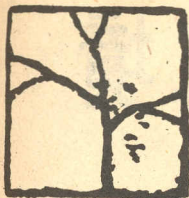
時光。生命何其短暫，他在二十歲時就離開了。若早知如此，他會不會要求活得更充實？會不會更愛他四週的人？會不會留下一些痕跡，在短促的生命中？老人家說生死有命，是不是一切早已被安排好？而他，只能擁有二十年的時光。沒有將來，沒有妻子亦沒有老年。

四月似乎是落花季節，路上撒了遍地黃花。像以前母校的斜路上，滿地花瓣，一大片一大片的淺黃。我們總是輕輕踏着落花，談談笑笑地走出學校。當時的人物，如今相遇，只有幾句寒暄；問一下功課如何？有沒有戀愛？再也沒有人提起從前。每個人都走了不同的路，選擇了不同的方向。前面是許多的未知數，而後面，却是已成定局的往事；無法改變無法往回走，更不能要求重新開始。

前些時候和幾位故友在一起，談天唱歌玩吉他。我彷彿回到那段日子，我們有同樣的理想，同樣的去向，同樣的幹勁以及同樣的歡樂。真希望時光能倒流，讓我們聚集從前的伙伴，一同走回去起點。然後再選一道相同的路，出發。那麼我們將不會陌生，不會寂寞。一直一直的互相扶持着走下去。

如果時光能倒流，是不是一切都會變得完美？把不該發生的刪去，讓如今後悔的人再作一次選擇。讓逝世的人重生，真正的活一次。那是不是很美好的事情？

然而時光倒流，畢竟是一個永遠不能實現的夢。我們只能往前走，接受一切迎面而來的，不管好或不好，幸或不幸。



*落花辭枝

英培安文集三部

拍案集

厚 144 頁，收錄 76 篇雜文。售價 S \$ 4.50

人在江湖

厚 144 頁，收錄 85 篇雜文。售價 S \$ 4.50

破帽遮顏集

厚 163 頁，收錄 81 篇雜文。售價 S \$ 4.90

作者簡介

英培安，筆名孔大山，一九四七年生於新加坡，廣東新會人。

新加坡義安學院畢業，現專事寫作，著作有劇本、小說、詩歌、什文等作品。已出版的作品有，詩集：《手術枱上》，《無根的弦》；什文集：《安先生的世界》，《敝帚集》，《說長道短集》，《園丁集》等。



以上三書皆由「文學書屋」出版兼發行。

地址是：231 Bain Street, #02-89,
Bras Basah Complex, Singapore.

內容介紹

英培安以他敏捷的思路，簡潔的語言表達了他對世事的看法。

本書所收各篇文章，都曾發表於新馬華文報的專欄上。作者的許多闡釋，顯示他敏銳的見解。本書對當前社會上的熱門話題作出多面的分析，有些看法頗有新意，令人警醒，諸如儒家思想，婚姻和教育等問題，還包括人的思想觀念的剖析，充分表現了雜文家對生活，對社會的參與，也反映了在特定環境之下所出現的問題，這是作者英培安的雜文具有的特色。

★本版歡迎出版社與出書作者提供新書出版資料。



* 人間集

出版的困境

* 梅淑貞

自從踏入了一九八四年，馬來西亞的華文出版業突然變得空前朝氣蓬勃起來。因為大家都目睹，差不多每個月，都有一份新的周刊或月刊出現。這種不平常的現象，難免會令到街上的人好奇心大起：大家不是整天都在抱怨，說大馬是個文化沙漠，國民平均讀書率一年讀不上一頁書的嗎？那麼，為甚麼有那麼多人願意跟他們的鈔票過意不去，偏偏把可愛的金錢拋擲，浪費在這門據說是必定虧大本的出版事業上？根據觀察所得，有某個專門出版報刊雜誌的「出版家族」，他們一家人的出版熱情與熱烈程度，用「愛書如命」這句話來形容，似乎還顯得不夠貼切。但是吾輩一般嗜書如命的人，也切莫興奮得太早，把這個家族裡的成員，視為同一陣綫上的同好者。原因很簡單：他們對辦雜誌的狂熱態度，雖然可以稱之為全心全意的去拼命，但他們所致力於的，却是純供作消閒消遣的軟性刊物。而市面上這種一窩蜂出現的雜誌，正是以趣味性的佔大多數。所以雜誌的出版雖然增加了，但對閱讀風氣却沒有任何幫助。

大凡軟的東西，都是容易吞嚥容易消化的。不然，為何這些印刷得花花草草、專打一些具有挑逗性標題的軟性讀物，每周每月都能吸引到我們數以幾萬計的同胞，心甘情願的掏出十多塊錢，乖乖的買回去當作聖經的來奉讀？而一些嚴肅的文藝性刊物，天可憐見，一期能賣得超過一千本已是絕無僅有的了。所以，要辦一份賺錢的八卦雜誌，並不是難事，只要盡量的投眾人的所好便是了；而要辦一份文藝性的刊物，單單熱情與勇氣是不足夠的，首先，你必須擁有足夠的資金，可以讓你一直永無止境的賠下去。而且，到目前為止，我們甚至沒有一本純美術刊物，例如香港的『美術家』和台灣的『藝術家』。我們只有一本純文學月刊，還有一本『學報半月刊』，而這麼一點點，竟然是我們全馬五百萬華裔的「文化良心」！對於整天愛在嘴上自詡擁有五千年文化遺產的同胞來說，這不啻是個絕大的自我諷刺！

為何眾人遠文藝而近聲色的趨向，會到了像目前這種嚴重的地步，以下幾個是可能的原因：

- ◆ 功利主義的盛行。文學已被認為是沒有前途的「雕虫小技」，不可能成為喫飯的工具。這種觀念，早在學生時代，便已經不斷的被師長灌輸，所以青少年學生都選讀炙手可熱的科目，方便日後出來就業。有些教師與家長，只准許他們的學生與子女讀課本，除此之外，一概都是大毒草，沾都不許沾。
- ◆ 閱讀習慣，大都是在學生時代便養成的。如果一個人沒有在青少年時打下愛書的基礎，他不可能在成年之後會突然的嗜起書來。因為等到他畢業出來工作賺錢之後，四周的聲色引誘已令他目不暇給，哪裡還有時間來交給需要去思考的文字呢。因為師長們的短視（還是遠視？因為他們太過注重日後的出路問題？），這些人盡其一生便與書香絕緣了。
- ◆ 物質享受的追求。為了要得到更高的享受，人們不惜工作更長久的時間，或者作多樣的兼職工作，以取得更多的金錢報酬，好讓他們的家中擺設着各式各樣的「機」。賺錢既然已經賺得那麼累，一有空閒，豈不是要鬆弛下來好好的享受自己的勞心勞力成果嗎，怎會還有時間去打起精神來看那些密密麻麻的文字？
- ◆ 電視機和錄影帶的盛行。觀賞這種新時代的產物，根本是不必用腦去思想的，只是坐在安樂椅上瞪着那片小小的熒光幕便行，正合乎現代人養精蓄銳準備出去與別人搏殺的要求。不過，看錄影帶成迷絕對不是良好的鬆弛方式，但這已跟本文無關。
- ◆ 找尋消遣容易。酒吧、歌廳、夜總會、狄斯歌，都是花了錢便能買到「快樂」的地方，當然，這得要看你對「快樂」的定義是什麼。即使你仍堅持「一瓢飲，回不改其樂」才是真正的心靈享受，但有很多現代人却不那麼想。單只八打靈SS2區一帶，便

有二三十間酒吧咖啡屋存在。我曾經進去過其中一間，嘩，人煙密集，比星期墟集還要熱鬧。

◆精神生活的降低。不若從前的人般崇敬讀書人，「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觀念已經被人踩在腳下了。一般人已不在乎你腦裡有沒有料，而不讀書一點也不影響到你的社會地位，如果你能賺很多的錢而又很捨得去花錢的話。

◆華文水準的日漸低落。要閱讀文學刊物，最首要的條件便是具備相當程度的文字瞭解能力。可是，我就曾經看過，一些投考“A”水準華文的考生，連一封短短的華文信都寫不通，錯誤百出。難怪衆人要看文字少少公仔多多的八卦周刊。

除了上面幾個嘗試分析為何衆人近聲色而遠文藝，也就是讀者日漸少的問題，是「嚴肅」的出版業所面對的最大困難之外，我們的棘手問題還有以下的幾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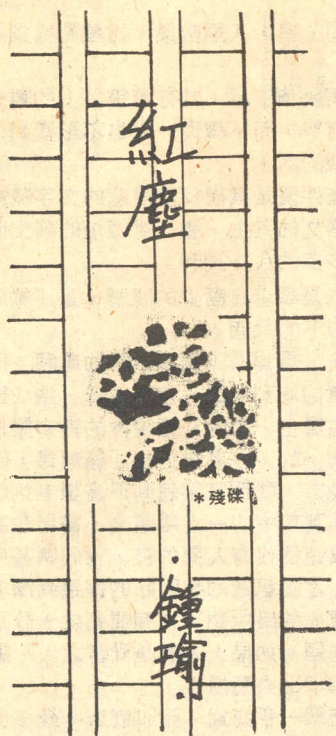
◆不論是文學雜誌或單行本，即使在書刊印刷出來之後，還得面臨難以推銷的難關。因為這些文藝書刊都不是暢銷書，流轉性當然比不上純供消遣的周刊雜誌，售賣率低，造成書局和書攤都不肯挪出空間來擺賣。遇到一些比較有心的店主攤主，還會答應讓你的書來擺擺門面，賣得出賣不出則完全是閣下的事。有一些「近功急利」的，一看見這些「難銷書」便皺眉頭，送上門給他擺賣也搖手不要，嫌這些冷門貨阻碍地方。我們常常聽到很多讀者抱怨買不到一些文藝性雜誌，好像是發行方面做得不夠致力，其實其中的一大難題是：書局和書攤不肯擺賣！他們的理由是：「我們要付租金要付薪水，賣這種沒有人要的書，我們賺甚麼？」出版人在書刊出版之後，他必須依靠一個健全的發行網，才能迅速的把印好的書送到讀者手中。如果在這個關節眼上出現了障礙，即是書商拒絕售賣他的出版物，這個問題就十分嚴重了。但是歸根究底，還是讀者日漸減少造成需求低落的問題。如果人人都是愛書之人，書商豈會放過賣書可以賺錢的機會？而現在，只有暢銷書才有幸出來亮相！

◆收賬難。出書出雜誌，打字費、製電版大都是一手交錢一手交貨，而印刷廠，最多也只是給你兩三個月的賬期；這些錢出去了，到底幾時可以回籠呢？答案是令人傷心的：可能永無回籠之日！即使書賣完之後，書商也不見得會立即付款，必要你函電交迫才會給一部份，原因是：「可能有退書，待查。」如果是同仁雜誌或個人自資出書，情況則更加悲慘：大家都有正業纏身，你能撥出那麼多的時間與精力一州一鄉一鎮的去催收賬款麼？但若不是你親身出馬，書商豈會乖乖的把賬款送上？你的結賬單，只是給他們塞在抽屜底下吧了。賣書的賬，常常就是如此這般的兩三年後仍被拖得不清不白。有一個發行人員就曾經告訴過我：我們的代理都是一年才付一次賬的！當然，這些都是難銷書才會面對的苦況，對於暢銷雜誌，他們敢麼？

◆出書的成本高漲。一本約一百五十頁的單行本，印數一千本，成本約馬幣兩千元。而這本書的零售價格，不外是馬幣四元左右，付給書商三十四巴仙的折扣，有些代理商甚至要求高達五十巴仙，即使書賣完了，賬也付清了，在利方面，你仍然是一無所得。你的所有編寫功夫，是白做的了。這還是幸運的。更不幸的是，錢花了一大截，書却賣不出去，還要找出個空間來收留它，二十年後，那些書仍然一網細一包包的丟棄在那裡。當然，在這個沒有讀書風氣的社會裡，凡出書人，都要先有這個花大錢出書却沒有人要的心理準備。倘若是個人出書留作紀念，那倒無所謂；但對同仁出版社來說，却是生命攸關的極之嚴重問題，因為他們都是小本經營的。如果他們在八一年之內出版五六本書，可能要等到一九八三年或八四年才能收到賬，那麼一九八二、八三、八四年出版的書，又去哪裡找資金呢？而兩千元出一本一百五十頁的書，還算是節省的了，在某些地方，可能還不止這個數目。可是在另一方面，書價又不能定得太高，因為會嚇跑讀者。這樣悲觀的去想時，你根本會失去出書的勇氣！

◆辦文學或文藝性雜誌，更是難上加難。即使有人不怕犧牲，放手去做，至多也只能支撐三五期，便得含淚出版終刊號了。沒錢出書，可以拖一拖日子；可是月刊半月刊，是不能停的，一停便脫期，還有編輯的薪水呢，還不是得照付？

一個只有軟性刊物供應的社會，是畸型的。我們雖然有很多文藝的有心人，可是他們却屬於有心無力之類。所謂「力」，便是出版資金。華裔馬來西亞人既然可以一擲萬金來辦教育，我們也可以成立一個永久性的出版資金，辦幾份可以令我們引以為榮的雜誌，為我們的寫作人出書。否則，五百萬華人一同陷於精神和文化真空狀態中，絕對是一項很嚴重的事！



車窗外望去，天穹上盡是星華閃灼，連月亮也沒有。四壁山峰，都讓夜霧盤纏住。各式古怪並不能辨識的鷓鴣，自山叢內相送傳來。車內人除了幾個在啃乾糧的，大都半張着嘴腔，微瞇着眼在昏睡。盥洗室的門，又不知讓誰扳開了。臭氣自室內風湧而出。有人正在埋怨的說着，却見一個印度人，偎在室門外，頭向盥洗室內伸。他「嘩啦」一聲，把一重酸腥的穢腥物，向室內傾吐去。他腳步浮晃，好不容易，才返身坐回座位上。他靠在座椅，並翻掀滿是眼垢的眼皮，對着車頂的燈火，難過而疲倦的喘氣。他走動時，卻沒有把盥洗室的門扉扣上。這使到一個馬來人極為不滿。他嘴裡不住嘀咕，並提腳把門扉狠狠的踢嚴。

張權在咀嚼着麵包的同時，却發現女子，並沒有撬開罐子裡的粉餅。他微微躊躇一下，隨即把手裡幾塊麵包，一塊揣在葉漢的手裡。後者仍然在車態顛抖中，呼着長長的氣在酣睡。張權好意的，把兩塊麵包，遞送給女子，並對她說：「這麵包給你充飢。另一塊，請送給印度太太！——」他說完，領着首，並發現印度婦人，把頭紗罩在臉上，使自己的臉影，半隱半現的浮在椅背上。

車內人過半都在昏睡中。有誰在說着夢囈，因為實在太疲累了，連夢囈也是微弱不堪的。張權望向女子和她的孩子。她矜靜的，幽然的說了一句

：「謝謝你！——」隨着她低垂眼簾的動作，她把另一塊麵包，揣在印度婦人手裡。那婦人只是略為移動一下車姿，在她頭紗後的臉孔，仍然半神秘和叵測的，掩在灰白不清的紗紋後。

張權和女子，好像一下子熟絡了起來。他們彼此的眺望幾眼，但却一言不發的，在瞥眼間交談着。二人都有一種眼熱的感覺。二人都注意對方，但彼此卻不願踰越，只讓一種奇異的感情和感覺，在這動蕩不堪的車廂內，默默地泛濫起來。二人不知是否出於異性的相吸，驟然間耳根麻熱起來。張權的心房，躍動得更形激烈。他瞬刻間想起那個美婦！她的影子似有似無的印在他的心板上。也許，歲月會磨蝕印象和感情。經過了三年多歲月的淘洗，他許多事都要快淡忘了。即使愛情亦然。長期的冷漠和遙隔，真的會使人，對一切都不能把握和企期的！

望向窗外如煙的霧氣，張權心裡矛盾和酸辣的交戰着。他不知道，這一次的回歸，如異域遊魂的重返故里，將要引起如何的心潮激動。如果美婦還在，還在期盼他的歸來，那麼，他又將何以一副殘破的軀體，去面對她呢？如果她不在，或另事他人，那麼他又如何，渡過那蒼蒼莽莽的遙遠人生？他這一身傷殘，將帶給親人和愛人，幾許的悵傷和愁嘆！——想到這裡，張權已不能自抑地，雙肘枕在窗沿上，臉龐迎向深不可測的黑空，讓淚水迎風而涕落，也讓一腔的愁情，盡其可以的宣洩無剩。他背影因啞聲而顛抖不已。他的頸脊上，透出珠亮的汗花。他無以自抑的，和車聲轟隆中，一併的淚光和哭聲，都混雜在這如裂帛的喧鬧裡。列車破空的傳來笛鳴和哨聲，表示前面將是站鐸了。那是另一個鄉鎮，遙遙可見到燈火。那光芒如吸引着夜行的迷路者。列車發狠地，「咔嚓咔嚓」地奔去。那雷吼似的聲浪，一古腦兒的把張權的低泣淹沒了！

(二十五)

又是黎明破曉的時分。車內人先先後後，從僅有的一片盥洗室走了出來。人人翻着疲倦的眼睛，或伸着慵懶的腰肢，在稍為寬敞的過道上行走着。經過了昨夜的，大小站鐸的停卸，車內搭客已稀落得多。搭客離去後，座位很快就讓，原先站立或蹲坐在過道上的人眾佔據了。車頂行李架上，仍然穩睡着十幾人眾。他們在熟睡中，隨着車態的顛蕩，而垂下癯瘦的手幹。車廂內新來的搭客，少部份靠立在車廂駁節處。他們讓山外燦爛的夕陽吸引了，兩眼直盯着紅日的冉冉而起。一個混籍男子，用英語說：「真美呵，東方的日出！——」他的同伴，是一個穿著花綠窄身褲的男子。頭上梳了一個蓬鬆的髮型，情態深沉的「哦」應了一聲，說：「是和

西方不同，好像明亮一點！」他說着，才注意到，他的同伴沒有搭理他，却不住的頻仍攝影。

車廂內另一部份新來的搭客，則陳臥在自己的行李上。他們快要將整個過道堵塞了。這引起了葉漢的極不滿意。他甫自盥洗室回來。腳上一高一低的，幾乎讓顛簸的車勢絆倒了。他和一個馬來人撞了滿懷，後者戴着回教禮帽，神情却略有不豫的，對他瞪望了幾眼。葉漢一肚子悶氣，在哦吟中發了幾句牢騷，然後才回到座位了，一個厚臀，把座椅砸得吱嘎響。他對張權說：「這趟車真亂。幾乎沒有一處令人舒服的！」他向虛空舒了口氣，臉頰上皆是洗濯後的水漬。他望向車廂前端，在朝陽透入一絲光采後，車廂內擠挨的人，除了忙着向盥洗室走去，就是迎着脖，把鼻腔盡情的吸吮着車外的清晨空氣。

張權半眯着睡眠，把酸麻的腰肢，稍為舒緩一下，說：「我一夜沒會睡好。太個倦了！」他對葉漢似答非答的，說着話，並提身欲向盥洗室走去。葉漢攔了阻止說：「張權兄。現在這時候，你還能佔用嗎？」他說着，用手指戟向盥洗室的門外。那裡蜷集着一群人，人人都是撫着胸脯或小腹，在嘟囔着說着糊話。兩個小孩子，已煞不住便急，撩起褲襠，就在車廂駁節處，就地方便起來。一個童禪由大人攬着，蹲在地面大解。人人看了就皺眉。幾個混籍白種人，有意地把身體避開。他們最終竟隱身在前端的車廂內。他們原先站立的所在，很快又讓幾個印度人佔據了。

張權重重地舒了口氣。他似乎頭腦仍然暈陶陶的，不住搖晃着，好讓自己重新甦醒過來。他對雜沓的人群，抬眼望了幾次，才說：「還是那麼多人！昨夜，不是離開了一批搭客嗎？」他的喉音，因昨宵沒有睡穩，說起話來夾着沙啞。他難過的自行搓捏着頸脅。「去了舊的，又來新的！」葉漢燃起香煙說。他遞給張權一支，後者搖手，說：「早晨我不慣抽煙！」葉漢「嗯」了一聲，無所謂的聳聳肩，說：「我竟是習慣了，無時無煙不成！」他又自嘲的，添附說：「我的不良習慣，說多也真多！」二人正在說着閒話，車外的景緻驟變。列車已越過一座錫礦場，在黃沙塵塵的泥地上奔馳。太陽把晨霧，蒸發得依稀淡薄。在塵影和霧影交迭不已時，眼前却露出一片荒鎮。列車虎吼似的，越過一嶄斜坡，在笛鳴嘟嘟中，荒鎮像轉醒的老人，在翻掀着乾澀的眼皮，向列車中人瞪視着。整個市鎮，都是瓦礫和野草，由街近處延向街盡處。一群野牛，由幾個皮膚黝黑的馬來人驅趕着，幾個中國人和印度人，則攔下腳踏車，在樹影森森的榕樹下歇息。——張權葉漢，同時望到，一家殘破的小電影院，在門板上釘着一幅褪色的彩畫。上面繪着

一男一女在擁吻。電影院對面可見到一片舊式的英軍官署，門簷上張着一面米字旗。門外停着一輛嶄亮的英國轎車。一輛牛車却踉蹌地，踢着石子路，向遠方的村落走去。車上除了一個印度人，就是滿滿的柴枝和椰殼。回教堂的禱告聲，由遠而近。

張權和葉漢，正在游望窗外的景緻時，却聽到女子，帶點厭氣的敲着孩子的嫩臀，說：「這孩子真野，真野！——」她把孩子高舉着，讓他欣賞窗外新奇的野景。由於她的臂力欠穩，孩子在她的手上，顯得顛抖抖的，姿態顯得吃力和浮晃。張權正想說話，葉漢早已一把臂把孩子扶過來，對他仰着滿是濃鬚的臉龐，說：「小寶，小寶，讓叔叔扶你看風景，看美麗的風景！」他故意作弄怪相，撇着嘴，翻起眼皮，試圖要把孩子逗樂。可是，孩子約莫三歲出，已能辨認醜妍。他瞪着圓眼，望向葉漢密密沉沉的髮髯。心裡一個不樂意，就「嘩」聲地迸哭出來。孩子的震哭，驚動了隣座的人。一個中國婦人，對他很不愜意的撇嘴巴。幾個印度男人，則對張權翻眼睛。

葉漢正在尷尬的時候，孩子的母親，却紅着臉頰，把孩子抱回去，說：「這孩子怕生。真不好意思！」孩子在母親的懷裡，有一搭沒一搭的嘶哭和淌眼淚。葉漢耳根發熱，連迭的搖頭，自怨說：「我的模樣，是把孩子都嚇壞了！」說着，他像是解釋又像是慚愧似的，伸手自撫着兩頰的厚髯。女子終於把孩子哄住了。她對葉漢淺笑一下，說：「這孩子已出三歲了，還沒有見過世面！」她說着，憐惜地呵吻了孩子的臉頰。孩子用好奇的淚眼，瞪望着葉漢和張權。「昨天，他還是不舒服，是不是？」張權移動一下坐姿，對女子問說。「可是，很快就復元了！這孩子還算健壯！」女子很感滿意的說。列車這時候，沿着一片水湖而行。天上的雲片，倒映在湖水上，看上去自有其趣。女子這時却忽然憶及，說：「很感謝這位先生，昨天晚上送給我們的粉餅和麵包！」她說着，眼光望向張權，臉上溢着感激的微笑。張權倒反不好意思的說：「那算不得什麼。反正，也是英國軍人，向我們餞別時送的！」張權忽然說着旁人無法瞭解的話。但女子慧黠的，眼光一溜，即看到張權臂腕上，烙印着四個阿拉伯字碼。只要略具常識的人，不難知悉對方的遭遇和處境。張權沒有續說，女子已垂着眼臉頷首，表示明白。葉漢也望了望張權，撫慰似的，用掌輕拍着他的肩膀。三人之間一時岑默起來。只有孩子揮手踢腳的，指着窗外的紅日說兒話。列車沒入繁茂的棕樹林，激起一重涼意自窗外送來。

正在張權沉緬於懷思中。葉漢已佝身，自座墊下，自己的皮篋中，掏出了一只鬚着五彩的玩具狗

。擊在手裡，對孩子說：「叔叔送給你這個，你不喜歡？嘎！」他有意的把玩具狗，扯開牠的口腔，讓紅彤彤的舌根伸出來。孩子胖圓的臉上，泛出笑意，並嘟嘴說着糊話。伸出五根白皙的手指，向葉漢不住虛晃着。葉漢感到自己的成功。他終於把孩子逗樂了，他極其滿意的睜動眼珠，對孩子說：「叔叔本來是買給自己的孩子的。現在，叔叔把牠轉送給小寶，你說，喜歡不喜歡！——」他在孩子咧嘴大笑時，把玩具狗揣在孩子手裡。孩子樂孜孜的嘻笑，連女子也在淡淡的愁悵中，透出半明亮的笑意，說：「這孩子真是野！還不快說，謝謝叔叔！——」她把孩子半提着，讓孩子趨近葉漢。孩子手裡把着玩具狗，卻沒有答理葉漢。他只是對張權，不住的憨笑，並嘴裡吐着涎沫，含糊的說：「叔叔！——」一面搖晃着手上的玩具，姿態像要向張權撲去。這一下，使做母親的，略為尷尬，「嘖、嘖」兩聲，才說：「這孩子，真野！——」葉漢側側腦勺，說：「他喜歡的是張權兄！」孩子很快就擊在張權手裡。他對抱孩子全無經驗。孩子軟綿綿的骨節，在他手裡宛似持着一只綿織的玩具。他很為難和惶急的說：「我抱不住他。這孩子通體像一塊軟糖！——」他滿額沁汗的說。孩子却抓住玩具狗，不住的咕咕笑。張權正在喘氣的當兒，葉漢出於好意，連忙把孩子接過來，為他解圍。孩子却對着葉漢，臉上迅速轉成青白，喉嚨裡迸出哭聲，嘴裡含糊的喊着「媽媽！——」這使到葉漢手足無措起來。他惶遽的哄着，並說：「小寶乖，小寶！——」可是，孩子在車聲隆隆滑過一道木橋時，車身如痙攣似的搖動一下。孩子一時失了尿禁，在葉漢的衣褲上，噴了暖暖的一道尿液。

列車嘟嘟地，在平坦的沙原上奔馳。三個人，一時讓孩子弄得僵住了。女子訕訕地，把孩子抱回自己懷裡。嘴上却不歇的說：「這孩子，真是，真是！——」她並且歡欣的對葉漢說：「真對不起，先生！——」她一邊忙着手腳，替孩子替換衣褲。葉漢用說話，掩飾他內心的難堪。他說：「無所謂。孩子嘛，我從前也有給自己的兒子尿過！——」葉漢邊自皮篋內，掏出乾躁的毛巾，揩拭着自己的衣襟。張權在旁邊，無法對他幫忙，只好乾瞪着眼睛，望向葉漢和女子小孩。車外流進了第一道晨光，遠山霧氣已散，可以聽聞高低不已的鷄鳴和犬吠。

女子終於把孩子的衣褲更換了。她仍然欠自在的，澀笑着對葉漢說：「真是對不起你，先生！——」她猶未說完，葉漢已接着說：「我叫葉漢，他是張權先生。我們在昨天晚上才認識的！」他說着，也把自己的衣褲揩乾淨了。女子對二人，微微領首，說：「葉先生，張先生！——」葉漢側側腦勺

，說：「相識都是偶然的。妳是昨天，那個鄉鎮上上車的吧！那是一座破爛的鄉鎮哦！——」葉漢說着，他難過的「嘖」嘆一口氣。彷彿眼前游蕩着，那瘡夷滿目的荒墟。一群人失神的站在路柵上，向急轉而去的列車，投以呆滯和惘然的眼光。街上偶見野牛和野狗在徜徉。

三人噤默半響後，女子撫拍着孩子的肩胛，說：「我是那鄉鎮的人。在那裡長大的。我叫阿蘭，姓陳！——」她的聲音，幽幽的像傳自遙遠的空間。兩個男人聽着她的說話，聽着她無聲的嘆息，都彷彿看到她背後，那幅顛沛流離的悲劇。一個女子携着幼兒，在一輛侷促而倉惶的列車中，向遙遠不盡的遠方奔去。這想像中的愁悵，該是多麼的沉重和沉痛呵！——葉漢沒有話說，只是輕淡的叫了她的名字：「阿蘭！——」張權則低聲地，說了句「對不起！」就抽身向前端的盥洗室走去。他的腳步，因踉蹌，走在行李箱籠滿陳的過道，步姿除了難看，就是帶着幾許艱苦。他嘴裡哦吟似的，一路上說「對不起！」，一路上對蹲坐在地上的人眾，苦澀地堆出笑臉。人眾對他那殘跛的腳踵，除了投以同情的眼光外，就是盡量的讓出路來，使他稍為不易的走進盥洗室。那裡濃烈的，滾起騷人鼻腔的膻臭味。門扉扣得嚴嚴的，但門底下的縫隙，却溢出一泓澄黃的尿液。一塊塊便糞，在過道的木板上，被踐成爛漿。人們走過時，都捂着鼻孔，小心翼翼的跨過。

張權難過的，對着盥洗室，早已敲碎了半截的水銀玻璃，望着自己的臉相。他已經好久，不曾對自己照鏡子了。他望着鏡中人，因為玻璃被裂成碎塊，所以，看起來，他的臉相，竟似是被割裂後，變成殘破不堪。他稍為後退，才看清楚自己整幅臉龐。他的五官輪廓，仍然沒有改變，但是眼色沉黯得多了。眼沿的條紋，也鐫刻得比從前清楚。當他自己稍作笑容時，條紋即飛揚而起。不知是否對他嘲笑，如波浪似震動的條紋，竟隨着他表情的流轉，而躍動不已。

鏡子裡的張權，逐漸後退，而最終消失時，他已解決了早課，而拽着腳步，向車廂內，自己的座位走去。他對盥洗室內的邋邇和污穢，很感噁心的頻感着眉。在盥洗室門外，本置有一水龍喉及水盤。此刻所見，龍喉的開控，早已被人擡去，水盤已露出破洞。在盤子內，盡見都是垃圾和痰液。一群螞蟻和蟑螂，在四處爬動。——列車讓橫劃進來的陽光照滿，部份人已把窗扉掩上。部份却迎向陽光，讓溫煦的光棘，把軀體照得暖暖熱熱的。

張權好不容易，才越過雜沓的人群，而回抵到座位上來。他的蹉跎步態，很使葉漢和阿蘭，同情和憐恤的，對他瞅望着。張權把窗扉拖下半截，讓

陽光只照亮下載。他微吐着氣，說：「那盥洗室，真令人反胃！——」他沒有續說，只是擺擺手勢。葉漢瞭解地，對他頷首，並說：「你是戰時受傷的，張權兄？」他用眼睛望向他的足踝。在車身顛顛中，他那腳踵上的傷勢仍然可見。張權微然頷首，語氣輕淡的說：「在集中營搞出來的。日本軍人要我們在秘密基地幹活，却遇到了天災，地震！把我們嚇壞了。在倉惶逃生的時候，我駕着裝甲車。車子翻覆，我受了創傷，就把右腳搞成這樣！——」張權一口氣，把他的事故，對葉漢說了。葉漢聳着眉，苦澀的聳着眉。他無意間，溜向阿蘭一眼，只見她發呆地，靜聽着張權的說話。孩子抱着五彩的玩具狗，竟然讓單調的車聲，驅入恬然的夢境中。

列車的方向，顯然已改轉了地球經緯道。在張權說話的時候，陽光的位置，已移向另一方。陽光斜照進窗戶。把在半瞌睡中的印度婦人擾醒了。她嘴裡嘀咕了幾句，眉線收攝，眼神惶惶地，連忙把窗扉掩上。車廂內一時晦暗起來。其他大部份人亦然。他們都卸下窗扉，全車變成黯淡無色。有人在乾咳嗽，也有人喃喃的自語。大概已有人準備下車了。在列車笛鳴和哨聲不休中，早晨後的第一站鐸，就在前路不遠了。有一個列車工役打扮的人，正在列車廂位上巡視。他不住的叨唸站名，並且幫助一個印度女子，把她的包裹，自車頂架上卸下來。工役是一個印度人，說的印度話聲調鏗鏘。印度女子不住的，對他頻聲道謝。

葉漢又一次走進盥洗室，並且走了回來。這時候，列車又讓人們推開了窗扉。陽光讓遠近不迭的山巒擋住了。列車已進入一叢膠林中。連綿無盡的膠樹，畢直有序的延向地平線外。車內人已可見到，一群群的膠工，正踏着腳踏車，在曲折羊腸的山路上馳騁。張權正對阿蘭說：「我三年多前離開家鄉，阿爸仍健在的。還有一個妹妹，叫玉嬋！——」葉漢剛好回坐到座位上，他說：「你說過還沒有成親，總應該會有個，相知的女友吧！張權。」他問得有點突兀和率直，使張權臉上，煞紅着，嘴上囁嚅的，不知應如何回答。他瞥眼間，只見到阿蘭，用傾注的眼光，對他凝望着。他們之間，恍似有一種微妙的感情交流。他們好像有許多話，都默默相訴着。但二人却說話不多，只是互瞅着，把語言化成目光，讓對方完全瞭解和接受過去。

列車笛鳴和哨聲，在空間迴蕩不休。列車工役，又從車廂外游步進來。他在叨唸站名的時候，也逐一的檢視衆人的車票。人們已翻動自己的行囊，有人顯然已準備落站了。張權在這段時間內，又把自己的處境，對葉漢說了。他最後，稍為嘆了一口氣，說：「一個女子，可能等一個杳然無踪的男人，一等就等三年多呢？——」他幾乎毫無信心的，把

腦袋搖晃成博浪鼓。——車內岑寂的氣氛，和車內喧嘩的風吼，形成強烈對比。車外已落在一月伐木場內。沿着路面，都是各式巨型樹桐堆聳着。機器把木桐鋸得塵屑飛揚。

女子環抱着孩子，把臉貼在他嫩滑的頸背內。她顯然被張權的遭遇吸引了。她由之聯想到自己的身世。自從丈夫在戰時，讓日本軍人誤當謀匪，而橫遭命殞之後，在戰爭的最後一年。他們捱盡了苦楚，眼看和平的曙光，正在黑夜的盡頭冒出。她的年邁母親，和她共嘗甘苦多年，却在勝利的呼聲隱隱傳來時，溢然而逝了。而她落得和一個遺腹子，離開殘破的家園，遠赴南城投親去了。她的一個叔父，在該地設有一家洗衣店。雖然音訊斷絕多年，但她被逼投親，相信仍能被親戚接納和諒解！

她越想到人情冷暖這回事，內心一陣寒噤，而忍不住輕喟一口氣。她的嘆氣，却讓張權和葉漢，同時注意到了。兩個男人很有想像力的，彼此很有意味的，互相瞅望一眼。張權仍未開腔，檢票的印度人，已站立在他們面前。他滿臉黝黑，只露出一雙瞳仁和雪齒在閃亮。他對張權的票據，很有興味的審視一下，說：「你是英軍復元部隊，發給的免費車証，先生！——」他有點好奇的，對張權流盼着。「一個中國人！——」他沉吟地說。

「我是戰時的捕虜，從泰緬邊境遣回來的！」張權用流利的馬來話解釋着。他說話的聲調很低，但旁邊的前後座，顯然已聽清楚了她的說話。人們對「捕虜」這件事，很感驚奇和意外。大家都用關注的眼光，對他瞅望着。一個中國人清清喉嚨，說：「被日本軍人抓了去！天呵，這是多麼可怕的事！」他的說話，夾着頻仍的嘖嘖聲。不知前座或後座的人說：「我有幾個親屬，被抓去當工役，一直三年多，沒有半點訊息！——」這時候，大家是聽清楚了，一個中國婦人，在嗚咽的聲氣中，細細碎碎的說：「我的兒子呵，就是讓日本人抓了去，一直沒有回來過！——」這紛沓的議論聲，使張權、葉漢、女子阿蘭，都鉄青着臉。各人讓沉重的心事，壓抑得無精打采。列車在開入市鎮前，又是笛鳴和哨響。窗外可見一壻菓園和菜畦，在被戰火蹂躪後，只剩得一片狼藉的焦土。

印度人把車票都檢視了，才對張權說：「泰緬邊境？那裡聽說築造一條橫貫鐵路，死了不少人！——」他饒有常識的說，「是不是，那裡真的死了不少人？」他略為佝腰，向滿臉風塵的張權打量着。「咳，那是——」張權發覺，車上過半的人，都把目光集中在自己身上。他感到有點難堪，心裡覺得印度人未免嘴碎，但自己又不能不說。他掠過眼光，望了葉漢和阿蘭一眼，遂平和的說：「那鐵路營我是到過的。也見過好多人，被山林瘴氣和虫蛇

瘡疾搞死了！我是一個幸運兒，總算苟全性命而回！——」張權努力使自己不致衝動，說話聽起來，好像在敘述一件稀鬆平常的事。衆人在滔滔絮議中，張權看到阿蘭，緊繃的臉上，泛着青紫色。她一時使力把孩子環抱過緊。孩子在夢中稍為搖動一下。他手裡原抓住的玩具狗，「撲」一聲攆在地上。她臉上有點靦腆，正欲伸手掇拾，葉漢已及時的把玩具拾起遞給她。她一臉感激和慚愧的澀笑着。

張權早已露出，不願意再談舊事的表情。可是，印度人在移步而去前，還對他說：「我們在報紙上閱讀到，那條鐵路，被人惡稱為死亡鐵路。那裡，埋葬了上千的俘虜群。幾乎被遣送去的人，很少有活着回來的！——」印度人說着，已引起旁人的絮議。但大家都聽不清楚，那說的是什麼。只知道有人，在傳遞着「死亡鐵路」的新聞。根據戰時記者的多方探索，「死亡鐵路」犧牲的盟國戰虜及平民捕虜，人數當在萬員以上。有些秘密情報，還自日軍投降後，向盟軍無意中洩露的。日軍說起，在泰緬各戰區的集中營，曾經有謠言傳誦，有一種屬於極端秘密的化學戰研究，在各營地裡秘密進行着。有一份報告說，日軍違反國際戰爭法，把活生生的人體，進行各種毒菌注射，觀察人類的本能反抗，而議定新的化學戰爭方案。這件事，在戰後，即受盟軍的科研人員，密切追究和查勘中。

車內人正熾烈的交談中，列車已轉入鄉鎮，而放緩速度，在一片小型的月台上停下來。人們在中止談話後，即行各自攜帶行李，向月台上走去。印度人轉身外走時，對張權揮了揮手，說：「歡迎你平安歸來，先生！」他說完，即和幾個下車的搭客，一起擠擁着向出口處走去。

「那麼可怕的新聞，為什麼我不曾聽到過？——」葉漢翹首向窗外的月台望了望，才說，「我是指，那樁日本軍人，把活人注射毒菌的消息！」他向張權凝望着。「我所知也有限。在集中營裡，我聽到過，有人約莫的說過這回事。好像有一個英國神父，也提到過這回事！——」張權提起柯利華神父，也聯想起英國情報署的文官威廉士。但是，彷彿這些人和這些事，都離他很遠了。好像過去一切，都毫不真實的，在他的腦海裡浮沉不定。

「日本人要幹出這種事，也不是稀奇的。他們這冷血的一群！——」葉漢切齒的說着，連臉頰上的濃髯，都異常的蠕動不休。張權沒有則聲，却注意到阿蘭毫無光采的眼睛。她頻頻的搖動鼻準，像在忍受一種欲哭的衝動。但最終她沒有哭，只在回憶着她的命運，並輕輕地呵着氣，把孩子和他的玩具狗，一併的攥得緊緊。

月台讓朝陽，晒得一地泛着金光。月台左近，有一排髹着紅漆的水桶，很整齊的排列在木架上。

辦事處小小的窗戶，可以見到月台員工，在進出的忙碌着。月台的出口處，推擠着一群人。人們提着大小行李，向月台外的石階走去。幾個中國人拽着人力車，在向搭客們兜生意。陽光泛濫中，張權見到，車窗外幾個藍衫的乞丐，在沿着窗洞，向人們乞討。他們都是小童居多，成人也有，當中還可見到一個女性。那女子一臉污垢，穿着褪色花衫褲，向每一個人說好話討錢。她站在張權的面前，一臉污穢中，亮着兩只包蘊着晶光的眼珠。她只是抿着嘴，一言不發，向張權及葉漢，呆定的凝望着。她不過三十未到的女子，却讓過早的衰老，折磨成一種龍鍾態。她伸出乾癟無血的手掌，向二人擺動一下，說話不像說話的，兩片嘴唇像蟬翼似的翕動。張權在她未開腔說話時，已自衣袋內，掏出一元紙幣，揣在她的手板上。葉漢則抓起了幾只銀角，悉數的向她手心上揣去。葉漢帶着憐惜的口氣，說：「同是天涯淪落人！——」他不知道自己是否說對，也不知道女子是否聽懂，只是咧着嘴，作一個饒有意味的表情。

張權垂着眼臉，作一個會心的微笑。對葉漢望了望，又把眼光掠向阿蘭和她熟睡的孩子。只見阿蘭漲紅着臉，對兩個男人游顧一眼，旋即望向窗外喧嚷不休的人群。幾個馬來婦女，正雙手捧着一只竹簍，向車內人兜售她們的菓餅。另一個則兜售着飯菜。一個則提着水壺，沿售着滾熱的咖啡。幾個搭客，正在掏着腰包，把叮噹作響的銀幣，向小販們的手心送去。那個好心的印度婦人，掏錢買了兩杯咖啡。她把一杯遞給阿蘭，後者滿臉過意不去的。晃擺着手，最終還是把咖啡杯接過，並垂着眉頭啜飲着。

這裡的張權和葉漢，正讓乞丐們騷擾得，很感為難的豎尖着眉。張權在喉膈裡，哦嘆一聲後說：「這麼多，葉漢兄！——」他覷望着葉漢，宛似求助似的表情艱澀。一群小童乞丐，紛紛把手，自窗外伸進張權和葉漢的面上來。幾個滿臉油汗，牙齒剝落的小童，全都說着馬來話：「先生，請賞錢，我還沒有吃飯哦！——」看仔細了，其中中國籍和馬來印度籍的都有。一個臉上帶點清俊的，看清楚原來是個女的。她伸出瘦小的手，眼光露出哀惑的，對張權說：「先生，請賞錢！」她說的竟是純正的馬來話。

在衆小童的乞討下，張權和葉漢，幾乎都把袋囊中，所有的銀幣，都分配清光了。列車前端，響起了一聲嘶鳴。一個胖敦的月台職員，正在揮着手勢，驅逐着群聚在窗沿，向車內人乞討的小童。他是中國人，皮膚黯淡得像馬來人。他用馬來話頻仍的說：「快走，快走！列車要開行了！——」他圓胖的身軀，讓毫不稱身的制服緊箍着，使他看來宛

似馬戲班常見的五彩小丑。他的動作欠靈便，竟引致了小童們，在愁慘的際遇中，泛出一瞥極為難得的笑意。大人和小童鬧在一起，列車隨着笛聲和哨響，車身終於緩緩地向前游動。車窗外的小童笑聲猶縈繞於耳，車外的景緻，已驟然大變。在月台遠遠去後，放眼所見，無不是戰後凋零的荒蕪景象。一座鄉鎮不像鄉鎮的遠景，在寂寞歸客的心中，更益添加惆悵和迷惘。人人飽經戰難之後，復見到和平景象，竟又是如此殘破和衰蔽。各人鬱鬱結結的心情，在早晨陽光肆照下，也久久不能舒解。車內人在低頭進食或啜飲，但心情一直無法開朗。

「真可憐！——」葉漢吃完了一包飯菜，把雙手在絹帕上揩拭。張權幻影似的，想起那女子蒼白的臉，和失血孱弱的手。以及那群小童的哀哀乞求：「先生，請賞錢！——」他心頭有種悸痛，但又無奈的，把半剩的飯菜，覷望了幾眼之後，才強打起食慾，發狠的把它啃盡。在他們平線位，坐着的亞蘭，正用一種關切的眼光望向他。她一直沒有則聲，但張權顯然感覺到她目光。他略為扭頸脖望向她。二人有如電波的交流，彼此的心房都躍跳着。車外如馳騁的膠林，看來活像和列車競跑着。千縷萬縷的樹幹，在窗內如銀幕的框框內，不住的頻仍放映。張權宛如面對一種流變不息的幻景，心頭兀突間使額角沁汗。

車廂內人衆，終因一群搭客下站，而顯得疏落和空虛得多了。在車頂架上，原先蜷睡着的人，已找到了各自適意的座位。過道上的搭客，部份已下站而去，部份已坐據在座位上。行李包裹，仍然阻塞着通道，但人們走過也沒有多大碍難。幾個馬來男女，甚至在座位上，攤開厚皮表的可蘭經，在默默的誦唸着。一個中國人則在手覆聖經默禱。車聲越來越平穩，窗外所見，是一草葉青青的平原。

張權打破噤默，問向眼皮在翻掀，眼光略顯疲滯的葉漢，說：「你離家，已有三年多了，葉漢兄？——」他問着話，眼睛却望去遼遠草原的窗外。「嗯。不是早對你說過了嗎？從戰發那一天起，我就訣別了妻子兒子！——」他像努力在追思着往事，臉上肌肉繃扣得嚴緊的。「怎麼，你又會離開西城呢？你不是做小商營生嗎？」張權問着，隨着頻密的車聲，他不得不把聲量提高一點。車內人各自在絮談着，沒有人理會別人的談話。阿蘭雖然和印度婦女，在閒敘家常，但她顯然注意到張權的說話。她不免關注的，抬眼對兩人啣望半瞬。孩子這時候，却轉醒踢動着腳。阿蘭正忙着為孩子揩汗和擤鼻子。

「戰發的那一年，是年終臘月吧，我好像都快記不清了！——」葉漢稍為移動一下坐姿，說：「總之，我戰發前，是做布料買賣的。在本地區，我

周圍都有一些顧客。生意也做得平穩！——」他說到這裡，兀自舒了一口暖氣。「你剛好在那時候，離開西城。葉漢兄！」張權表示明白的說。「我離開西城，到隣近地區，去商洽生意和造訪親友。我跑遍了本地區的所有城鎮！」葉漢說着，加點得意的，拍撫一下自己的腿脛，說：「我開着自己的德國轎車，穿城越鎮的，在這地區徜徉着！——」他用手指戟向窗外的遙遙河山。在雲盡處，已閃着電光，一種山雨欲來的蕭瑟感，已使車內人微感不安。一個馬來人甫自盥洗室轉身出來，即說：「是要下雨囉，嘎！——」他不知是在問誰。但車內人衆，已隨着陽光的收斂，淡淡的清風送來，大家已感到天氣的驟變。列車冒着寒風，發動地嗚鳴不休。在山坳上，一群烏鴉繞着密林飛聳。

葉漢轉動一下坐姿，讓自己雙足，稍為置於舒適的位置。他說：「你知道囉，戰發前，交通設施是多糟糕的！我在東區，就風聞到日軍越洋登陸的消息。當時風聲鶴唳，人心惶惶，有好多消息，根本就是訛誤不可信的！——」他比劃着手勢說。張權默不作聲。阿蘭抱着孩子，向盥洗室走去。車廂震盪得厲害，她步姿上有点浮晃的，抱着孩子幾經困難，才走進了盥洗室的裡間。張權呆定的看着她的背影。這時候，他才看清楚，她著了一襲藏青色的唐衫褲。是傳統的鄉婦打扮，但她線條均勻的身材，使她看起來滿是窈窕成熟。一種純然女性的誘惑力，讓張權和葉漢兩個男人，都赧紅着臉，彼此不尷不尬的，趁空覷望一眼。還是葉漢先說：「一個可憐的女子！——」他唇皮翕動，像說不說的，沒有把話續下去。張權讓氣氛和緩下來似的，擺晃腦勺，說：「我對她，一點也不瞭解！——」葉漢肯定地說：「不妨向她探詢一下。一定會是一個血淚交織的故事！」他說着的同時，阿蘭已抱持着孩子，越過堆積路面的行李箱籠，而回坐到椅子上。她娟秀的臉龐，和柳絮的眉梢，兩眼斜斜吊起，把她蒼鬱中偶露的嫵媚，瞥眼間表露無遺。她雖然披着親孝，但淡淡的紅唇，仍倔強的湧出她的青春，和她無碍的女性柔情！——她絕不超過三十歲。那如花綻的歲月和年華！

兩個男人顯然在想着，她的年齡和身世。這其中將包含多少的坎坷和沮喪。女人的悲劇，如果是發生在三十歲以前，那麼，那種可歌可泣的境遇，一定使聽到和看到的人，感到魂銷和落魄的！——兩個男人齊舒了口氣，兩人都沒有說話，但二人都把，滿含着意味的眼光，向阿蘭和她的孩子望去。阿蘭好像感覺到，那種眼光中，帶着幾許的垂詢和疑竇。她又不能解釋什麼，只好把眼臉垂下，望着刨出貝齒，在咬嚼着玩具狗的孩子。三人間難堪的寂穆，最終讓張權有意的敲碎了。他說：「葉漢兄

，你今回返轉西城，有什麼鴻圖大計嗎？」張權問着，也藉此機會，把目光從阿蘭身上，移向陽光淡晦的窗外。葉漢亦然。他望着車頂的燈火。雖然晝日時分，燈光仍然晃照着。他半嘆氣半憂悵的說：「如果我的妻子和兒子都在，我當然還是營商。只怕歲月太長，許多人和許多事，都不如原來的完美了！——」他最後的話，幾乎是帶着悲感的語調說的。張權其實也讓同樣的思緒困擾着。他想起阿爸阿妹，和他的美嬌！一切都太不可捉摸了！一切都隨着歲月的淡薄而依稀難辨了！——張權像鉛鐵似的臉容，讓葉漢看到了。他領首並撫慰似的說：「我很瞭解你，張權兄！」他說着，佝腰自座墊下，拽出他隨身的皮篋。拉開一道縫線，即抽出一包煙捲，對張權說：「真是一日不可無此君！——」張權和他一道，二人都吐着煙息。葉漢還是讚美說：「美國香煙，不同凡響！」張權沒有則聲的彈着煙灰。列車內，斜對面的座位上，坐了一個銅褐色肌膚，臉頰尖長，兩只眼睛透着蔚藍光采的錫蘭男子，正舔了舔唇，在貪婪的，望向張權葉漢在吐露煙息。他喉核在搖動，臉龐上露出討好似的微笑。他雖然不說話，但二人已很瞭解的，對他側着腦勺，微笑一下。葉漢已在煙包裡，抽出三支煙捲遞給他。錫蘭男子雙手捧着煙卷，臉上泛着無以言陳的感激。他不住的說馬來話「謝謝！」葉漢則好意的爲他燃上火，用馬來話對他說：「不必客氣！」

列車掠過了幾座疏落的鄉村。人們爭相在山路上的奔馳。幾個馬來人印度人，在驅逐着牛群羊群，向村內的畜寮走去。婦女及小孩們，則忙着收拾涼掛的衣裳和雜品。狗群吠向灰濛的天空。一重電光掠過，接着是雷鳴。細細絮絮的雨點，像洒豆似的，敲得屋脊「噼啪」響。——列車的頂脊，也如樂音似的，起了一陣富節奏的響動。人們像遇到了意外，相互瞪望了半瞬。幾個馬來人，在喁喁的細說着：「是雨季對不對，近來的雨量特別多！——」也有一個馬來人，在說起西城，不久以前，曾經有過一次的天災橫禍。日本軍人在一次剿襲抗日份子中，把鄉鎮的周圍，都重重的圍困了。爲了不讓抗日份子逸逃，日軍埋了大量的地雷和隱藏炮彈。在一天夜裡，風雨交襲得厲害。天上滔滔淫雨中，日軍竟然開動攻擊，把所有地雷和炮彈，都引爆了。震蕩的聲音，把周遭數公里的人衆，都驚嚇住了。人們張惶失措中，正要向隣近打聽消息，却讓一重嘩響不休的潮水淹沒了。房舍很快就遭到沒頂，家具和牲畜，亦讓潮水淹沒過半。人們在生死茫茫的時候，才互相傳告，日軍漏夜把城外的水壩炸毀了。日軍自己也肇了禍，把鄰近的日軍營寨浸沒了。日兵死傷無數。但平民傷亡更重。有人在黑夜中，伏在水勢汹涌的屋脊上樹樑上，看到翻沉在水溝中

的人群，有些活着的，抓着一一些浮木或家具，隨着波而流。另一些已奄奄一息的，則在黑暗中高叫幾句，隨着撲臉而來的涼水，人只向虛空爬抓幾下，就淹在急喘如流的水底。那些事後逃生的人，還繪聲繪影的說道，日兵們被缺堤的水壩，淹沒了多座營寨。許多不及逃生的日兵，事後被發現陳屍在荒野。日軍最高當局，對肇造此禍的日軍將領，採取了嚴懲手段。幾個高級將領，被撤離戰區，而到南荒的遠地，專事督察開墾的任務。——在戰事結束之後，傳聞此批將領嘩變。他們篤信皇軍不可侮論。他們虔奉，皇軍不受降辱的圭臬。他們情願退隱在山林，繼續爲「大東亞共榮圈」而戰。因此，在和平的鐘聲響徹雲霄時，在本戰區的遼遠叢林，另有一小簇戰火在燃燒。那些負隅頑抗的日軍遺孽，偶然不時出現在報章上，讓人們想到大和的戰神，仍不時的在人間閃匿出現。

——張權放下舊報紙，讓葉漢把上面的報導，細讀一次。葉漢把報紙讀完，然後送還給前座的馬來人。馬來人折疊着報紙，仍然絮絮地，向他隣座的同胞，敘說着戰時的慘紀。他在西城羈留過一段時間，提起往事，不免令張權葉漢惻然。他們經歷了最慘酷的戰亂，飽嘗了人間悲苦。但他們不忍聞故鄉的悲劇，那比剝他們的心猶要痛苦！他們情願背負世間的一切愁慘，只要故鄉舊人少受一點磨難即可！他們一直噤聲不語，沒有向馬來人打聽西城的實況。他們不欲在悲懷上，再加上一點點兒的負擔。但他們只向馬來人借來舊報紙。從那裡，他們知道日軍的遺孽，仍然在張牙舞爪的撩動。他們自然也知悉，日本本土在捱了兩顆原子彈之後，廣島和長崎兩個城市，統共死了十五萬人衆。這幾乎動搖了日本國本，所以日皇在倉猝間，向全世界宣降。並且勸告各地日軍，自行放下武器！

——葉漢一直半瞋眼的，在思念着家中妻兒。列車泡在淫雨中，雨點如打擊樂器的，頻敲着車頂的鉄皮。那聲音如不是使人麻木而進入催眠，就是使人煩躁和恐懼。神經敏感的人，只有不住的捏搓着手，半喃呢的自語。有人把頭顱伸向車窗外，讓風雨好好的洗濯自己的頭腦。沒有一個人，望着窗外，那如煙瀰漫的雨霧，幾乎十丈以外，都看不清景物輪廓，不感到由心溢漲起來的懼意。印度婦人連忙把臉龐埋在頭紗裡，只讓一對眼睛在左右陵望。阿蘭自包篋裡，抽出一條軟睡袍，披在孩子身上。孩子漲紅着臉頰，很不情願的揚腿踢動着。阿蘭露出微慍的表情，對他指指點點的絮叨着。不知過了多少時候，雨勢如傾盆似的，嘩啦而下。有人半拖拽下窗扉，把身軀微縮向車內，有人則耽於欣賞，窗外沉沉的雨景。在遠處的林木，只依稀可辨其形。近處的河水，則如萬馬奔騰般激起的水花，如

鍊的撲向車道周沿。雨聲伴着雷鳴，使人如墮可怖的夢魘中。車內人，有些胆怯的，則兩手捂着耳孔。有些則全拽下窗扉，不敢再就望窗外如蛟龍戲水的雨景！

列車在前端，嘩聲地響鳴不休。夾雜着讓雨聲掩得似有還無的哨聲。人們除了認為，前路出現站鐸外，其餘的人，因熟稔此地的路線，知道根本前面就沒有任何站鐸。列車鳴響和哨聲，似乎在暗示着一種意外。人人不免騷議起來。好像誰在肯定的說：「是不是出了意外？這笛聲和哨聲，好像有點不平常！——」經過一個人的提示，大家都恍然而醒似的，在比手劃腳的說着話。一個印度人說：「這樣翻天覆地的下雨，難保不出意外嘛！——」他的話猶未說完，車底上傳來轟隆之聲。機器相軋得使人牙齦發癢。不知又是誰在說：「列車震動得厲害！——」隨着他的話，車身果然搖晃起來。配着車外的鞭炮似的雨聲，那種天搖地動的感覺，使全車人，都失聲的呼喊出來。張權和葉漢臉險相覷，二人同時迸出聲來，說：「糟糕！——」和他倆人同樣說「糟糕」的人，也不知有凡幾。列車像人患着寒瘧，身子不歇搖動，車內的人東歪西倒，有些甚至打碎了物事，有些則怨懣不已的，在說什麼「該死的列車，是出了什麼事故嘛！——」人們在驚惶訾議的時候，張權看到阿蘭，正在尙身，拾掇自己掉在地上的手包，他正欲上前為她拾起，葉漢已先他把手包拾放在阿蘭手裡。阿蘭臉上感激熱切的，對兩個男人，再說一次「謝謝！」她在手袋裡，掏出了一瓶葯油似的，在孩子的鼻腔外敷抹。自己也在太陽穴和鼻腔外，敷抹少許。車廂內外，除了沸騰的人聲，就是分不清是風吼的響動。人們在絮議的同時，側着着腦勺，把耳朵放在列車的哨聲上。人們在揣測着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故！

列車終於減速，而全然的停止下來。車內正在驚異不已時，忽見一個穿著鐵道制服的馬來人，匆匆地自前端車廂走來。他一邊走，嘴上不住咕咕着什麼。人們紛紛向他探詢究竟，只見他沒有好脾氣地，擺晃着手勢，說：「列車不能通行囉，雨下得這樣大！——」他猶沒說完，已有人交迭的向他追問：「是什麼原故嘛，是不是車機被大雨沖壞了！——」「不可能嘛！——」又是誰在置喙說。馬來人快步向車後的廂位走去。他身上的鐵道制服，已淋了半濕濡。他帶點懊惱的說：「雨水漫過了鐵軌。列車暫停通行了！」他說完最後一句，像一陣風似的，人已消失在半幽半明的過道後。

張權微微嘆息，並感眉說：「這場雨，肯定又是一場災難！」他說着葉漢不太瞭然的話，因為他想到「魔鬼山」那一場浩劫。他在那一場天崩地裂的自然奇災中，把自己的一只腿砸傷了。如今他也

因此而變成一個瘸子！——葉漢對他很不明瞭的眺望一眼。嘴上「嘖」嘆了一聲，隨即和眾人一樣，紛紛把頭顱伸向窗外。在遠處和近處，都是泛濫成災的水波。在鐵軌的周沿，汪汪地傾滿雨水。山坡上下，都讓水流沖瀉了泥穢。一堆一簇的泥塊和沙礫，都把鐵軌半掩沒了。列車的輪軸，部份已告癱瘓。排氣筒在噴着煙氣，宛似着涼的人。在鼻癢時，頻頻打着噴嚏。天上和人間，像經歷着最悲慘的命運。在一古腦兒的，把所有的哭聲喊盡，所有的眼淚流乾！

人們終於弄清楚了事故。一個馬來人和印度人，先後從車前端觀察歸來。二人異口同聲的說：「水勢猛漲哦，把鐵路都浸沒了！——」接着，回來的人也益多，他們表情沮喪，口氣裡帶着嘆息說：

「恐怕要耽擱好久呵，列車根本不能涉水而過！——」眾人都說着同樣的話。一個印度人，甚至冒雨走出車外。他踢動着滔滔的水花，讓全身都淋得透濕。他迎着漫天的雨水，張着臂幹，一副豪邁無畏的神情，在咧開口腔，痛飲着冰涼的雨水。天上雷電交加，山林裡的風嘯，紛沓傳來。印度人作了一個野人的吼叫，自得其樂的手舞足蹈。可是，車廂內的人，竟沒有一個人欣賞他的。有誰在不屑的，撇着嘴巴說：「一個瘋子嘛！——」一個中國人，甚至皺尖着眉梢，很不愉快的說：「幹什麼嘛，這個印度人！」

張權和葉漢、阿蘭，三個人在列車販賣員的手裡，買到了三碗稀粥和一瓶汽水。他們進食的時候，發覺那印度婦人，在車窗沿，小心虔誠的燃亮了一柱清香。她埋在頭紗內的臉龐，只露出兩只眼睛和鼻準。但身畔的人，却清楚的，聽聞她喃沉的禱語。她伸手合掌，在禱告時兩掌竟微然的抖動。車窗外風雨如晦，涼風撲面而來。而柱香的亮火，却頑強的發出一點星花。印度婦人全情在禱告中，她根本不在意旁人的好奇。她喃呢地，好像在對一個人在說話。但身畔的人，沒有誰聽清楚印度話。張權對葉漢聳聳肩，表示不明白她說的是什麼。葉漢望向阿蘭，却發現她放下手上的稀粥，神情如夢遊似的恍惚。她機械式的動作，在替孩子餵食。但目光却無比的呆滯和黯淡。她沒有則聲，只是瞟望一眼，那窗沿上的裊裊清香，又瞟望了印度婦人一眼，嘴唇哆嗦，欲言又止的，最終嘆了口氣，垂下面龐，望向着那天真頑皮，不住向她翻眼睛的孩子。她到最後，也住了手飼食孩子。好像隨着印度婦人的唸禱，而越掉越深的沉沒在往事依裡。

兩個男人不願驚擾這兩個異國女性。他們只是草草的把稀粥吃完，乘着販賣員經過時，張權和葉漢，分別買了幾包煙捲。都是本地加工的粗製品。

張權沒有嫌棄的，管自燃了一支，在無聊中望向滲滲不絕的雨天。葉漢則有不滿的說：「這是冒牌貨嘛，張權兄！」張權頗有不解的，對他投以反詢的眼光。葉漢手晃着煙捲，說：「這香煙！——」可是，說着他却猛力地吸吮着。車廂內一時充滿煙氣的氳氳。張權沒有答理他，只是用眼睛瞅望着兩個異國女性。印度婦人終於把整副臉，讓麻密的頭紗罩住。她的雙肩巍然顫動，顯然那是強抑住的黯啞哭聲。阿蘭則呆定的，望向那燃燒半柱的清香。窗外細碎的雨花，一直沒曾把香火潑熄。張權和葉漢，看到阿蘭眼內噙着淚花。但二人又不便言語的，只好悶悶的吐着煙氣，葉漢說：「張權兄，你知道嗎？我的兒子，今年已足五歲了！——」他忽然提到家裡的事，張權也順遂問起他，「葉漢兄，你這幾年，一直在泰越國境渡過的嗎？」張權問着的同時，忽忽地想念起許多人許多事！在泰緬邊境這幾年，他遇到各式各樣的異國人，但奇怪的是，他一直不曾遇到過一個越南人。聽說日軍強渡越境時，曾有少數的越南抗日軍，對日軍展開連迭的騷擾，但被虜捕的越南人，則絕無僅有的羈押在國外。張權不免納悶，對葉漢忽然興起了諮詢的念頭。不料葉漢搖頭攤手說：「我在越南勾留個一段時間，也走落泰國北端地區，做一點小小的土產買賣。但我不曾見過，日本軍人屠殺越南國民的事。倒是泰國人受虐待聽說過一些，但我沒有目睹！——」他滔滔地說，「自然，我一向憎惡日本人。他們那種狹隘的民族胸襟，和中國人的泱泱大度，相距得太遠了。我一直對日本人沒有好感！」葉漢一邊肆意的噴着煙絲，一邊斬釘截鐵的說。

張權半閉眼的頷首，表示同意葉漢的說話。只是電光火石間，他想起高橋上士、松下少佐等的日軍形象。也想起那群，和他相知一場的同胞和異國人。想到這裡，他忽然內心有種撞痛的感覺。他想起英國野戰隊炮手卡爾，在囑托他留下一雙中國女子餽贈的珍貴紀念品——一雙精工綉花鞋。可是，自己輾轉陡途，竟然在倉惶離開東城時，在忙亂中遺失了！這是他對亡故的異國朋友的一大遺憾。他本想如果能夠，他多願意把它，專誠送返餽贈人的手裡，以了却這一段亂世情篤的悲劇！至少，也讓餽贈人知悉，在水深火熱的苦難生涯中，至少還有一顆真摯熱烈的心在祈盼她！——張權想到這裡，內心溢起一種對自己的厭惡。他擲擲腦壳，自己對自己「嘖」嘆一聲。隨之下意識地，把猶剩半截的煙捲，強力的用手指彈向風雨交融的窗外。葉漢這時候說：「她在祈念什麼人？嘎！——」張權不明所以的，以為他問向的是自己，眼光帶着狐疑的望向葉漢，後者聳聳肩，用眼睛望向阿蘭。張權這才清楚，原來他衝着阿蘭，問印度婦人在祭奠什麼人

。阿蘭把孩子摟得緊緊的，說：「她在遙祭她的亡夫！——」她的語音幽沉的，掩不住自己的悲愴。她沒有再說，只是垂下面龐，在翻喘着氣，強持着不讓自己淌出眼淚來。只不過是瞬刻間的事，張權和葉漢，馬上聯想到了這事情的究竟！阿蘭摟近着孩子，一臉愁思和她眼內，欲掉不掉的眼淚，就告訴了他們。這個女子背負着坎坷的命運，和沉重的感情包袱！誰在亂世中，不輕易遇到許多家破，許多人亡的故事呢？這個女子，帶着一個單獨的孩子，帶着簡單的行囊，走上雜沓而寂寞的旅途，這不都告訴別人，在她的背景後，是一幅戰亂和殘闕後的劫後餘生嗎？也許她除了自己和孩子，她已經蹈越過戰火，而一無所剩了！

山叢外點滴不休的雨花，順着虎虎有聲的風勢，把雨絲如敲擊樂的，時輕時重地撻打着列車的周沿。車廂內的人，半數如被催眠似的，在半掀眼皮，嘴腔撬開，讓涎沫順着嘴角往下淌。半數則在埋怨天氣惡劣。彼此在預測着氣候的轉化。有人正肯定天氣好轉時，却聞霹靂一聲，一陣雷轟下，山搖嶽動的，雨勢來得更濃更密。——張權和葉漢，悶悶地吮煙並吐着輕忽的煙氣。也不知道二人在想什麼，只聽到二人，不時煩躁的「嘖」嘆着。張權偶然游目向阿蘭望去。後者也緊畏着孩子的同時，眼光如流電的和張權碰上了。二人驟然間，一種異性共有的奇妙感覺，在風風雨雨的嘶鳴下，忽然迸發出火花來。這使到二人都措手不及。二人都像背負芒棘，感到渾身燥熱不安。二人都急喘着氣，幾經掙扎才讓自己平穩住情緒。

這無言的一幕，都讓半閉眼，佯作歇憇的葉漢看在眼里。他只是微微泛起笑意，對張權和阿蘭，二人滿含意味的眺望一眼。遂輕聲的、故意咳嗽了一下，說：「真是天涯淪落人，同是！——」他調侃的，把話顛倒着說。他的言外弦音，很使張權尷尬和難堪，嘴上又不能說。只是漲紅着臉，把眼光胡亂的投向雨架矇矓的野外。在漫水的草叢中，一對驚鷺似的水鳥，在互相追逐和嬉戲。涼風撲擊而來，也不能溶化阿蘭臉頰上的躁熱。

眾人等等不覺過了晌午。雨勢稍為收斂之後，才見到幾個馬來人印度人，身著鐵道制服的，手上抬揷着各式鉗器或撬子，在風雨淋漓中，向癱廢不靈的輪軸，進行修膳和調整。馬來人在車枕上，掄起鐵鎚在進行修理。幾個印度人，不住的說着話，也不住的揮動撬子，把車軌上的石塊和雜草除去。風雨雖然收歇許多，但涼風颯颯，使人有砭骨的寒意。馬來人印度人，相競放下手上的器物，用嘴湊着手心，頻頻呵氣並低聲埋怨着。列車的前端，車頭上的煙囪，已逐漸冒出煙息。由淡而濃的溢滿半

空。車前已有人發出歡呼聲，因為大家看清楚，隨着澇水的隱退，鐵軌和枕木，都漸然的凸露出來。人們興奮的，上下走落着。一群中國人沿着鐵道的碎石，踢着淺淡的水花，向車前看了究竟。然後，又爭相向車內人傳遞訊息。終於有人肯定了說：「列車快開行了。澇水已退却了！——」各色的人，說着各色的話。隨着馬來人印度人的竣工，他們把林總的鉗器或撬子，往車廂內搬運時，車前端已響起笛鳴和脆亮的哨聲。車身不期的痙攣搐動一下，車內人一時怔忡間，才驟醒似的，發覺窗外迷濛的兩景，在冉冉地移動。山巔上沉沉的雲氣內，已吐出一絲白光。太陽在雲層的圍困下，試圖突圍的，把鉛重的烏雲推擁得蠕蠕而動。

張權和葉漢，二人竟然同聲的說道：「真好呵，列車開動了！——」說着，二人失笑的相互眺望一眼。阿蘭讓孩子，飽覽着窗外的兩景。風景如跑馬燈般流轉，逗得孩子趣極而喊：「那是鳥，鳥！——」他嘟着嘴，十指戟指着溶溶細雨下的山丘。那裡有一群飛鳥，在窺高窺低地，掠過一泓澇水，而向杳濛不晴的遠空飛去。

列車「咔嚓、咔嚓」聲，給人們帶來無限的興奮。人們頡手慶幸中，列車已加速前進。車內的人，眺望窗外，仍可見到汪汪的流水，從天際的山巒上湧來。澇水滔滔地淹沒了畦地。所有的矮樹叢，只冒出了半截的樹幹，在細雨霏霏中，兀立在平坦如鏡的水面上。列車在淺水處疾行，激起的水花，如潛龍噴水般，水珠湧起半丈。引致車內人頓感奇觀。人人爭相把頭壳伸出窗外，迎着寒風，觀覽這難得一睹的景象。幾個中國人馬來人，嘴裡發着歡呼聲，並試圖伸手出外，把窗外的水珠，抓了一把為樂。

張權靠在坐墊上，心裡終於平穩了下來。列車陸續上路，這意味着故鄉的路近了。離家三年多，真的對故鄉的人和事，恍惚之間，像抓不隱的、記不牢的，一切都在矇矓間淡出淡入。他想起美嫦，眼梢間難免一瞥，望向那端莊抱持孩子，在遐想中微微感眉的阿蘭。她和美嫦有什麼異同？張權想到這裡，忽然感覺到自己荒誕。他責備自己，實在沒有資格，去評語這樣的兩個女子！自己憑什麼呢？——張權想到這裡，却讓葉漢清醒似的說道：「經過這一耽擱，我們至快，也要明日晨早才返抵家門！——」他說着，自衣袋裡掏出了一只手錶，看了看又復藏於衣袋，說：「我從不習慣戴手錶，嘿！——」他苦笑了一下。

張權沒有說話，却不住的望向窗外的遼遠流水。天雨已告收斂，大地上除了勁風的囂響，就是山林內群馬的聒鳴。山丘上有幾戶人家，但不見人影。偶然可見一座破舊的寺觀，也遠遠見到一條河灣

上，一葉扁舟在隨波而流，但不見人影，只感到似有人在船艙內，作孤獨的垂釣。——張權正看得入神，却聽到葉漢對阿蘭問說：「妳是到南城去的？阿蘭！——」張權回復頭來，却見阿蘭一臉愁情的，對葉漢訴說着：「孩子的爸，在戰發的第一年，就讓日本鬼子，說是涉嫌通敵，把情報輸運給盟軍，而逮捕落獄。在他被捕後的一星期，我們接到消息說，他被押送到泰緬的邊境作苦役——」她說着，聲音裡已然嗚咽了。但她却強抑了下來。她對兩個男人淒淒慘慘的一笑。她的話却讓張權打斷了，說：「泰緬邊境，真是湊巧哦！——」但阿蘭苦澀地一笑，說：「我其實情願他遺去做苦役，至少，他最終也有歸來之日！——」她說到此，已忍不住眼眶發潮。連迭的搖晃着腦勺，沒能把話說下去。孩子却不解的瞪視着母親。他吐着涎沫，有點驚懼的匍在母親胸脯上。

列車的檢票員，又一次驗查眾人的車票。一個印度搭客，不知何故與檢票員發生齟齬。人眾都把注意力，放在檢票員用馬來話，和印度人一來一往的爭執着。張權葉漢阿蘭，都沒有理會他們的爭執。阿蘭繼續把話說下去。但語調有點含混不清的，要讓人添加一點想像力，才致把她的意思聽清楚。她說：「傳來的消息並不確鑿。他並沒有遺送去做苦役，也沒有拘押起來。而是，被害死了！——」她慟痛地說，終於淌下熱淚。但她很迅捷地用手絹蘸乾淚水。她的話，雖然旁畔的印度婦人聽不懂，但她顯然已知悉阿蘭陳述的究竟。她把頭紗微然掀起，露出半截充滿同情和瞭解的臉龐。張權和葉漢，則心頭抑鬱的，在頻頻吐着煙霧。列車內外的機聲和人聲仍然嘈耳。

「淪陷區的事故，大概也不外如是！——」葉漢捏弄着煙捲說。張權則「嗯」應一聲，對阿蘭憐憫地投瞥一下眼光。「尊夫後來，終於讓妳尋覓到了，是不是？」葉漢又問。這次他問得有欠清楚。張權皺尖着眉，說：「我想，她，阿蘭，終於看到了，她被犧牲了的丈夫，是不是？」他說得清楚和截定，使葉漢不免愧疚的，連連領首，說：「我正是這個意思！——」他的臉龐，讓自己吐着的煙息掩沒着。阿蘭噓了一口氣，把孩子抱持得更然牢靠，才說：「他讓一群好心的隣友擯回來了。那簡直不像是他！全身都浴沫着血，肚腹被截了幾刀，頭顱被彈藥炸了半截。我只能從牙齒上，辨認出他的身份！——」阿蘭終於讓哭聲和淚水，盡情地發洩出來。她嚶嚶地哀鳴，使她身畔的印度婦人，嘆息中頻仍搖頭。張權則錐心的刺痛。他把煙捲彈出窗外，兩手緊抓住膝頭，在把痛楚和無奈，強力地自汹涌的心腔抑下。葉漢只是發呆的，望向前端的車廂。馬來檢票員和印度搭客的爭執，已告收斂。車

內只聞吱嘎的機輪聲。盥洗室傳來的腥臭味，仍然使人噁心。阿蘭最後說：「我最終只剩兒子和我母親。我們在樹膠園做了三年事，直到戰爭終結了，母親也故世了！——」不知何故，孩子在這時候，也兀地嘶哭起來。他不住踢着腳，把手持的玩具狗，近乎虐待狂似的扭擰着。張權和葉漢，有點不明所以的瞅望孩子幾眼。

車窗外已見到，一絲淡薄的陽光，把山壠前後的灌木林，影照得扶疏有緻。近處的河水，在經過一場豪雨，也在翻騰着迴旋式的水花。涼風中夾着溫煦的暖意，使車內人，除了打了一個呵欠，就是頗感愜意的，俯身把頭伸出窗外，盡情地吸吮一口沁涼的空氣。張權這時候，又去了一次盥洗室回來。他坐下時，手裡擎着一份逾期的報紙。葉漢對他投瞥着眼光，他說：「從盥洗室的水槽上檢來的！」他用手指戳向報紙的標題，那用猩紅字墨印鑄着的一行大字：「中國指遜清帝溥儀，乃第一號戰犯！」葉漢「噴」嘆了一聲，說：「這傢伙也有如今的下場！」

車廂內已有人說，南城大約落日之前，可以安然抵步了。有人已開始收拾行囊或其它携身物件。有人在車廂間走動，好像前後都有熟人似的，在互相遞告訊息。這裡的印度婦人，正在殷切的對阿蘭告慰。她的聲音壓得好低，並且從手袋裡，掏出一幀薰黃的照片，讓阿蘭看着的同時，對她說：「我的命道和你一樣，都遇到了喪夫之痛！——」她並沒有細述她的因由。她只是說：「我信膺上蒼的意旨。如果她的決定是這樣，我唯一要做的，只有毫無違忤的全部接受！」她說完，嘴角繃得奇緊的，表現她的堅強和執着。阿蘭把照片小心的遞還給她，對她細絮的撫慰着。印度婦人只是眼中掠過一點淚光，沒曾讓它掉下來。她苦澀地一笑，用手輕拍着阿蘭的手背，盡其深意的說：「我看到你的車票，你要到南城去是不是？在日落黃昏之前，你可以抵達那裡！」她用指遙戳向窗外遼闊的蒼山。太陽已略斜的照向，無有不濕的大地。遠近出現的農舍，隱約可見幹活的人，在胼手胝足地忙碌着。

張權雖然在瀏覽着報章上的文字，但依稀仍可聽見印度婦人和阿蘭的談話。葉漢亦然。二人只是沉默了半晌，才由葉漢開腔對阿蘭問：「你這一趟赴南城去，是投親去的嗎？阿蘭。」他盡量使說話聽來關切，以免讓她感到受窘而反感。張權猶在葉漢說話時，全情的傾望着阿蘭。「我們故鄉已找不到生活了。膠園也日漸荒疏。我母親臨終時，囑咐我，有困難時，應投奔南城的叔父！可是，我們已斷絕音訊多年。我給他曾經寫過信，但回信的是他的僚屬。意思很不清楚，好像是暗示他的景況也不太好！——」阿蘭斷斷續續，像在回憶一種遠年舊

事似的，措辭顯得不順暢，但意思還是很清楚。她確實是離鄉投親去的。

張權和葉漢一樣，顯然認為這樣的投奔，是不太合時宜的。但二人只在喉膈裡，輕咳了一聲，以此掩飾各自的內心想法。張權正在哦吟，想說什麼，葉漢已率先說：「妳叔父，如果他仍然在南城。妳可知道，他是做什麼營生的？」他問得率直，使阿蘭有點不知所措的，半沉吟後說：「據說，他從前是與人，合作經營洗衣店的！那已經是好久以前的事了！——」阿蘭顯然感覺到，葉漢和張權二人，在眉宇間表現了他們異議。他們二人瞅望着她，使她宛似一個做錯了事的孩子，臉龐在赭紅中加上怦然的心跳。

「呵！——」張權只是毫無意義的嘆了口氣。列車飛馳在翠綠山坡上。過了一片稻田，列車來到了一座漁村。在河上密聚了大小船艇。一只木船被戰火摧毀後，半倒臥的癱在河水裡。一群膚色深褐的小孩，在水波上不住跳躍。小孩的鬻鬧聲，引得列車上的人，紛紛投眼向窗外就望着。葉漢這時候，把報紙翻過來。沒有則聲的，對張權戳指着報上的新聞。那是不太顯著的標題，是敘說：「盟國將揭發日軍的暴行，傳言細菌戰實驗將受到檢舉。」由於電文譯得不清不楚，也沒有指明事發所在，所以張權也弄不清，這件事和他所羈囚的集中營，會有什麼關係。

張權把報紙對摺起來，對葉漢說：「戰爭已經結束了，是不是？讓我們盡其所能，把這一場骯髒醜惡的噩夢，盡快忘記掉！——」他說完，竟把報紙，隨着窗外習習的涼風，而拋擲出去。報紙如斷線的紙鳶，一起一伏的翻向荆棘滿途的山徑。一群山羊正在濕濡的草地上吃草。

列車和太陽，成直線的競跑着。山的影子和樹的影子，像幻景似的，在人們撩亂粉花的眼瞳內閃耀。張權無聊的靠在窗沿上，眼睛却偶然和阿蘭觸遇。他們二人，宛似有許多話要說，但此刻的情景，又不能讓他們暢所欲言。張權從阿蘭的眼色中，除了感到她一點淡薄的愁澹，更多的是，感覺到她的熱力。那種女性特有的「盡在不言中」，使張權難以自抑的心潮激蕩。他裝着毫不在意的，向阿蘭觀望一眼。却感到她傳遞過來的目光，飽蘊着綿綿無盡的情意。他懷疑自己是過敏了，所以再三的瞅望着阿蘭。她雖然披戴孝章，臉色却紅赭的，使她的唇皮看起來，竟帶有幾分天然的脂潤。

過了一重山又越一重山。太陽在這裡，是完全晃亮的，把山坳前後的膠樹林，照得葉絮泛光。林木深處，工人們在焚燒朽木和野草。在璀璨的陽光下，煙暈一蓬一蓬的冒向天空。山前山後盡是起伏有緻的鳥鳴和蟬鳴。——車內人頻頻細看自己的腕

錶。有人在說：「南城路近了，還多兩小時！——」幾個馬來人在收拾行裝時，不知何故竟引起了爭吵。他們在一言一語的拌嘴，但彼此却盡可能把聲氣壓低。車聲隆隆地越過一道鐵橋，橋柱的影子，被太陽投照在車廂內。各人頓時感覺到，漫天都是光光暗暗的灼影。把各人都看呆了似的，神情微愕中感到好奇。

張權和葉漢，在漫長的旅途中，也不知燃亮了幾根香煙，也不知道嘆了多少氣，想起了多少心事。葉漢對張權說：「這次我回家，如果妻兒都無恙。我打算把他們帶離西城。主要是，經過三年多來的經營，我在泰越兩地，都有一點點的小基業。我希望繼續發展下去！——」他說着，重重地吸吮一口煙氣。張權則不能肯定的說：「我還希望，能夠回到教育崗位去。那是我的興趣，也是我的事業！」張權的語氣幽幽淡淡的。但他却感到，阿蘭的眼光瞭射過來。使他臉頰有麻癢似的燥熱。他們彼此即使沒曾就望對方，也可微然地感覺到，對方無聲似的語言，和無形的關切。張權瞥眼間，見到阿蘭燃燒似的臉龐，在貼甸在孩子的臉頰下頸脊裡。二人心有靈犀的怦然心動。

葉漢不知是否有意的，用手輕拍一下張權的臂肘。這使後者慄然心驚。他的臂肘上，白皙的肌膚上，刺戳有可恥的字碼，那是日本軍人，對每一個捕虜，施行的侮辱的殘暴。他瞬刻間，腦海裡浮沉着三年多來的酸楚和危難！那字碼無時不在提醒他，那痛苦的三年多歲月，將深刻地鑄印在他的心腦內。即使他再麻木，也不能輕易把這恥辱，在腦板裡輕移半步！——他臉色蒼白的沉漠一聲。

列車突然震動起來。有人嘀咕的說：「那是什麼呵？是英國軍隊嗎？——」車廂內一時喧嘩如潮。原來列車爬過了峻嶺，已飛馳在平坦的草原上。這裡是雙行線的軌道。在隣軌上，已隆隆的掠過一輛列車。葉漢拍過張權的臂肘後，本有話要向他相詢。這時他也讓隣軌的列車吸引了。在急躍而過的窗洞內，露出一個皮膚暫白的英國軍人。他們的列車是逆方向而去。在每個身著戎裝的英兵手裡，都擎持着輕型機鎗。幾個英兵，在嚼着香口膠的同時，手上搖晃着米字旗。那小型的旗幟，迎風飄蕩。在車聲轟隆中，可聽聞隱約的「天佑吾皇」的國歌。幾個英國兵，甚至站在車廂駁接處，揚着手勢，向這車廂內的人，禮儀可嘉地，頻聲在呼喚說：「哈囉，哈囉！——」斜照的陽光下，列車噴出來的水蒸氣，漫延在半空，化成一道拱橋式的彩虹。列車逆着方向而行，使兩車的人，彼此都眼花撩亂的看不真確對方。張權和葉漢，也情不自禁的，伸手向窗外搖晃，表示已方的親切和致意。葉漢甚至說着生硬的英語：「英國朋友們，你們好嗎？——

」張權只是抿着嘴低笑，阿蘭和印度婦人，則噗哧的笑出聲來。葉漢不以為忤的，用手搔抓一下腮下的濃髯，仍然興高采烈的揮揚手勢。車內也有幾個馬來人印度人亦然。大家用手捲成喇叭狀，向窗外疾馳而過的列車，和那些搖着米字旗的英國兵，作友好的回應。列車最終遠去，只剩一行拖架拽在車末。那是一批坦克車炮台和各式的軍需品。兩輛列車交錯而過後，彼此呼嘯的扯着警笛。陽光西墜的時候，天際的雲影，也漸次的被折射成金黃色。

葉漢擺擺腦勺，自語似的說：「我聽什麼說過的，英國人第一流的政治手腕，第二流的軍事謀略！——」張權不置可否的，隨便瀏覽着，天穹外逐漸老去的陽光。阿蘭也開始收拾自己的行囊。她把孩子托給印度婦人摟着，自己正整理着兩件竹篾和皮篾。車內人已喃沉的說：「只要一小時多，就要抵達南城了！——」這句話，像刺戳了阿蘭和張權心腔似的。二人低迴地嘆了口氣。這就是離別的時候了。也許這一別，頓成天涯。也許他們窮此生，也不會再相會了！人生何也匆匆。來如是去如是，真是猜不到究竟，也捉摸不到究竟！人生的際遇，真的是一個謎。在謎團的蠱惑下，每一個人都在追尋對方，但能不能尋到，那要看當事人的造化和幸運！

整理妥當行李後，阿蘭復把孩子摟在懷裡。她偶然和張權眼光相觸，那種無可奈何的離情別緒，溢滿在二人眼眶內。張權好像不欲彼此難堪，他把話對着葉漢說：「葉漢兄，等一會兒，讓我們送阿蘭和孩子下車哦！——」後者領首，並對阿蘭說：「好哇，阿蘭，等一會兒，我們送你下車呵！」他隨說，隨自衣袋裡，掏出手錶看了一眼，自語的說：「約莫四十分鐘，列車就要開抵南城了！」阿蘭一臉感激和歉疚的說：「我怎麼好意思，麻煩你們兩位！——」她着意的看了張權一眼。由衷的笑一笑，對張權明顯地露出好感。後者會意，並且惶愧地，頻頻舒着氣。葉漢則毫不為意的，在咬着煙捲吐氣。

列車笛鳴傳來第一聲，人們已在議論着眼前的景緻。在進入城鎮之前，郊外先後出現了膠林、鳳梨園、錫礦場等。一座鐵橋被炸毀後，人們臨時用竹木搭建了橋樑。一群中國人馬來人在那裡驅趕牛群而過。河面上半浮沉着—只戰艇和幾只生鏽的坦克車。—輛日軍軍車翻覆在河沿上。——張權和阿蘭，二人同時望向窗外的野景。張權說：「南城被戰火，毀壞得也不少！」他用手指戟向一座農莊，大半的屋脊和圍牆，都讓戰火摧毀了。一個碩大的彈坑，在農莊前的草坪，讓雨水傾滿着。一群灰鴨在其中游弋。

阿蘭摟緊着孩子。臉色一下子煞白，聲音充滿

哀憫的說：「但願叔父他老人家，康泰無恙！——」她提到「叔父」，使張權和葉漢，有點不存信心的，彼此交換了一下眼色，表情黯淡的舒口氣。張權和阿蘭，一直心頭盤縈着一種，匆匆無奈又別去的離愁。二人頃刻間，又反覆的回想到，先前所想到的問題：人生就是每個人都在追尋對方，但能否尋到，那要看各人的造化和幸運！

列車在黃昏前，剛好駛入，一路上都是廢置的戰車和戰炮的半郊區。在路柵放下來的時候，人們第一次看到南城的人群。他們手推着腳踏車，或者背負着物囊，或者乾脆跨過木柵，走近鉄軌畔。向如魅影般，在眼前閃耀而過列車人群，瞪弄好奇的眼睛瞪望着。——張權和葉漢，二人正挪動身體，讓前後座的搭客，在搬弄着各自陳放在車頂架或過道上的箱籠。車聲隆隆中，那人自張權的頭頂上，取下了一包裹的椰乾或土產。他是一個馬來人，中上的年紀。他比着手勢，吡着牙，對張權牙牙地，說着混濁不清的話語。他的話雖聽不清楚，但明顯的意思，是向張權表示友善。張權本能的泛露笑意，但不知應說些什麼。馬來人已肩揹着包裹，向自己的座位走去。葉漢望着他的背影，低吟的說：「他是個啞巴，張權兄！」列車掠過一座小市集，那裡襤褸的乞丐一大群。有些斷臂折肢的乞丐，一直纏住幾個衣著鮮美的男女，向他們求取施捨和犒賞。一群街車在兜客，不住的按喇叭，把聲音老遠的傳到列車上來。張權看到一幅，人間的貧瘠和敗敗。也看到戰爭結束之後，不幸和無奈，仍然在現實的世間盤繞着。

張權憂悵不歡地，和葉漢一起，提着阿蘭的兩件行李，在人前開着路，讓阿蘭和孩子，好好地 toward 車廂的出口走去。——阿蘭臨別之時，和印度婦人互相擁抱了一下。彼此都灌滿了淚眼，但彼此又說不出更好的話安慰對方。印度婦人在人聲喧嚷中，對阿蘭說了一句，很有意味的話，她說：「妳還年青，阿蘭！妳要活得好好的，一定要找到一個好伴侶！女人嘛，總應該有個好歸宿！——」她的馬來話極流利，旁人聽了舒適，阿蘭聽了耳根躁熱。張權和葉漢，適好站立一旁。他二人聽清楚了印度婦人的說話，張權連眼梢也不敢瞅向阿蘭，為的是免她受窘。葉漢舔舔嘴唇，本想談諧幾句。但他敏捷地，感受到張權的不安。他把話強吞回喉腔內，用極其平淡的口氣催促說：「阿蘭應該下車了，是不是？」他的話，恍似驚醒了眼前的幾個人。阿蘭臉上的酡紅猶未退盡，她緊摟着孩子，神情羞訕地，對印度婦人說：「妳多保重呵！——」後者也和她一起，擠擁着人群，和她站在車廂的踏腳處，對她最後叮囑說：「祝妳一切順利，阿蘭！」阿蘭感情複雜，既感動又感慨的，對印度婦人說：「我們中

國人信鼻緣份。這種事，要隨遇而安！——」她的語調壓抑得低悄，為的是不讓張權和葉漢聽到。兩個男人，早已擠身站在碎石滿階的月台。這裡人衆雜沓，一群腳夫在搶奪生意，而彼此粗着脖子地嘔罵着。黃昏的淡影下，阿蘭說了最後的一句「保重！」，就和張權葉漢，一起向月台的出口處走去。三個人的身影，在黃昏太陽的斜照下，倏長的鋪向牆面。印度婦人站在車廂的踏階上，良久仍然向阿蘭揮手致別。她也在說「保重！」，聲音迴響在空間久久不去。月台上人頭鑽動中，隱隱聽見車頭在加油加水的騷響。月台的出口處，也推擁着歸心似箭的人群。

張權和葉漢，終於為阿蘭擠出了一條出路。人群中，恍似有誰不滿意的，對他們三人眯弄着眼睛，嘴上喃喃地訴說什麼。每個人都提攜幾件行李。一個印度人兩手滿滿的，頭上則頂着一只陶瓷。他肩膀上竟然躍立着一只鸚鵡，幾個中國人則圍堵着印度人，在觀賞那只五彩斑斕的罕種奇鳥。——張權和葉漢，同時向守着閘口的馬來人說：「我們是送客的！——」二人同時掏出各自的乘車証。阿蘭亦然。孩子匍在她的肩胛處，已隱隱然的掉入夢鄉。

車站外是稀稀落落的市景。一排木板綴成的小店，在夕陽斜照下，各自垂下了遮陽的篷幕。一個大字寫着「當」，另一家劃圖兼寫着「請飲屈臣氏汽水」。一棵粗碩的榕樹下，零售的攤販，在準備夜市似的，在架起各式貨件。幾個攤販在點燃煤氣燈。黃昏的幽影下，燈色似有似無的閃灼。——張權的腳下，有點浮蹉的難行。阿蘭滿腔歡意的說：「真不好意思，要你花那多氣力，為我這提攜這件行李！」她望向張權。眼神裡溢滿着異彩。張權不敢正視她。阿蘭却又說：「真是我的幸運，在這趟車上，認識到你們。還有印度婦人，你們都是好人呵！——」她的聲音幽幽的。街外掠過一輛街車，風塵遮得一天都是。

「可是，我們現在，又告分離了！」葉漢撫摸着頰上的濃髯說。張權沒能表示他的心意。他只是佯作無意的，瞥望阿蘭一眼。巧好後者也對他瞅望着。二人訕訕地一笑，張權終於開腔說：「我們，也許仍有機會碰到的。世界太小了，能遇到的，就必然會再碰到！——」他的眼睛閃着一種異光，很難說那代表怎樣的一種感情。只能說，兩個有眼緣的人碰在一起，那種熟絡和分離的不捨，決不是外人所能想像得到的！張權正驚駭於自己的莽撞，阿蘭却用手輕拍着酣睡的孩子，說：「世界太小。應遇到的，終究會遇到的！——」她說着時，眼睛却望向日影西墜的鬱鬱蒼山。葉漢佯作不解地，向四周街景流顧一眼，說：「這城市太寂寞了，一點生

氣也沒有！」他說着的同時，用手招來了一輛人力車。那拉車的是一個中年的漢子。戴着草笠，只能說他的家鄉話。他聆聽了阿蘭所說的所在，才說：「那地方嗎？過去曾經被日本飛機炸過的。毀壞了不少房舍，也死傷了不少市民！那地方——」

拉車的還沒有說完，阿蘭已驚惶不逮的，向他追問說：「可是，我在最近還收到叔父的信。他應該還在那個地方！」她的聲音，因恐懼而顯得不穩了。葉漢從旁說：「從這裡去，那有多遠呢？」他望向疏落的市景。在黃昏日下，許多人踏着腳車，匆匆地向市集四外馳去。張權則說：「那洗衣店是老店號了，是不是？那會很容易找到的！——」阿蘭補充說：「陳記洗衣店，你懂嗎？」她用焦急的眼神，釘牢着瘦骨嶙峋的車夫。後者恍似想起來了，說：「那是老店號嗎？我記得了，那是老店號！——」他放下車兜，讓阿蘭和孩子都穩坐其上。他說：「離開這裡約莫五英里的路，我可以在天黑之前趕到！」他用手指劃向迷茫的暮色。在沿街的燈柱電線上，密麻地聚立了萬千的雀鳥。牠們在啾啾聲中，不歇的向街上掉糞便，一個錫蘭人被濺得一類都是。他在切齒的咒罵着。

阿蘭在人力車拖行前，在車兜上，向張權和葉漢招招手，說：「我真的，萬分感激你們兩位！——」她到了這時候，終於難抑內心的惆悵和激蕩。她的語調顫抖，眼眶內漫起一重淚霧，欲哭不欲哭的，在抽嗒着無言的嗚咽。兩個男人一時呆住了，彼此無言的互相眺望。張權則無意識的，把車兜上，阿蘭的兩件行李，稍為推正了一下，說：「這裡的錢，妳請收下，阿蘭！——」他說着，自衣袋裡，掏出一疊紙鈔，遞給了阿蘭。後者意外突兀的，滿臉漲紅，說：「那怎麼可以，張先生！——」張權把紙鈔放在孩子的衣袋裡，說：「妳這一去投親，也不知道貴親是不是有困難。妳手上存點錢，對妳也有許多方便！」張權絮絮的說，情摯意懇，使阿蘭感動得無己自己。她想到遠地投親，前路茫茫，真不知道此後如何去向。也不知道此行是凶是吉！——她忽然多心起來，盈臉蒼白的，把內心的疑懼表露無遺。張權示意車夫稍候一會兒，續說：「自然，吉人自有天相。我相信妳一切都會順利！」

夕影把遠處的市集，照得晦暗中，可見到先後早燃的街燈。電桿線上雀群嘶鳴，使這落寂的市衢，益增寥落的感覺。街上的腳踏車，不住的扭響車鈴。一輛郵車，正自月台內開出來。列車已傳來，第一次的訊號。通常第三次即伴着哨響，那表示列車即告開行了！——張權和阿蘭默默無言的時候，葉漢亦把車資付給了車夫，對他說：「把她母子送到目的地吧。你都知道了！——」拉車的把車資收下，說：「都知道了，你放心！」阿蘭感激的，帶

着鼻酸的語氣，對葉漢說：「真謝謝你，葉先生！」葉漢揮揮手，說：「對妳說過了。叫我葉漢好了！」阿蘭微笑著雙眉，說：「葉漢，你真是個好人！——」葉漢頷首微笑，表示她的褒獎並沒有錯。張權則苦澀的笑了一下。

「希望你很快，就和你的妻兒團圓，葉漢！」阿蘭分離在即，忽然想起這件要緊的事。葉漢無可如何的，悄聲說：「經過這一場戰禍，我相信命運了，阿蘭！——」他的語氣幽深的，使人一時揣測不到內心的究竟。張權輕咳了一下，正想說話。阿蘭却對他說：「張權，你的身心都受到極大的傷害。你是一個好人，上蒼對你太不公平了！我希望，你回轉西城，還快就可以見到康泰的父親，和可愛的妹妹！也希望——」她頓了頓口氣，略為遲疑後說：「你一切都如願，人月兩團圓！——」她忽然說出這句饒有意味的話，眼中却閃着靈慧的光芒，望向臉色沉鬱的張權。這時候，列車送來第二次訊號。月台內外已人影寥落，搭客和人力車三輪車，已陸續散去。在昏暗的月台簷角下，偎縮着幾個衣衫襤褸的男女乞丐。葉漢掏出手錶，在暮日沉沉的天色下，張望了一下，說：「我們要說再見了，阿蘭！——」他說着，望見遠方街市上，已亮起燦爛的街燈。各店屋也燃了燈火，一間酒吧或波子遊戲間的門簷，已開動耀眼的霓虹燈。天色已告昏暗了。

「再見！」阿蘭在人力車拖動後，極力忍抑着傷痛說。張權和葉漢同聲揮手，並說：「再見，阿蘭！——」阿蘭在暮夜瀾漫的路上，回身揮手，對二人真摯的說：「本城的陳記洗衣店，兩位，如果有機會，希望再次見到你們！——」夜幕初垂下，已看不清她的表情。但她黯啞的聲音，却使人聽得出她無限的悲初！張權比葉漢猶敏感，他看到阿蘭在回身招手時，那雙深邃得沉蘊着萬種柔情的眼睛，却不住的向他溜望着。張權突地，感到心腔的溫暖，前此未有的溢上心頭。一個再堅強的男人，際此兒女私情最是遙長的時候，難免也要心房卜跳，臉膛上像燃燒一般的燥熱。他望着燈火和星花俯照下的長街，人力車已掩入虛幻無邊的夜影下。夜的神秘，像帷幕一般，冉冉地把整個山城覆罩住了。

第三次列車的訊號聲，夾着鑽耳的哨聲，在列車漸然開動中，頻頻傳來。張權和葉漢，二人返身，迅速地 toward 月台走去。葉漢腳下雖然快，但他仍半走半拽的，攙着張權，向月台的進口走去。在門柵的所在，葉漢猶擲下兩張紙幣，買了一包煙捲和一份晚報。在夜色迷漫下，列車各窗戶已透出淡黃的燈光。月台的石階上，除了鐵道局的員工外，已看不到閒雜人等。張權因腳下浮晃，姿勢不免難看，一個鐵道局的印度人，對他叱唇的叫罵着：「你還

不走快一點，嗚？——」他邊說，邊搖着手上的的一面綠旗，一面和張權葉漢互瞪眼睛。葉漢用中國話咒罵着：「什麼東西嘛！——」印度人搖着旗幟，兩眼帶着惡意的，向兩個已鑽入車廂的中國人翻轉。——列車扯動着長長的笛鳴，噴着煙屑，在星華當空的黑夜下，「哇嗒哇嗒」的向遠方逸去。在西天的黑空上，有一顆特亮的星星，在俯向人間雲霧而動。張權匍在車窗外，仰脖遙望那西向的星星。那星花之下，就是他闊別三年有餘的故都。在眼前，一座燈色流麗的南城，却在列車越來越快的疾駛下，變成虛淡不一的幻象！——阿蘭最後的招手，最後說的「再見！」，已掩過轟隆襲來的機軋聲，在張權的心腦內，盤旋後俄而澎湃。「呵，阿蘭！——」他在心底裡低吟一聲。車廂內只有一半的搭客。那印度婦人，仍用頭紗把整副臉龐罩住。她合掌在唸禱。窗沿上又插着一柱點燃的清香。香火讓猛烈的夜風，吹見得星花一明一暗。車廂的淡黃燈火下，幾個馬來人印度人在絮談着。幾個中國男女則在說着他們的家鄉話。葉漢上車之後，一直沒再言語。他好像讓心事佔據了，整副臉都是呆然的沒有表情。他在抽着悶煙，也在瀏覽報上的國際新聞。在一截美機投擲原子彈的特稿上，可見到一幀迷糊的照片。那如菌狀的灰雲，在城市的上空升起。菌狀捲曲得有點可怖。在另一幀照片上，一群被炸成血肉不分的日本婦孺，在瓦礫如山的廢墟上痛哭！——張權瞥眼間，望了照片上的景象，心頭湧起一重酸癢。他有欲嘔的感覺，連忙把頭伸向夜風頻仍的窗外。一下子，他想起前塵往事。那三年有餘的苦痛！他乾脆讓自己，在劈面而來的夜風下流淚。他抬頭望，西向的星星已模糊了。再回頭望看遠去的南城，最後的燈火亦淪入虛暗不辨中。

(二十六)

西城在晨霧裡，仍然如昔的矗立着。早上的陽光，把市衢上的人群，照得每個人，在戰火劫餘後，所流露出來的，不期的喜悅和雀躍。每個行經火車站的人，都不禁的佇下腳步，望向那如蛇長的，風塵撲撲的列車。車上的人，也帶着激動和興奮，望向窗外的西城。那是他們魂夢以繫的故鄉！有人與她離別了，整整三年多有餘。有人當日離開她，就斷定此生不再重臨斯土了。但是，造物弄人，三年有餘之後，千多個日子過去之後，人們又懷着驚疑不定，和身心兩俱痛傷的心情，在瞪圓着眼睛，望向這浸在朝陽和霧氣的城市，他們的故鄉！——他們又回來了，回來他們一度生於斯長於斯的土地了！人們中，幾個衝動的中國人馬來人，拍掌鼓叫着說：「西城呵，這美麗的國土！——」人群中有人高興得嘶哭起來。他們流着快樂的眼淚。他們含

糊不清的說：「回家了呵！——」車內人，無不仰脖，望向樓房矗立，晨靄迷漫的西城。這時刻，列車在一陣尖鳴之後，煙囪噴射了最後的一叢氣息，終於，如蛇似的車廂，全然的在月台上佇立下來。車內人口內喧嚷着各種話語，搬動着各式各樣的箱籠和皮篋。有一個一路上酣睡的人，正被人衆吵醒。他正搔着首。睡眼惺忪的，對張權和葉漢問說：「什麼回事呵，回到西城了嗎？——」他說着中國的家鄉話。張權頷首並無說話。葉漢伸手向月台外的路牌，指了一下說：「你自己看嘛，西城！」西城兩個字，正在陽光下，被照晃得灼灼生光。

張權提着自己唯一的皮篋，和葉漢一起往車廂外走去。車內人已走落得七七八八。一個年青的中國男子，甫下車階，即被一個親人——一個年邁的老婦，擁抱着嚎啕人哭。人群魚貫而過，無不讓這動人的場面，感動得尖感着眉，滿臉上都是震撼的表情。月台前後，除了遠道歸來的搭客，就是焦灼難耐，在等候着歸人的親屬。人頭鑽動中，不時有人在喚「爸爸媽媽，哥哥妹妹」的呼聲。中國話馬來話印度話，使整個月台，都灌滿嘈耳的騷音。人們往出口處擠。那裡的鐵道服務員招架不住，只好另召兩名警員，在指手劃腳的支使着。出口柵欄外，早有一群人力車或腳伕，在兜攬生意。車站外，亂七八糟的停佇着大小的貨車和人力車。街外的瀝青路，來往着大型的巴士車和轎車。晨光把車輛排出的廢氣，照射得迷濛不清。

在人頭起伏的空隙中，葉漢半攙扶走路困難的張權，向車站的石階外擠去。那過道上，人群擁擠中，可見到一簇簇的歸客和親屬，在相擁撫慰和流涕。一對印度男女，久別重逢，掩不住熱情的，在大眾目睽之下，擁吻而纏綿的訴說離情。一個小女孩，不知何故，竟與家人落了單，在石階上啾然大哭。一個歐洲婦人，好心地呵護她，並和她的同伴，主動地把女孩持向鐵道局的辦事房去。

張權終於，提着皮篋，和拖着殘頹的腳步，正式踏落這十里繁華的故鄉國土了。他立在車站外的路面上，仰頭望着熱光四射的朝陽。陽光把他的眼瞳，照得有點酸痛和麻癢。但他很願意，接受這一丁點的苦楚！他如酷獄歸來的孤魂，實在不能抑制自己的貪婪，肆情享受這裡的陽光和空氣。他呆立在路上片刻，即使幾個人力車伕，在他的面前聒嘈着兜攬生意，也不能對他有所驚動。他呆如木鷄似的，望向長街遠近，車水馬龍的鬨鬧，和紅塵萬丈的人間百景。一輛載滿人眾的大型巴士車，在張權的面前停下，又響動摩哆聲，向市衢開去。戰時的破壞，從這裡看過去。在一日敗壞後的花園上，歪置了幾輛，已被炸得只剩支架的坦克車和炮車。一輛軍車，上繫英國軍徽的，被推翻在溝渠裡。它四輪朝天，竟有一群鳥雀，在車底下築造窠巢。一個

印度人，在廢車畔，張起了一塊遮陽幕；放置了鏡子和椅子，在替一個同籍人剃頭。早上的露水，經由太陽蒸發，而輕渺的升着青煙。城市遠處的海港，幾艘輪船駛進碼頭，汽笛震天價的響。一群海鷗越過海洋，竟然翱翔在這房屋四立的鬥空。在大城市的脈動下，四處都洋溢着生命力和朝氣。戰後昇平的氣象，使人看到之外，也從空氣裡感覺到。幾個時髦女性走過，身上散出一種難言的汗香和幽香。男士們則生氣勃勃的，提着快捷的腳步，和踩着如風的腳踏車，吹着口哨，向城市的中心逸去。

張權發完了一場冥想，心潮在漸次平復後，和葉漢一道，二人各提着自己的皮篋，向街衢的市集走去。葉漢在陽光下，用手撫掠一下濃鬚，說：「我們找個地方，喝杯咖啡吧，張權兄。讓我們分別之前，多再聊絮幾句！——」他猶未等張權答應，就率先向街末一排舊屋走去。屋子毗鄰，都是販賣各式洋貨的店鋪。在那裡，讓遮陽幕罩住的店面，是一家老式的咖啡店。它的屋簷上，掛着一面漆落的招牌「林記茶室」。店門外堆放着人力車和大小腳車。甚至一輛牛車，也由印度人驅策着，沿戶向人家售送鮮牛乳。一輛賣食麵的小車，正沿街呼賣着。

「好吧，葉漢兄。讓我們也吃一頓飯，好算是一場慶祝！」張權興奮起來，說着，腳下也動得快多了。「為西城的光復，也為我們的歷難歸來，這一頓茶飯，真的要好好吃一頓！——」張權有點發俊的，對葉漢期望一眼。他表示不明白，葉漢在吃一頓茶飯上，竟然有這麼多的道理！二人走過一段過道，在一嶄牆面上，看到一幅廣告，七彩的圖畫及文字。那是一齣電影的畫面，上繪激烈的戰爭場面。一群日兵在揮刀砍人，另一批英軍在開機鎗。畫面劃着一群平民，被炸得四肢不全。那戲名叫「戰火餘生」。下面釘着小牌，寫着「今天公映，不要錯過！」

葉漢住了腳步，抬眼眺望了幾眼，沉吟似的說：「真有意思嘛！——」張權卻看到，在海港的碼頭前，狼藉的攤擺着幾艘炮艇，讓戰火焚燒得形同焦炭。四周的圍牆上，細看可見到彈痕累累。一面香煙廣告牌，被炸得破爛不堪，整個牌架都歪倒在地面。碼頭內沿，一排棕櫚樹，都被炮彈削去半截，只剩一支支的樹幹，突兀而怪異的屹立在路面上。一輛已告焚壞的救傷車，車面已生鏽。在它倒置的所在，可以見到一個被炮彈炸成的彈坑。原本碼頭上的圍欄，也被炸得曲虻殘破。人們在其沿，置放一小牌，用油漆寫着中國字：「危險，不得內進」。在牌區的前後，竟然陳放了不少運輸車和三輪車。海濤聲從遠近傳來。

咖啡店隱蔽在遮陽幕後。在靠牆的一面，列開了幾扇窗戶。從咖啡店的內裡，可以眺望到碼頭的遠景。在一排黝黑的倉庫後，小型的渡輪碼頭上，除了穿梭來往的車群和人群。也見到幾艘渡輪，正在燃起煙硝，從煙窗內透出濃淡不一的煙霧。一只渡輪開出去了，另一只却開進來。碼頭周沿，盡見

的都是流動小販。一輪大型巴士車，載滿着人往街心開去。一面英國旗，在碼頭的屋脊上飄揚。——在咖啡店內的人，猶可嗅到從海面拂來的海鹽味。

張權和葉漢，靠窗坐了下來。這咖啡店經過歲月的滄桑，各式陳設都是黯敗色。在大理石的桌面上，置放了一盞煤氣燈。那是讓茶客點燃香煙的。也有筷子筒，裡面都是一簇髒兮兮的筷子。四面牆上，掛着褪色的園林繡畫。一面水銀剝落的鏡面上，隱約鑄着「客似雲來」的字樣。

店東懶洋洋的，向二人問明所需，就挺着胖肚，向內間沖泡咖啡了。店面上，茶客只有七八人。兩個男子，在吮着咖啡叨着煙捲的同時，在聚精會神的對突。二人不時發出怪聲，並「啞啞」作響地扳動棋子。其他幾個人，都是中國人。他們除了喝茶嚼着粗米飯，就是靜默的閱報。隔隣傳來飄忽的收音機，時代曲好像又是「何日君再來」之類的。張權瞬刻間，心裡倏忽想起來。他想起，在集中營內，也隱約多次，聽到類似耳熟的歌曲。類似的樂音，讓他掉在回憶的旋渦裡。他想起那批，同甘共苦的友人。不論生者和死者，他同樣懷念他們。他和他們，有刻骨銘心的感情。雖然，他們如今天涯遙隔，或幽冥各別。但他們曾經共同苦難過，也瞭解過同情過。因此，他們即使遠在或不在，同樣使這遠遠的孤魂，感到無時不在的思念他們！

葉漢在吮着咖啡，並向店東要了兩包煙捲。也要了一份報紙。他只略為瀏覽封面上的頭條。新聞上有說：「東京國際法庭大會審，日皇裕仁是否出庭供証，引致觀察家們的譏議揣測」。葉漢又觀覽一組新聞照片。美機投擲原子彈後的廣島和長崎。照片內的生還者，人人都燒焦了皮膚和頂髮。兩座城市頓成瓦礫。幾幢著名的建築物，經火燬後，只剩一簇鋼骨水泥，形狀怪異的屹立於廢墟。——張權舔了一口咖啡，有點厭惡地，把葉漢遞給他的報紙，放在隣座的桌面上。一個工人裝束的黝黑漢子，隨手拈起來，仔細地閱讀報上的圖文。

兩個人都懷着心事，在各自左右眺望，好像要認真的重認這個城市一下。咖啡店頂上，分別懸着幾支有氣無力的吊扇。有一只鳥籠囚着一只黃鶯，在侷促的空間內不住飛躍。隔隣の收音機，在播放着新聞，聲音混雜得聽不清楚。反而咖啡店外，有零售的小販在不歇的叫賣着。



* 風訊

* 春柳

☆宋武略的「風向」稿『我們要的是怎樣的散文？』，針對我們已習以為常的花花草草、哀哀怨怨、鬆鬆散散的散文，提出了當頭棒喝。無可否認的，散文是一種易寫難精的文體。但是問題的最基本根源，還是出自一般寫作人對散文的誤解，以為處在詩與小說之間的文體便是散文。詩是精鍊的文字，小說必須具有內容與架構，而散文，則是又鬆又「散」的「文」字，一個人只要認識字，便可以寫了。這種掉以輕心的態度，是對散文的不大敬。

☆生活的節奏是這樣的緊湊，在我們這個商業社會裡，生活壓力是這般的令人透不過氣來，如果我們的寫作人却無視於這些人民大眾的疾苦，而仍然樂此不疲的大寫風花雨月的散文，又怎能引起讀者的激賞與共鳴呢？但正如宋武略所說的，我們不是要求每一篇散文都寫得行軍打仗似的「十面埋伏」，也不是苛求每一個散文作者都向錢鍾書、梁錫華、楊牧或余光中等人學習，但至少，要建立起自己的風格，寫出些能配合時代需求的擲地有聲散文。

☆散文除外，評論也是馬華文壇的一個薄弱的環節。不過，把我們不足夠的評論和台灣文壇來比較是不公平的。因為我們沒有顏元叔、葉慶炳、朱炎、葉維廉、王靖獻等等又能著述又能創作的學者文人，更加沒有人能有夏志清和劉紹銘般的功力與勤力，我們又能拿出甚麼成績來和別人比較？文學氣候是造成這種現象的一個原因，但是另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便是我們缺少一些具有大魄力，願意為馬華文學獻身，把文學評論當作是一種終身事業的文人學者。

☆我們並不是沒有研究馬華文學的本地學者，可是為甚麼沒有具體的成績拿出來示人呢？把責任推給社會缺少鼓勵是沒有用的，最重要的還是本身要有自發自動、百折不撓的精神。時間對每一個人都很公平，就讓我們好好的把握今朝吧！

我們的選稿原則是：

- 只要好的作品
- 不拘內容形式
- 不分派別主義
- 不限字數多少
- 不看作者名氣

蕉風月刊是一份園地絕對公開的純文學刊物。我們不標榜任何主義派別，不架起任何壁壘與界線。我們要的是：

- 紮實的創作
- 公平的評介
- 最新的翻譯
- 獨到的理論

稿約

- 作品、文責由作者自負／版權我們與作者共有／譯稿必須附原文並註明出處／來稿請附中英文姓名地址以便我們寄發稿費／除非附來回郵信封，來稿刊用與否皆不退回／我們對來稿有修剪權力。
- 稿酬每千字馬幣十元。
- 詩作稿費視長短而定。

我們也希望作者注意幾點：

蕉風月刊訂閱辦法

- 蕉風月刊每本售價一元五角。
- 蕉風長期訂閱價格為半年六期八元，全年十二期十五元，包括郵費在內。（馬來西亞新加坡以外的訂閱者郵費另計。）
- 訂閱者請將訂費換成支票或銀行匯票或郵政匯票，連同下列表格掛號寄交
Penerbit Bersatu Raya Sdn. Bhd.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蕉風
訂閱單

姓名 (中英文)			
地址 (英文)			
訂閱期數	期起至	期止	
訂費	\$		
註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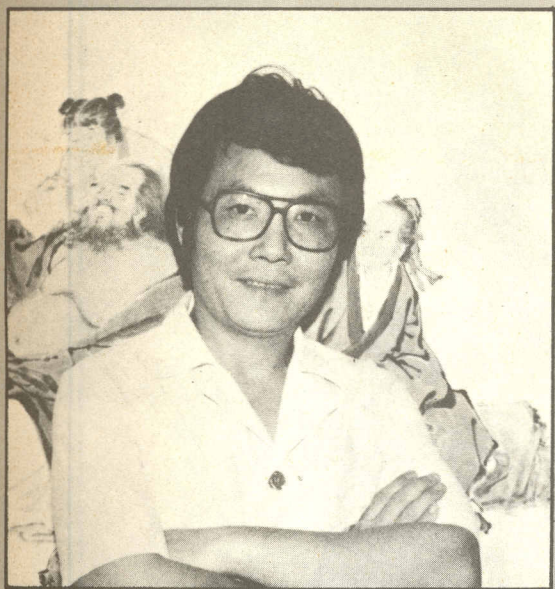
邢寶莊——中國水墨人物畫

簡介

邢寶莊廣東南海人，一九四〇年生，曾接受西洋畫和雕塑之專業訓練，並從事過美術設計工作，早年已熱愛中國畫，尤醉心人物作品。一九六九年定居香港，開始以自學方法鑽研中國水墨人物畫創作，其間在中文大學校外進修現代水墨畫文憑課程，以加強對古今中國繪畫知識之探索。邢寶莊多年來憑着真誠勤奮和毅力，得以成績斐然，迄今已成為較突出之人物畫家，殊非倖致。

邢寶莊之作品能以深厚之西洋畫造型技巧融滙在中國人物畫優秀傳統承繼之中，西為中用，兼收並蓄，形成強烈個人面貌。其人物畫作品曾聯展多次；歷年來先後展出於中國、美國、日本、澳洲、台灣、新加坡、香港等地，深受中外人士好評。

邢寶莊是「國際美育協會香港分會會員」(INSEA)「亞洲藝術學會會員」「香港現代水墨協會秘書」。現從事美術教育及專業創作，兼任「香港官立中文夜學院中國畫導師」及「香港中文大學校外中國畫導師」。



羣仙祝壽

敦煌壁
畫筆墨
沉厚說
色撲茂
佛教
全盛時
期之巨
製也
亦莊
偶臨
尚不失
其神韻
康疾誌
而還



敦煌菩薩

終南進士

邢實壯作
癸亥新春馮康題篆



終南進士圖

世事一場大夢人

幾度秋涼祖

已鳴廊看取眉頭

鬢上酒醒常然空

少月明多被雲妨

中秋誰與共孤光

把盞憑欄始北望

此乃蘇軾字美州時所作之

西江月詞也

歲次癸亥香港那齊莊并記



鍾馗捉鬼圖

字國老 鍾馗題 寶符畫



鍾馗捉鬼圖

大悲觀世音菩薩

山西晉祠觀音大士殿所存北魏蘇東陽畫像



觀音菩薩

摩訶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
 多時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
 厄舍利子色不異空空不異色
 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識
 亦復如是舍利子受諸法相
 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
 是故空中無色無受想行識無
 眼耳鼻舌身意無色聲香味觸
 法無眼界乃至無意識界無無
 明亦無無明盡乃至無老死亦
 無得亦無所得故菩提薩埵依
 般若波羅蜜多故心無罣礙無
 罣礙故無有恐怖遠離顛倒夢
 想究竟涅槃三世諸佛依般若
 波羅蜜多故得阿耨多羅三藐
 三菩提故知般若波羅蜜多是
 大神呪是大明呪是女上呪是
 無等等呪能除一切苦真實不
 虛故說般若波羅蜜多呪即說
 咒曰揭諦揭諦波羅揭諦波羅
 揭諦善提薩婆訶

癸亥夏月陽文卷法手書



白衣觀音

紅蕖浦露護輕寒
微髻香絲卸玉鸞
只道春風庭院裊
外間已作畫圖看
邢寶莊筆
馮東坡為補記之



●
●

出浴圖

引福

壬戌年大暑 邢寶光畫



引福羅漢圖

千古江山英雄無處覓
孫仲謀處
故壘三吳故壘
春風吹浪
故壘三吳故壘

斜陽草樹
古壘荒祠
人道三吳故壘

想當年
小
氣吞如虎

想當年

想當年

想當年

想當年

想當年
想當年
想當年

想當年
想當年
想當年

想當年
想當年
想當年



人生得竟須盡歡莫使金樽對月
 庚亥仲 邢室莊 繪成屬 馮承庚 為之羨 記



庚亥仲
 邢室莊

醉歌圖



响午退潮



風塵三俠



(東坡)大江東去

終南進士

宣莊作
庚辰頌





寶莊



萬邢



邢



寶莊
意造



莊寶



寶莊
所作



邢氏



寶莊
邢萬



春夢無痕



南海
邢氏



雙寶樓



雙寶樓



寶莊
邢印



偶然
拾得



得象
外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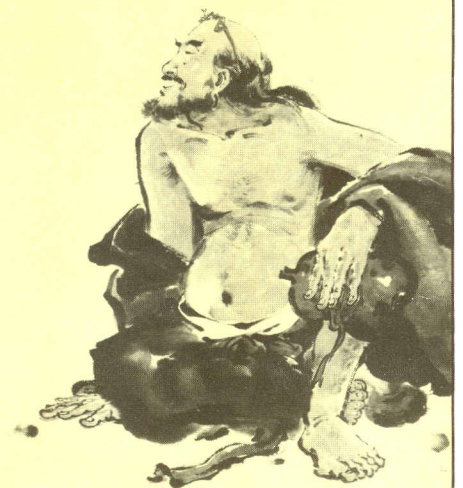
青耳莫沈頽川水有口莫食首陽
 薇金光眼是青無名何用孤高此堂
 月吾觀自古賢達人功成不遇此
 頭身子胥既素英江上屋原冷
 技泚水淡陸機礎才豈自保李
 斯親駕苦不早華舟鶴唳詎可
 聞上蒼蒼鷹河只道是見吳中
 跌顛揮遠生飲風息憶江生幻且
 東生可一杯酒何須身汝子對名
 李白樂府下 邢寶莊筆



采芝
 子
 誰比這老漢
 正是倒掛
 驢凡事
 四注焉
 癸亥夏月書前人的
 題 邢寶莊筆 果老家 畫 意 海



遠跡無
 前位
 孤雲寄
 太古
 相在
 醉意日
 去如
 空莊宮此宮鏡
 愛上難意句
 意 海



醉裏且貪
 歡笑要避
 那得工夫
 邢寶莊筆
 馮庚庚錄
 辛卯年白



鍾馗醉酒圖 邢寶莊

醉裏得真如 邢寶莊



風蕭蕭兮易水寒 邢寶莊

蕉風月刊 **BULANAN CHAO FOON**
CHAO FOON MONTHLY

diterbitkan oleh bulanan chao foon,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 disunting oleh bahagian penyunting, bulanan chao foon,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 dicetak oleh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sdn. bhd.,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 agen penjual malaya book co., 22-24, jalan bukit bintang, kuala lumpur * union book co ltd., 303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 syarikat edcoms,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